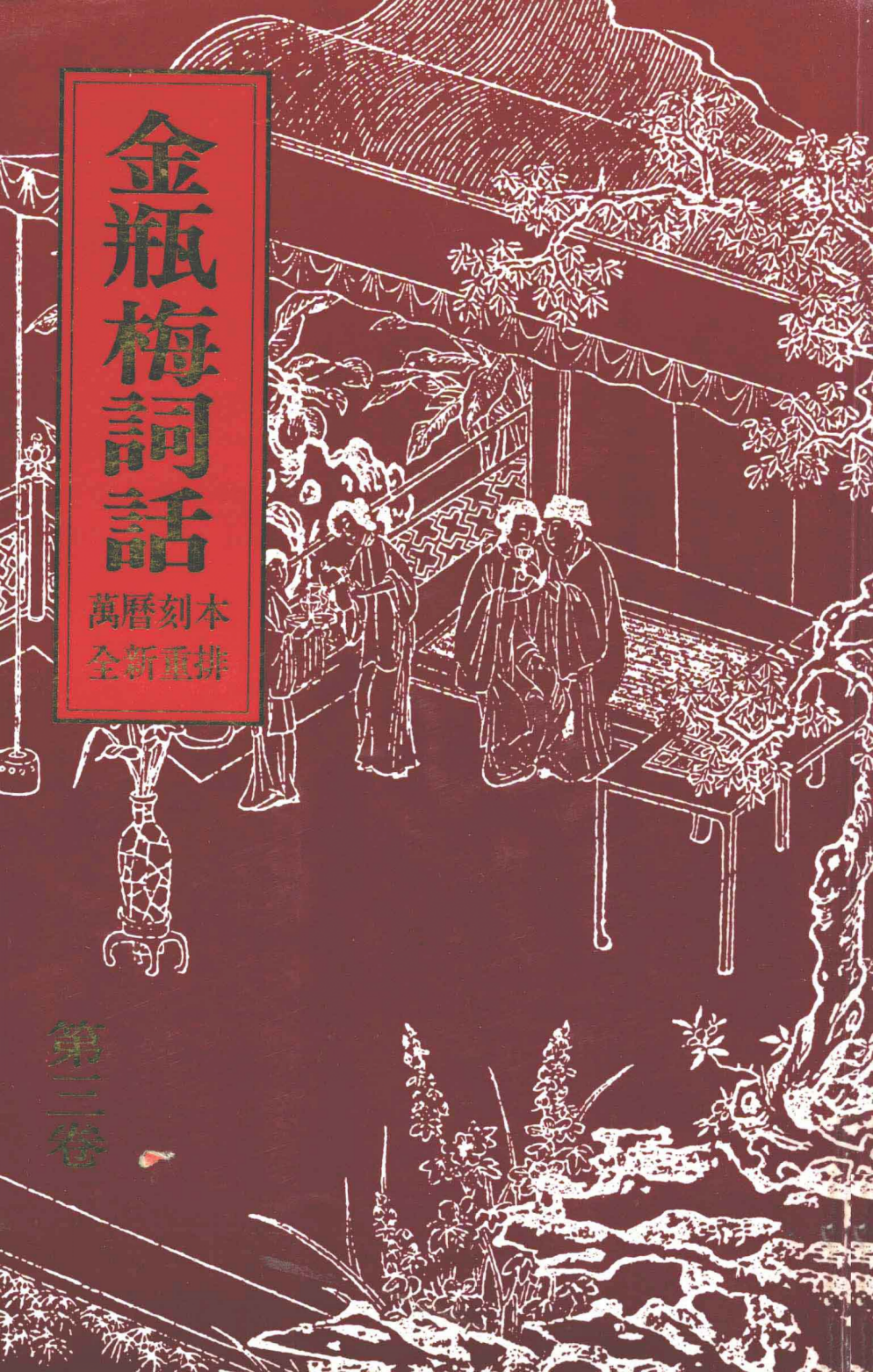

金瓶梅詞話
萬曆刻本
全新重排
第二卷



笑笑生撰
張嘉龍編

真本
新校

金瓶梅詞話

海洋文化服務社印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七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去年九日愁何限。重上心來益斷腸。
秋色夕陽俱淡薄。淚痕離思共淒涼。
征鴻有隊全無信。黃菊無情卻有香。
自覺近來消瘦了。頻將鸞鏡照容光。

話說一日。韓道國晚夕鋪中散了。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你我被他照顧。此遭掙了恁些錢。就不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兒。休說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也請他坐半日。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些。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就到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裏也是這等說。明日是初五日。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叫了廚子。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鋪子裏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裏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夷

家。常走一個女兒申二姐。年幻小小兒的。打扮又風流。又會唱時興的小曲兒。倒請將他來唱。等晚夕酒闌上來。老爹若進這屋裏來。打發他過去就是了。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這韓道國走到鋪子裏。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走到對門宅內。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老爹明日沒事。小人家裏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那韓道國作辭。出門來到鋪子做買賣。拿銀子叫後生郁秀。拿監子往街。買雞蹄鵝鴨鮮魚嗄飯菜蔬。一面叫廚子在家。整理割切。使小廝早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環。伺候下好茶好水。容內打掃收拾桌椅乾淨。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至迎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來酒。正面獨獨安放一張校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頭上銀絲　髻。翠藍縐紗羊皮金滾邊的箍兒。週圍插碎金草蟲啄針兒。白杭絹對衿兒。玉色水緯羅比甲兒。鵝黃桃綫裙子。腳上老鴉青光素段子高底鞋兒。羊皮金緝的雲頭兒。耳邊金丁香兒。打扮的十分精緻。與西門慶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回後邊着茶去了。須與王經紅漆描金託子。拿了兩盞八寶青豆木樨泡茶。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旁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

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蒙老爹看顧。王經又蒙抬舉。叫在宅中答應。感恩不淺。今日與媳婦兒商議。無甚孝順。治了一杯水酒兒。請老爹過來坐坐。前日因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裏。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裏弔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敢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小杌兒坐下。因向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曾。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心裏。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恐怕老爹計較。又不敢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姓申名喚申二組。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裏。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教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裏去。唱與他娘每聽。他也常在各人家走。若叫他。預先兩日定下他。他並不敢誤了。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教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拿果菜案酒上來。無非是鴨臘蝦米海味燒骨禿之類。當下王六兒把酒打開。僾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才叫上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他。高髻雲鬢。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鈙梳。綠衫紅裙。顯一對金蓮趫趫。枕肪粉臉。抽兩道細細春山。青石墜子耳邊垂。糯米銀牙噙口內。望上花枝招颭。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小唱。申

二姐道。小的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那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才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吩咐。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彈接唱。一面輕搖羅袖。款跨鮫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

一向來。不曾和冤家面會。肺腑情。雖稍難寄。我的心誠想着你。你為我懸心掛意。咱兩個相交。不分個彼此。山盟海誓。心中牢記。你比鶯鶯重生而再有。可惜不在那蒲東寺。不由人一見了。跟角留情。來呵。玉貌生春。你花容無比。聽了聲嬌姿。好教人目斷東牆。把西樓倦倚。

意中人。兩下裏懸心掛意。意兒裏。不得和你兩個眉來眼去。去了時。強挨孤枕。枕兒寒。衾兒剩。瑤琴獨對病體如柴。瘦損了腰肢。知道你夫人行。應難離。倒等的我寸心如醉。最關心。伴着這一盞寒燈。來呵。又被風弄竹聲。只道多情到矣。急忙忙。出離了書幃。不想是花影輕搖。月明如水。

唱了兩個山坡羊。叫了斟酒。那韓道國。教渾家節酒上來。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兒與老爹中。那申二姐。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鬖鬖兩朵烏雲。紅馥馥一點朱唇。臉賽夭桃嫩笋。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願席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半霎歡娛。權且將悶減愁消。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歡喜。又見他叫了個賞音。王六兒在旁。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慢慢兒的消飲。申二姐這個。才是零頭兒。他還記得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閒了。拿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聽。又說宅中那位唱姐兒。西門慶道。那個是常在我家走的郁大姐。這好些年代了。王六兒道管情申二姐到宅裏。比他唱的高。爹到明日呼喚他。早些兒來對我說。我使孩子。早拿轎子去接他。送到宅內去。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裏話。但呼喚小的。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心中大喜。不一時。交杯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教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教小廝招弟見。送過他那邊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賞賜與他買絃。那申二姐。連忙花枝招颭。向西門慶磕頭謝了。

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那王六兒道。爹只教王經來對我説。等這裏教小廝送他去。那申二姐拜辭了韓道國夫婦。招弟領着。往隔壁去了。那韓道國打發申二姐去了。與老婆説知。就往鋪子裏睡去了。只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往後邊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裏。兩個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拿出來。在前半間內。和玳安琴童兒。三個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不知道多咱時分。在後邊廚下偷吃多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娘隔壁半間。供餐佛祖先堂兒內地下。鋪着一領席。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原來與那邊臥房。止隔着一層板壁兒。忽聽婦人房裏。聲喚起來。這胡秀。只見板壁縫兒。透過燈亮兒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取下來。刺破透板縫中糊的紙。打一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裏。兩個正幹得好。伶伶俐俐。看見把老婆兩隻腿。卻是用腳帶。弔在牀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身赤露。就在牀沿上。兩個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搧打的連身啊亮。老婆口裏。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淫聲艷語。通做成一塊。良久。只聽老婆説。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裏。揀着那塊。只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顧的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裏的嗔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嗔。他靠着那裏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是一心在我身上。到明日等賣下銀子。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

長遠在南邊立庄。做個買手。家中已有甘伙計發賣。那裏只是缺少個買手。看着置貨。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回來。卻教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麼。他說道倒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他江湖從小兒走過。甚麼買賣。客貨中事兒不知道。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裏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裏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這裏兩個。一動一靜。都被這胡秀聽了個不亦樂乎。那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子裏睡去了。走到段子鋪裏。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裏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這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席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鋪子裏睡去。你原來在這裏。挺的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瞁瞁睜睜。跟道國往鋪子裏去了。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夠有一個時辰。方才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裏。並毬蓋子上。尾停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教丫環打發舀水。淨了手。重節煖酒。再上佳餚。情話攀盤。又吃了幾鍾。方才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牀上。見他吃的酣酣兒的進來。論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悉把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家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

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厮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們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裏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火上。替我煎着藥哩。你往別人屋裏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裏邊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裏捨不的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瞟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咀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是不遲。那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五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着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裏正等的你火裏火發。你不去。卻忙惚兒來我這屋裏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那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麼。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這李瓶兒起來。坐在牀上。迎春伺侯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從香肋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才吃那盞藥。正是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裏。金蓮才教春梅。罩了燈。上牀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伴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屋裏來。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伙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了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卻照顧了他老婆了。西門就道。伙計家。那裏有這道理。婦人道伙計家。有這個

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　過界兒去了。你還搗鬼。哄俺們哩。俺們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時。賊淫婦。他沒在這裏。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黃貓黑尾偷與他。卻教他戴了來這裏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乞我相問着他。那臉兒上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裏去了。賊沒廉耻的貨。你家外頭還少哩。也不知怎的一個大摔瓜。長淫婦。嬌眉嬌樣描的那水鬢長長的。搽的那咀唇鮮紅的。倒入家那血[illegible]。甚麼好老婆。一個大紫腔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嗔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卻一早一晚。教他好往回傳捎話道兒。那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裏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撰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是好四十里。聽銃響罷了。見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牀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把褲子扯開。模見那話。軟叮噹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煮到鍋裏。身子兒爛了。咀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裏強道。和那淫婦。怎麼弄聳。聳至這咱晚才來家。弄的恁軟。如鼻涕濃瓜醬的。咀頭兒還強哩。你賭幾個誓。我教春梅舀一瓶子涼水。你只吃了。我就算你好膽子。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酸也是這般酸。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抿子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兒。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罷。賊沒羞的貨。一個大眼裏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　遍巷。屬皮匠的。逢着

的就上。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上的牀來。教春梅。節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拈了一粒。放在口裏嚥下去。仰臥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品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一徑做喬張智。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窟嚨子裏。鑽了來。教我替你咂。可不愛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胡說白道的。那裏有此勾當。婦人道。那裏有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個誓麼。亂了一回。教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袖子裏。掏出通花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才用朱唇裹沒。嗚咂半響。登時咂弄的那話。奢稜跳腦。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麈柄自後插入托中。兩手兜其股蹲踞而擺之。肆行搧打。連聲響亮。燈光之下。窺翫其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興猶不愜。將婦人仰臥朝上。那話上使了粉紅藥兒。頂入去。執其雙足。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二三百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顫聲。沒口子叫達達。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不敢。婦人道。我的達達。罷麼。你將就我些兒。我再不敢了。達達慢慢提。看提撒了我的頭髮。兩個顛鸞倒鳳。又狂了半夜。方才體倦而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伙計家。前日請我席上。唱的一個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琵琶箏都會。我使小廝接他去。等接了他來。留他兩日。教他唱與你們聽。于是吩咐廚下。收拾酒果餚饌。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席。放下簾來。合家宅

眷。在那裏飲酒。慶賞重陽佳節。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眾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倒會不多。若題諸般小曲兒。山坡羊。鎖南枝。兼數落。倒記的有十來個。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設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並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才請了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眾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好生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教申二姐。唱個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教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那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裏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教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了些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裏吩咐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好歹唱個好曲兒。與他六娘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裏。說個甚麼曲兒。教申二姐唱個你聽。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此來為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的。于是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才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徑俺們聽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于是

取過箏來。排開鴈柱。調定冰絃。頓開喉音。唱折腰一枝花。

紫陌紅徑。丹青妙手難畫成。觸目繁華如鋪錦。料應是春負我。非是辜負了春。為着我心上人。對景越添愁悶。

東甌令花零亂。柳成陰。蝶困蜂迷鶯倦吟。方才眠睜。心兒裏忘了。想啾啾唧唧。呢喃燕。重將舊恨。舊恨又題醒。撲簌簌淚珠兒暗傾。

（滿園春）悄悄庭院深。默默的情掛心。涼亭水閣。果是堪宜宴飲。不見我情人。和誰兩個問樽。把絲絃再理。將琵琶自撥。是奴欲歌悶情。怎如倦聽。

（東甌令）榴如火。簇紅錦。有焰無烟。燒碎我心。懷着向前。欲待要摘一朵。觸觸拈拈不堪怕奴家花貌。不似舊時人伶伶仃仃。怎宜樣簪。

（梧桐樹）梧葉兒飄。金風動。漸漸害相思。落入深深井。一旦夜長。難捱孤枕。懶上危樓。望我情人。未必薄情。與奴心相應。他在那裏。那裏貪歡戀飲。

（東藩令）菊花綻。桂花零。如今露冷風寒。秋意漸深。驀聽的窗兒外幾聲。幾聲孤嘍。悲悲切切。如人訴。最嫌花下砌畔小蛩吟。咭咭囉囉。惱碎取心。

（浣溪沙）風漸急。寒威凜。害想思。最恐怕黃昏。沒情沒緒。對着一盞孤燈。窗兒眼數。教還再輪。畫角悠悠聲透耳。一聲聲哽咽難聽。愁來別酒強重斟。酒入悶懷珠淚傾。

（東甌令）長吁氣。兩三聲。斜倚定幃屏兒。思量那個人。一心指望夢兒裏。略略重相見。撲撲簌簌雪兒下。風吹簷馬。把取夢魂驚。叮叮噹噹。攪碎了奴心。

（尾聲）為多情。牽掛心。朝思暮想淚珠傾。恨殺多才不見影。

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你好甜酒兒。吃上一種兒。那李瓶兒又不敢違阻了月娘。拿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強打着精神兒與眾人坐的。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裏去了。不說這裏內眷。單表西門慶。到于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時節。在松牆下。正看菊花。原來松牆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王牡丹。鵝毛菊。鴛鴦花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擾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你厚情。成了房子。無甚麼酬答。教他娘子製造了這螃蟹鮮。並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同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令正病才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轉粉裏就。香油煠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擾進去。吩咐拿五十文錢。賞拿盒人。因向常時節謝畢。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坐的。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裏

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我這二十盆。伯爵道。連這盆。西門慶道。就連這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室雙箍鄧漿盆。又吃年袋。又禁水漫。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跐過泥。才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裏尋去。誇了一回。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充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那家子已是尋下房子。兩三日就搬了。昨見好日子。買刮了些雜貨兒門首把鋪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鋪兒裏。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們幾時買些禮來。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裏整理菜兒。抬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兒。叫兩個妓者。咱們替他煖煖房。耍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恐怕哥受屈馳。西門慶道。沒的扯談。那裏又費他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你鄭月娘。和洪四兒去。洪四兒令打掇鼓兒。唱慢山坡羊兒。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肉佞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携帶你走走。你月娘兒。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慣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材。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

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們已搬過去了。咱們人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裏整治停當。教小廝抬了他府上。我還助兩個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吩咐每人出多少分資。俺們都送哥這裏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夠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裏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裏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敍禮。坐下。小廝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于後邊月娘房裏。月娘還在捲棚內。與眾姊妹吃酒聽唱聽見小廝。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坐着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裏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上。才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廠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將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于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來前邊坐。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話說。西門慶道。沒基麼話。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兒來謝我節間。留他們坐坐。不想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下。月娘連忙教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

童與王經。先安放入仙桌席端正。拿上小菜果酒上去。西門慶旋教開庫房。拿去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碧靛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攙一瓶涼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甑內。節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教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嗄飯餚品擺將上來。堆滿桌上。先拿了兩大盤。玫瑰果餡蒸糕。蘸着白砂糖。眾人乘熱一搶。着。吃了一頓。然後才拿上釀螃蟹。並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做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來的。大舅道。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為我這常嫂。也這般好手段兒。常時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口。教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有李桂姐在這裏。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着。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謅。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姓申二姐。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牽出來。俺們瞧瞧。又唱個兒俺們聽。西門慶道。今日你眾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材耳朵內聽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裏有蜜蜂兒叫。我也

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他出來。俺們見兒。俺們不打緊。教他只當唱個兒與老舅聽也罷了。休要就固執了。西門慶乞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校牀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個。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夠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入空。你唱與大舅聽。吩咐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唱羅江怨道。

懨懨病轉濃甚日消融。春思夏想秋又冬。滿懷愁悶。訴與天公也。天有如呵。怎不把恩情送。恩多也是個空。情多也是個空。都做了南柯夢。

伊西我在東。何日再逢。花箋慢寫封又封。叮嚀囑付與鱗鴻也。他也不忠。不把我這音書送。思量他也是空。埋怨他也是空。都做了巫山夢。

恩情逐曉風。心意懶慵。伊家做作無始終。山盟海誓。一似耳邊風也。不記當時多少恩情重。虧心也是空。痴心也是空。都做了蝴蝶夢。

惺惺似懞懂。落伊套中。無言暗把珠淚湧。口心誰想不相同也。一片真心。將我厮調弄。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是空都做了陽臺夢。

不說前邊彈唱飲酒。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也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的。向前一頭搭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搊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搊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使綉春連忙快對大娘說去。那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俺娘在房中暈倒了。這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姊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搊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裏。端的怎麽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諕了一跳。說道此是他剛才只怕吃了酒。助趕的他這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幾曾大好生吃酒來。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甦着過來。才說出話兒來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面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由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教他請任醫官來看你。那李瓶兒又嗔教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吩咐迎春。打舖教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吩咐收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臘查黄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泣。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裏坐杩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恁甚麽就顧不的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裏。不看你。

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根前。和奶子搊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得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日還早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看。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牀上。睡了一夜。次日早晨。投往衙門裏去。旋使琴童騎頭口。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才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裏。叫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到房中。胗畢脉。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些。七情感傷肝肺火太盛。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復使大官兒後邊問去。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為矣。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間。又是明川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日歸脾湯。乘熱而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衝血管。熱入血室。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見前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絹比甲兒。並花翠裝了個盒子。打發他坐轎子去了。花子由自從開張那日。吃了酒去。聽見李瓶兒不好。至是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物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懨懨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裏。大哭了一回。月娘從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姪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老爹這裏差人。請

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西門慶於是就使玳安。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在廂房坐的。和他商議。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一向着了憂慼。把病來又犯。昨日重陽。我說接了申二姐。節間你們打伙兒。散悶頑耍。他又沒大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不好暈起來。一交跌倒在地。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脉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哥。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衝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今日韓伙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騎頭口請。去了一回。把我焦愁的了不得。生生為這孩子不好。是白日黑夜。思慮遲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教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坐。敍禮已畢。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昨日舍甥到家。請房下便來奉看。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他着了憂慼。身上原有些不調。又感發起來了。蒙親家掛心。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行醫何老人。大小方脉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小價請了趙龍崗來。看了脉息。看怎的說。再請他來

不遲。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如今請了何老人來。看了親家母脉息。講說停當。安在廂房內坐的。待盛價門外。請將趙龍崗來。看他胗了脉。怎麼說。教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個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我拜帖兒。和喬通去。請縣門前行醫何老人來。玳安等應諾去了。西門慶請伯爵到廳上。與喬大戶相見。同坐一處吃茶。那消片晌之間。何老人到來。進門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肆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閑。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論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牀看李瓶兒脉息。旋搊扶起來。坐在炕上。挽着香雲。阻隔三焦。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豐標。漸漸消磨精彩。胸中氣急。連朝水米怕沾唇。五臟膨脹。盡日藥丸難下腹隱隱耳虛聞磬響。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脉細沉。東岳判官催命去。一靈縹緲。西方佛子喚同行。喪門弔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那何老人。看了脉息。出來外邊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衝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細思當初起將病之由。看是也不是。西門慶道。你老人家。如何治療。正相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門外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

門慶道。也是伙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脉息出來。你老人家。和他兩個相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敍禮畢。然後與眾人相見何二老居中。讓他在左。應伯爵在右。西門慶王位相陪。來安兒拿上茶來吃了。叫下盞託去。此人便問二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位姓何。一位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敢問先生高姓。尊寓何處。治何生理。其人答道不敢。在上小子。家居東門外。頭條巷二郎廟。三轉橋。四眼井住的。有名趙搗鬼便是。平生以醫為業。家祖見為太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無書不看。藥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裏。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脉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腦。不能細陳。聊有幾句。道其梗概。便道

我做太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只會賣杖搖鈴。
那有真材實料。行醫不按良方。看脉全憑咀調。
撮藥治病無能。下手取積兒妙。頭疼須用繩箍。
害眼全憑艾醮。心疼定敢刀剜。耳聾宜將針套。
得錢一味胡醫。圖利不圖見效。尋我的少吉多凶。

到人家有哭無笑。正是
半積陰功半養身。古來醫道通仙道。
衆人聽了。都呵呵笑了。何老人道。你門裏出身。門外出身。趙太醫道。門裏出身。怎的說。門外出身怎的說。何老人道。你門裏出身。有父待子接脉理之良法。若是門外出身。只可問病下藥而已。趙太醫道老先生。你就不知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三輩門裏出身。先問病。後看脉。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同子平兼五星。還要觀手相貌。才看得准。庶乎不差。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看去。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才睡下。安逸一回。又攙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胗其左手。次胗右手。便教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教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便問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死不成。還認的人哩。西門慶笑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其脉息。非傷寒則為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胗一胗。先生道。敢是飽悶傷食飲饌多了。西門慶道。他連日飯食。通不十分進。趙先生又道。莫不是黃病。西門慶道。不是。趙先生道。不是。如何面色這等黃。又道多管

是脾虛泄瀉。西門慶道。也不是泄疾。趙先生道。不泄瀉。卻是甚麼怎生的害個病。也教人摸不着頭腦。坐想了半日。說道我想起來了。不是。便毒魚口。定然是經水不調勻。西門慶道女婦人。那裏便毒魚口來。你說這經事不調倒有些近理。趙先生道。南無佛耶。小人可怎的。也猜着一壯兒了。西門慶問如何經事不調勻。趙先生道。不是乾血癆。就是血山崩。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邊月水淋灕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你有甚急方。合些好藥與他吃。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不打緊處。小人有藥。等我到前邊。寫出個方來。好配藥去。西門慶一面同他來到前聽。喬大戶。何老人。還未去。問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離何老人道。當用何藥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硇砂。藜蘆巴豆與芫花。人言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撾。清辰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吃了。不藥殺人了。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若早得摔手伶俐。強如只顧牽經。西門慶道。這廝俱是胡說。教小廝與我扠出去。喬大戶道。伙計既舉保來一場。醫家休要空了他。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前邊鋪子裏稱二錢銀子。打發他去罷。那趙太醫。得了二錢銀子往家。一心忙似箭。兩家走如飛。西門慶。見打發趙太醫去了。因向喬大戶

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才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裏曉的甚脉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貼藥來。遇緣看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飲食再不進就難為矣。說畢起身。西門慶這裏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其分毫動靜。吳月娘道。你也省可里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顧拿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二十七歲。有血光之災。今年卻不整廿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教替他打算算。這祿馬數上。看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這裏。旋差人拿帖兒。往周守備府裏問去。那裏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裏。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算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去。一生別後事。都如眼見。西門慶隨即使陳經濟。拿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高門首抄尋。有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算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星。陳經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說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說這女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壬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已未。十四歲戊午。廿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抄。夫計都者。乃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人運逢

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暗傷財物。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財物。若是陰人。大為不利。斷云。

計都流年臨照。命逢陸地行舟。必然家主皺眉頭。
靜裏躊躇無奈。閒中悲慟無休。人犯此問根由。
必似亂絲不久。切記胎前產後。其數曰。
莫道成家在晚時。止緣父母早先離。
芳姿嬌媚年來美。百計俱全更有思。
傳揚伉儷當龍至。榮合屠羊看虎威。
可憐情熱恩情失。命入鷄官葉落裏。

抄畢數。封付與經濟拿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經濟抄了數來。拿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命中多凶少吉。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眉頭搭上三黃鎖。腹內包藏萬斛愁。正是

高貴青春遭大喪。伶俐醒然卻受貧。
年月日時該定載。算來由命不由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燈法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閒中點檢平生事。靜裏思量日所為。
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理不相虧。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百般醫治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閘着。梳頭洗臉。還自己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下邊流之不止。那消幾時。把個花朵朵人兒。瘦弱的不好看。也不着的炕了。只在裀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進來嫌穢惡。教丫頭燒着下些香在房中。西門慶見他胳膊兒。瘦的銀條兒相似。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便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誤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不流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下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住你在房中守着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又道。我要對你說。也沒與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

裏。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我跟前一般。夜裏要便夢見他。恰似好時的。拿刀弄杖。和我廝嚷。孩子也在他懷裏。我去奪。及被他推我一交。說他那裏。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往那裏去了。此是你病的久了。下邊流的你這神虛氣弱了。那裏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明日往吳道官廟裏。討兩道符來。貼在這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話中間。走到前邊。既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下頭口。因問你爹在家裏。玳安道。爹在家裏。又問你往那裏去。玳安道。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諕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較好些。告訴身上瘦的。通不像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卻怎生樣的。孩子死了。隨他罷了。成夜只是哭。生生憂慮出病兒來了。勸着又不依你。教我有甚法兒處。伯爵道哥。你又使玳安往廟裏。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房中無人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問吳道官那裏。討兩道符來。貼在房中。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裏有甚麼邪祟魍魎來。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做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裏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裏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

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伯爵和希大。吃了茶起身。自勾當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才和兩個人來拿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廝他剛才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廝。拿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誤了他家裏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裏。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與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起早。你和應伯爵。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了。俱不在話下。次日只見觀音庵王姑子。跨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搊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道請他坐下。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他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裏。我才曉得的。又說印經來。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趕了網兒。背地裏和印經家。打了一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

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墜阿鼻地獄。為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誤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的經都誤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誤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受生。昨日才圓滿了。今日才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才教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與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那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見吩咐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才後邊大娘屋裏吃了茶。煎些粥米。我看着你吃些粥兒。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牙快。迎春拿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拿着甌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為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的下去是怎的。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兒。掇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諕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得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

兒。着了驚諕不好。娘晝夜憂慼。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着了那哭。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裏。就是鐵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犯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爺你不知道。誰氣着他。因使綉春外邊瞧瞧看。關着門不曾。路上說話。草裏有人不備。俺娘都因為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撾了哥兒手。生生的諕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才把那貓來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拿俺們煞氣。八月裏哥兒死了。他們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俺娘這屋裏。分明聽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裏氣。只是無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才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裏。歹也在心裏。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他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他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裏。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道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著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

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心裏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我這罪業。還不知墮多少罪。業哩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天可憐見。到明日假若好了。是的你好心人。龍天自有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吩咐把房內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走走去。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油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才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裏去了。花子油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公公老爺。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來不曾。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裏有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府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得了個方兒。棕灰與白鷄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油道。這個就難為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作辭去了。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安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這兒。叫你去來。

說你鎖着門。往那裏去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裏修法。早晨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尚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這些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裏。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單管只撒風。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才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裏。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槗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閂閬俺們搊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加兩三遍如意兒道。本等沒吃甚麼大食力。怎禁的這等流。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瞧瞧。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裏。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兒與他吃。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莊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夠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老馮過那邊屋裏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熱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裏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晨。吃了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丢下了。西門慶道。剛才應二哥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騎頭口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

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你要疑影他。管情請了他替你把這那祟遣遣。再服他些藥兒。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裏好甚麼。若好只除非再與兩世人是的。奴今日無人處。和你說些話兒。取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死了。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抛閃了你去了。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咽再哭不出聲來。那西門慶亦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屋裏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裏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拿我帖兒。回你夏老爹。自家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誤了你公事要緊。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才他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衝你衝。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旁。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剜肝膽。劍挫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裏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拿着一小盒兒鮮蘋菠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娘子那裏。送蘋菠兒來與你

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拿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娘子掛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西門慶與月娘在旁看着。拓喂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喝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裏。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來外邊商議。月娘便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不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來。預備着他。直到那臨時到節熱亂。又亂不出甚麼好板來。馬捉老鼠一般。不是那幹營生的道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才我略與他題了題兒。他吩咐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抬副熱板兒罷。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請潘道士來看了他。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的形也脱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來。還妄想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的他若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説。同月娘到後邊使小廝叫將賁四來。在廳上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拿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既令陳經濟。你後邊問你娘。要四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經濟少頃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四傳去了。直到後晌。才來回話。西門慶問怎的這咱才來。他二人回説。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到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着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寂要三百

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們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誠。用這幾兩銀子。便也還捨不得賣。這副板。還看咱這裏要。別人家。定要三百五十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兑三百二十兩。抬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了。陳經濟道。他那裏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雪花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許多閒漢。用大紅氈條裹着。抬板進門。放在前廳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裏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與伯爵觀看。滿心歡喜。向伯爵道。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不住口。只顧喝采不已。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各還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場。今日暗受這副材板夠了。吩咐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你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腳。連夜攢造棺槨不題。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晚夕在前廳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才家去了。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卻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裏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裏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裏齷齷齪齪的。他們都在這裏。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裏。遂過那邊金蓮房中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

件衣服銀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他了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綢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綢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理會了。于是把銀子和綢子接過來了。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甚麼。這一套衣服。並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的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裏歸着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綢子襖兒。藍綢裙一年。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撅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也不打發你出去了。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物。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這般病的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裏答應了。出去投奔那裏。說畢。

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旁邊。只顧揩眼淚。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咐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裏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們了。你們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裏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那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裏拘管着。這小丫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像在我手裏。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裏伏侍誰。綉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說不出來。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從昨日就抬了板來。在前邊做材哩。且衝你衝。你若好了。情願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往後不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沒多只給了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那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只見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裏卻怎樣的。李瓶兒揝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

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裏。你和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說。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曾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裏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裏。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的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又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着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十月已滿。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月娘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吉。你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裏。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頭奔。咱家那裏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旁。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抬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教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不必細記。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眾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裏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說道娘到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

道。看官聽說。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惟有感恩並積恨。千年萬載不成塵。正說話中間。只見琴童。吩咐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合。月娘與眾婦女。都藏在那邊牀屋裏聽覷。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觀。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系雜色絲絲條背上横紋古銅劍。兩隻腳穿雙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鬍。威儀凜凜。相貌堂堂。若非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只見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恰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方才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至。運雙睛努力。似慧通神目一視。仗手內。掐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其意。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噀了一口法水去。見一陣狂風所過。一黃巾力士現于面前。但見

黃羅抹額紫綉羅袍。獅蠻帶緊束狼腰。豹皮褌牢拴虎體。常遊雲路。每歷罡風。洞天福地片時過岳瀆酆都撚指到。業龍作孽。向海底以擒來。妖魅為殃。劈山穴而提出。玉皇殿上。稱

為符使之名。北極車前。立有天丁之號。常在壇前護法。每來世上降魔。胸懸雷部赤銅牌。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位神將。拱立階前。大言召吾神。那廂使令。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崇。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言訖。其神不見。須臾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久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為宿世冤愆。所訴于陰曹。非邪崇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攘得麼。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可捨則捨之。雖陰官亦不能強。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何如。西門慶問幾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五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門。祭以五穀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無他物。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雞犬皆關去。不可入來打攪。可齋戒青衣在內。這西門慶都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入。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那日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臺華蓋。周列十二官辰。下首才是本命燈。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階下左右盡皆摒

去。再無一人在左右。燭燭螢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炁。布步訣躡瑤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星明朗燦。忽然一陣地黑天昏。捲棚四下皆垂着簾幙。須臾。起一陣怪風。所過正是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摧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雁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羣尋樹杪。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故人。

大風所過三次。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盡。惟有一盞復明。那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裏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卻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諕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了。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滿眼落淚。哭泣哀告。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難以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令左右捧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卻忌不可往病人房裏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

慟。向伯爵坐的。不覺眼淚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説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廝拿燈籠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裏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戒我休往房裏去。我怎坐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廝守着。和他説句話兒。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裏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的燈怎麼説。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才那廝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鬧了一回。説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拿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抛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摟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説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並頭相守。誰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閉眼。我和你説幾句話兒。你這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衝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裏去吃酒。早些見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只顧的苦口説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

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裏絕緣短倖。今世裏與你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兒又說迎春綉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麽靈。回個神主子。過五七兒。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裏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裏穢惡。薰的你慌。他們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吩咐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裏。對月娘說。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才我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了。也不見得。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咀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麽。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得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裏略倒倒兒。因問道。天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雞還未叫。有四更天了。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搊他朝裏。蓋被停當睡了。眾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那邊屋裏鑽着。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鋪。那裏剛

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們看家。我去也。忽然驚醒。見桌上燈尚未滅。向牀上視之。還面朝裏。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惜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正是閻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迎春慌忙推醒眾人。點燈來照。果然見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腳。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尚微溫。脫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這西門慶也不顧的甚麼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抱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麼。在房裏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吳月娘亦搵淚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環養娘。都抬起房子來也一般。哀聲動地哭起來。月娘向李嬌兒。孟玉樓道。不知晚夕多咱死了。恰好衣服兒。也不曾得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娘。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才去了不多回兒。咱不起熱腳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因見西門慶搕伏在他身上。撾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撾着臉兒哭。倘忽口裏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

來。人死如燈滅。半晌時不借留的住他倒好。各人壽數到了。誰人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拿輪匙。那邊屋裏尋他裝防的衣服出來。咱與他眼看着。與他穿上。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了去。月娘吩咐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錦襖兒。柳黃遍地金裙。併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紬妝花衫。翠藍寬拖子裙。並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出來罷。當下迎春。拿着燈。孟玉樓拿輪匙。開了牀屋裏門。拔步牀上第二個描金箱子裏。都是新做的衣服。揭開箱蓋。玉樓李嬌兒。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件綁襯身紫綾小襖兒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白綾女襪兒。妝花膝庫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裏。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髻。用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裏只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綾高底鞋兒。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那雙鞋出來。與他穿了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上陰司裏。好教他跳火炕。你把前日門外。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也是扣的鸚鵡摘桃鞋。尋出來與他裝綁了去罷。這李嬌兒聽了。走來向他盛鞋的四個小描金箱兒。約百十雙鞋。翻遍了都沒有。迎春說俺娘穿了來。只放在這裏。怎的沒有。走來廚下問綉春。綉春道。我看見娘包放在箱坐廚裏。扯開坐廚子尋。還有一大包。都是新鞋。尋出來了。眾人七手八腳。都裝綁停當。西門

慶率領眾小廝。在大廳上。收捲書畫。圖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抬出。停于正寢。下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幾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炷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綁衣服來。就把李瓶兒牀房門鎖了。只留炕屋裏。交付與丫頭養娘。那馮媽媽。見沒了主兒。哭的三個鼻頭。兩個眼淚。王姑子且口裏喃喃吶吶。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並大悲中道神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西門慶在前廳。手拘着胸膛。由不的撫恐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呼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不住比及亂着。鷄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打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分。沒了。徐先生道。此是第幾位奶奶。西門慶道。乃是第六的小妾。生了個拙病。淹淹纏纏。也這些時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在右掌起燈來。廳上揭開紙被。觀看手指五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撤。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這徐先生。向燈下打開青囊。取出萬年曆通書來觀看。問了姓氏。並生時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日。重喪之日。煞高一丈。向西南方而去。遇太歲煞衝迎斬之局。避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鷄蛇四生人。外親人不避。吳月娘使出

玳安來。教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這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日丙子日。乃是巳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為女人屬羊。稟性柔婉。自幼陰謀之事。父母雙亡。六親無靠。先與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氣。及至有夫主。又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指揮家為女。艱難不能度日。後軀閣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中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眾婦女聽了皆各嘆息。西門慶教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才好。徐先生道。五七裏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裏。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巳時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徐先生當寫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裏備下。于是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日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家下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在家整理喪事。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瀼紗漂白。三十桶生眼布來。教趙裁顧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顧人造幃幕帳子桌圍。並入殮衣衾纏帶。各房裏女人衫裙。外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裙。又兌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裏攢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教搭匠在大天井內。搭

五間大棚。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兒來。心中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裏有寫真好畫師。尋一個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黃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裏住。快與我請來。這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了一五更。心中感着了悲慟。神思恍亂。只是沒好氣。罵了頭。踢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由不的放聲哭叫。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伙兒分散各房裏丫頭。並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只顧哭起來。把喉音也叫啞了。問他與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哭兩聲丟開手罷了。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還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還沒嘗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卻怎樣兒的。玉樓道。他原來還沒梳頭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地。我頭裏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接過來道。你還沒見頭裏進他屋裏尋衣裳。教我是不是。倒好意說他都相恁一個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裏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拘攘的淫婦。管你甚麼事。我如今鎮日不教狗攘。卻教誰攘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心裏。那裏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撾着

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吃我說了兩句。他可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娘不是這等說。李大姐倒也罷了。沒甚麼倒吃了他。爹恁三等九格的。金蓮道他得過好日子。那個偏受用着甚麼哩。都是一個跳板兒上人。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手裏拿着九疋光絹。爹說教娘每剪各房裏手帕。剩下的與娘每做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待晌午。他茶水還沒嘗着哩。經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裏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腳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裏使人拿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兒。管情爹就吃了飯。月娘道。說咀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裏蛔蟲。俺們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就知道他兩個來才吃飯。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的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咀的囚根子。俺們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敍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甚時候沒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隙。嫂子這病已在七

八了。不想剛睡就做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裏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說一根折了。教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俺兩個正睡着。我就醒了。教我說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咂咀。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脚。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前夜也做了恁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兒東京翟親家那裏。寄送了六根簪兒。內有一根硌折了。我說可惜兒的。教我夜裏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霎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也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子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雖有錢過比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惹大的家事。又居着前程。這一家大小。太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你伶俐。何消兄弟們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他的情。成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裏。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

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後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饑損。孝經上不說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題醒夢中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兒

十二瑤臺七寶欄。瑤花落後再開難。
龍鬚煮藥醫無效。熊膽為丸曬未干。
蓉帳夜愁紅燭冷。紙窗秋暮翠衾寒。
應憐失伴孤飛雁。霜落風高一影單。

話說當日應伯爵。勸解了西門慶一回。拭淚而止。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畢禮。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眾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在廂房子裏坐着。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剛才來。和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伙計。姐夫共爹八位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吩咐。你和小廝往廚房裏拿飯去。你另拿甌兒拿粥與他吃。清早晨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燒紙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

裏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他拿去是的。怕打了他紗絹展腳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絹破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銀子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磨甚麼。玳安于是和書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桌席。衆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衙門中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斑軍衙來。這裏答應。討回帖。西門慶看了放下。吩咐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雙回帖兒。回你夏老爹。爹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伙。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與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了。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倒只怕面容改了。韓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油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數。與衆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先生傍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抹筆顏色來。花子油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裏疼他。少不的留了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兒。一面吩咐後邊堂容躲開。掀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跟前。這韓先生用手揭起千秋旛。用五輪去寶玩着兩點神水。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久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咀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由不的掩淚而哭。當下來

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眾人圍着他求畫。就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比此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麗。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吩咐小人知道。不敢就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裏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段子。上蓋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吩咐。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眾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吩咐玳安。拿到後邊與你娘們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這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交娘們瞧瞧六娘這影。看畫的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裏去了。又描起影來了。畫的那些兒像。潘金蓮接過來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來。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下六個影才好。孟玉樓和李嬌兒。拿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倒像似好時那等模樣。打扮的鮮鮮兒只是咀唇略匾了些兒。月娘道。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兒。他的眉角。比這眉角兒還灣些。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才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們看了。快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吩咐韓先生道。這裏邊說來咀唇略匾了些。左額角稍低。眉還略放灣着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正了。呈與喬爹瞧。喬大戶道。

親家母這幅尊像。是畫得通。只是少了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江漆盤。捧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出半身來。就要掛大影。不誤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珠翠團髮冠。大紅通神五彩遍地金袍兒百花裙。衢花綾裱。象牙軸頭。韓先生道。不必吩咐。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辭出門。喬大戶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仵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起身去了。不一時仵作行人來伺候。紙劄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經濟做孝子。與他抿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顆胡珠。安放在他口裏。登時小殮停發。照前停放端正。放下帳子。合家大小哭了一場。來與又早冥衣鋪裏。做了四座堆金瀝粉。侍奉的捧盆巾盥櫛毛女兒。都是珠子纓絡兒。銀廂墜兒。似真的。色綾衣服。一邊兩座擺下。靈前供養彝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桌上。耀日爭輝。又兑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正在廂房中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兑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伙計管帳。賁四與來興兒專管大小買辦。兼管外廚房。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伙計。四人輪番陪侍往來弔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平安逐日與四名排軍。單官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是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相搭挿旛幢。無事把門都派委已定。寫了告

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只見皇莊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席。一百條麻繩拿帖兒與西門慶瞧。連忙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期服坐回帖兒。打發去了。吩咐搭採匠。把棚起脊搭大着些。留兩個門走。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大門首紮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二眾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在茶坊內伺候茶水。外廚房兩名廚役。答應各項飯食。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起孝帖兒。要開刊去。令寫荊婦奄逝。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理上說不通。見有如今吳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個字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邊。裝起一張涼牀。拿圍屏圍着。鋪陳停當。獨自宿歇。有春鴻書童兒。返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裏梳洗。裁縫做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羢襪。白履鞋。經帶隨身。第二日清辰。夏提刑就來探喪。弔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吩咐寫字的。好生在此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往衙門中去了。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做齋詞經。早來赴會。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掛佛像不必細說。那日院中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引去。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姐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

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還掛牽着你。留了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兒看。那小玉走到裏間。取出包襖內。包着一套段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件金花兒。把吳銀兒哭的。淚人也相似。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着。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三日和尚打起磬子。揚旛道場。誦經插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經濟穿重孝。經巾。佛前拜禮。街坊鄰舍。親朋官長。來弔問上紙祭奠者。不計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侯。大殮。祭告已畢。抬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依着花子油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裏面。金銀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居。西門慶不肯安放如故。放下一七星板。閣上紫蓋。仵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聲聲。哭叫我的年小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酒花米帖神燈安真四個大字在靈前。親朋伙計人等。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舉薦比邊杜中書來題名旌。名于春。號雲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閒在家。西門慶備金紙請來。在捲棚內備果盒。西門慶就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慶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

杜中書道說。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礙。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系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官待酒饌。拜辭而去。那日喬大戶。吳大舅。花大舅。門外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喬大戶娘子。並吳大妗子。二妗子。花大妗子。坐轎子來弔喪。祭祀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鬚。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讓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妗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道袍兒。餘者都是輕孝。那日院中李桂姐。打聽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裏。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來。原來只顧你。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是也來看看兒。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首七。正是報恩寺十六眾上僧。黃僧官為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伙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弔孝。攬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眾人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眾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妝花袍兒。白馥馥臉兒。儼然如生時一般。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懸挂像材頭上。眾人無不誇獎。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吃齋。囑付大影。比長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那邊來上祭。豬羊祭品。吃看桌面。高頂簇盤。五老錠勝。方糖樹果。金碟湯飯。五牲看碗。金銀山。段帛綵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台。地弔高撬。

鑼鼓細樂。吹打纓絡。打捶喧闐而至。官堂客約許多人。陰陽生讀祝。西門慶與陳經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應伯爵謝希大。與溫秀才。甘伙計等。迎待賓客。那日喬大戶。邀了尚舉人。朱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眾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閫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效聘鸞凰。撫字子性。以義以方。效顰大德。以柔以良。施懿範於家室。悚和粹於娣嫜。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諧琴瑟於有永。享彌壽於無疆。胡為一疾。夢斷黃粱。善人之歿。孰不哀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嬙。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鸞伴失行。恨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卷棚內。自有桌席管待。不在話下。然後喬大戶娘。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眾堂家女眷。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戰將響樂。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西門慶正在卷棚內陪人吃酒。忽聽

前邊打的雲板響。答應的慌慌張張。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前廳伺候換衣裳。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才進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搊帶。奔走不暇。于是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來回了禮。胡府尹道。弔遲弔遲。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才知。西門慶道。不想粗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弔。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與西門慶兩邊列坐。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溫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上祭人吃至後晌時分方散。到第二日。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下了轎子。穿着白雲絹對衿襖兒藍羅裙子。頭上勒着珠子箍兒。白挑綫汗巾子。進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抬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來祭奠。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告西門慶說。西門慶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頭髮繫腰。後邊房兒裏擺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伙計來伴宿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裏答應。晚夕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為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咀。白來創。常時節。傅日新。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吳舜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十菜五果。開桌兒。點起十數枝高樂大燭來。廳上垂下簾。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眾

人祭奠畢。西門慶與經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皐玉簫女。兩世姻緣玉環記。西門慶分派四名排軍。單管下邊拿盤。琴童棋童畫童來安。四個單管下菓兒。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個小優兒席上斟酒。不一時弔場。生扮刋韋皐。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房裏廚役上湯飯鵝。應伯爵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裏姐兒。三個在這裏。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杯酒兒。他到是會看戲。又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戶道。這個卻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像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閑着他。快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們人遞杯酒兒。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旣恁說。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氣。我才去。落後又使了玳安請了一遍。那三個才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襖兒。藍段裙子。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們在這裏。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號設一席坐着。下邊鼓樂響動。關目上來。生扮韋皐。淨扮包知木。同到勾欄裏。玉簫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木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便出來。說不的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

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兒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且看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杯酒。那伯爵才不言語了。那戲子。又做了一回並下。這裏廳內左邊。弔簾子看戲的。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媽媽。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並本家月娘。眾娣妹。右邊弔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邊菓仁泡茶。從簾下頭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子也叫玉簫。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鴇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下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春梅手裏拿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曾打碎盞兒。西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裏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面見了漢子。這等浪想。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裏瞧瞧去。都在這裏。屋裏有誰。小玉道。大姐剛才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這裏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裏看看。就恁惹是招非的。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出來。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時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

家你也說聲兒。俺們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都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裏。這咱才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麼。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人舉罰。于是眾人又復坐下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弔關目上來。吩咐揀省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西門慶請問。小的寄真容的。那一摺唱罷。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筲唱了一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搽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大娘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覷物思人。見鞍思馬。才落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啖的掉眼淚。替古人耽憂。這個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才算他好戲子。月娘道。五姐悄悄兒。咱們聽罷。玉樓因向大娘子道。俺五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咀。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眾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款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火。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白日坐還做一日眾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時。就歸後邊歇息去了。正是

待多少紅日映窗寒色淺。淡烟籠竹曙光微。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兒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

着人情思覺初闌。失把鮫綃仔細看。
到老春蚕絲乃盡。成灰蠟燭淚初乾。
鸞交鳳友驚風散。軟玉嬌香異世間。
西門風流誇未了。鷄鳴殘月五更寒。

話説衆人散了。已有鷄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前邊鋪子裏。還和傅伙計。陳經濟同吃。傳伙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不樂。坐搭下鋪倒在炕上就睡了。因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兩個吃罷。陳姐夫想是也不來了。這玳安櫃上點着夜燭。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都吃了。把家火收過一邊。平安便去門房裏去睡了。玳安一面關上鋪子門。上炕和傅伙計。兩個通廝腳兒睡下傳伙計閒中因話閒話。問起玳安説道。你六娘沒了。這等樣棺槨。祭祀念經發送。也夠他了。玳安道。一來他是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是知道。該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銀子休説。只光金珠玩好。玉帶　環狄髻值錢寶石還不知有多少。為甚俺爹

心裏疼。不是疼人。是疼錢。是便是說起俺這過世的六娘。性格兒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俺們下人自來。也不曾呵俺們一呵。並沒失口罵俺們一句奴才。要的誓也沒賭一個。使俺們買東西只拈塊兒。俺們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俺們好使。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圖落圖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都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不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些。他當家俺們就遭瘟來。會把腿磨細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拿出來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們莫不賠出來。傅伙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做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每親親噠噠說話兒。你只休惱狠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跟前替俺們說方便兒。誰問天來大事。受不的人央。俺們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快戳。無路兒行動。就說你看我對你爹說。把這打只題在口裏。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出在他一屋裏。傅伙計道你五娘來這裏也好幾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他。想的起那咱來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像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那個管打掃花園。又說地不乾淨。一清早晨。吃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兩個說了一回。那傅伙計在枕上齁齁就睡着了。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晨

玉箫出來收疊牀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蓬着頭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咀。互相嘲鬥。半日才進後邊去。不想今日西門慶歸後邊上房歇去。這玉箫趕人沒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童遞了眼色。兩個走在花園書房裏幹營生去了。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大棚裏丢的桌椅。橫三竪四。沒一個人兒。只見畫童兒正在那裏掃地。金蓮道。賊囚根。乾淨只你在這裏掃地。都往那裏去了。畫童道。他們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丢下笤掃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大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他來。畫童向廂房裏瞧了瞧。說道才在這裏來。敢往花園書房裏梳頭去了。金蓮道。你自在這裏掃完了地。等我自家問這囚根子要去。于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花園書房內。偶然聽見裏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他和玉箫在牀上正幹得好哩。便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在此幹得好事。諕得兩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那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那玉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囚。你和我實說。這奴才從前已往。偷了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箫便把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恕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簫

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一件你娘房裏。但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麼。你就稍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玉筲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這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才不對西門慶說了。那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筲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挿牙簪紐。並收的人情。他自己也儹夠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誆了傅伙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船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不想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晨差了人。抬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裏要和西門慶坐坐。緊等着要打發他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裏尋不着。傅伙計道。他早晨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吩咐他。孝絹不夠。敢是向門外買去哩。西門慶道。我並沒吩咐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絹舖找尋。他那裏得來。月娘便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蹺蹊。不知弄下甚麼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書房子裏。開了門還大瞧瞧。沒腳蟹的營生。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裏。都瞧了。見庫房裏鑰匙。掛在牆上。大橱櫃裏。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並書禮銀子。揺牙紐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的管役來。吩咐各處三瓦兩巷。與我

訪緝。那裏得來。正是不獨懷家歸興急。五湖烟水正茫茫。那時薛內相。從響午時。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敍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麼病兒歿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漏之疾。看治不好歿了。又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挂着影說道。好個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衣巾穿着素服。說道此位老先兒是那學裏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內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裏地道甚麼名色。薛內相。仔細看了此板。不是建昌是付鎮達。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單薄短小。怎麼看的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桸花洞。在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裏外俱有花色。薛內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才享用了這板。俺們內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等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庭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們外官。焉能趕上老公

公。日近清光。代萬歲傳宣金口。見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內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見居本衛千戶之職。薛內相道。就是此位娘子的令兄麽。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荊之兄。薛內相復於吳大舅聲諾。說道。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正面安放一把校椅。薛內相坐下。打茶的拿上茶來吃了。薛內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稟道。公公起身時。差小的邀劉公公去。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內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內相道。你們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們得了飯了。薛內相道。既吃了飯。你們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裏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裏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蠻聲哈剌。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麽。那酸子們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個琴劍書箱。來京應舉。怎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麽。溫秀才在傍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溫先兒在這裏。你們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溫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林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

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揖。敍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才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上茶去。因問答應的。祭奠桌面兒。都擺上了。下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內相道。咱們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裏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來為何。還當親祭祭。當下左右接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老公請起。于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響動。遞上關目揭帖。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紅袍記。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唱道情去。唱個道情兒要要到好。于是打起漁鼓。兩個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只見廚役上來磕頭。兩位內相都有賞賜。西門慶預備酒肉。賞賜跟隨人等。不用細說。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席上說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裏凝神殿上。鴟尾裘碎了。諕死了許多宮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老賊。就要許他。掣童掌事的兵馬。交都御史譚積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大廟。太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晨直着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

角。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裏事。也不干咱們。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們只吃酒。因與唱道情的上來。吩咐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吩咐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款留不住。送出大門。唱道而去。回來吩咐點起燭來。把桌席休動。教廚役上來攢整停當。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傅伙計。甘伙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和。陳經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吩咐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負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管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卻歌野調。那裏曉的大關日。悲歡離合。于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摺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們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們在這裏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眾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豬羊。吃桌祭奠。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

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向午。只聽鼓響。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眾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眾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經濟伺候還禮。禮生喝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五日。甲申寅侍生周秀。荊忠。夏延令。張關。文臣。范勳。吳鎧。徐鳳翔。潘磯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儀。致奠于

故錦衣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日。維靈秀毓閨閫善淑女紅金玉其德。蘭蕙其姿。相內政而有道。主中饋而無闕。重積學而和睦內眷。尊所天而舉案齊眉。人願耆艾。天睎絕奇。正宜同諧鸞琴。何乃嗇後而促其期。噫。修短有數也。天厭善類珠沉壁碎。雲慘風悲。扣玄扃而莫啟。難薤露而易晞。秀等恭居僚儕。情重交誼。崇餚於俎。酌酒於巵。庶乎來享。鑒此哀辭。嗚呼尚饗。

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眾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茶。小優彈唱起來。安席上坐。手下跟隨之人。自有管待齊整。廚役上來三道五割。酒餚比前兩日更豐盛照席還磕了頭西門慶與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下席相陪。觥籌交錯。慇懃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象板。朝上彈唱。外邊自有伙計主管。將跟隨祭來。各項人役盒擔錢。都照例打發銀子停當。眾官坐到後晌時分。就要起身。西門慶不肯。與吳大舅伯爵等。拿大杯款留。教李銘等彈樂器。

唱小曲兒。歡飲直到日暮時分方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檤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附。手內多時莫論財。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頒真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齊眉相見喜柔和。誰料參商發浩歌。
殘月雲邊懸破鏡。流光機上擲飛梭。
愁隨草色春深謝。苦入蓮心夜幾何。
試問流乾多少淚。楓林秋色一般多。

話說到九月二十八日。李瓶兒死了。二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眾。在家中揚旛修建。青玄救苦。二七齋壇。早修之時。有官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抬了三牲祭器。湯飯盤餅饊素食。金銀錠香紙之類。又是一疋尺頭。以為奠儀。道眾遶棺傳咒。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經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當該助一經。追薦夫人。爭奈力薄。粗茶飯奠表意而已。望乞大人笑納。西門慶祭畢。即收了。打發抬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攝召。拜進救苦朱表。領告諸真符命。整做法事。俱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那時孟玉樓兄弟。外邊做買賣去了。五六年沒來家。昨至是來家。見他姐姐嫂子。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

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兒。西門慶敍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至是堂客約有十數位人。西門慶這邊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彬。共五員官。都門了分。穿孝服來上紙帛弔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馬上人俱有攢盤領下去。自有坐處吃。正飲酒到熱鬧處。當時沒巧不成話。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跟從進來。家下人手捧香燭紙疋金緞到靈前。用紅漆丹盤捧過香來跪下。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經濟下來還禮。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閫沒了。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枉弔。兼辱厚儀。不勝感激。敍畢禮。讓至棚內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茶。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作過。也要來弔問。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箚。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艮嶽。勅旨令太尉朱。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次到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峰。長二丈。闊數尺。都用黃氈蓋覆。張打黃旗。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況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況黃大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說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

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可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氈包內捧出一對金緞。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此乃宋公致賻之儀。那兩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每員三兩。府官八員。每員五兩。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之。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才發引。既是宋公祖老先生吩咐。敢不領命。又兼謝盛儀。賻禮且領下。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桌席。只顧吩咐。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已出。何得見卻。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瀆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桌席。黃主事道。六黃備一張吃着大桌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桌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到尚柳塘老先生那裏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道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

而去。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諕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吩咐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眾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眾官悉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只迎稟餼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極。莫此為甚。我輩還望四泉。于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之至。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上馬而去。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眾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毘盧帽。大鈸大鼓。早晨取水。轉五方。請三寶。浴佛。午間加持召亡破獄。禮拜梁皇懺。談孔雀。甚是齊整。晚夕喬大戶娘子與眾伙計娘子與月娘等伴宿。在靈前看偶戲。西門慶與應伯爵。吳大舅溫秀才。在棚內東首另設圍屏飲酒。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眾。來念番經。結壇跳沙洒花米。行香口誦真言。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類。懸掛都是九醜天魔變相。身披纓絡琉璃。項掛髑髏。口咬嬰兒。坐跨妖魅。腰纏蛇螭。或四頭八臂。或手執戈戟。朱髮藍面。醜惡莫比。午齋已後。就動葷酒。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門外墳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喇嘛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米桌面餚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伙計。莊上前後搭棚。四五處酒房廚坊。墳內穴邊。又起三間罩棚。先請附近地鄰來坐席面。大酒大肉管待。臨散。背肩背項負而歸。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並鑼鼓地弔來靈前參靈。弔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

鍾馗戲小鬼。老子遇函關。六賊鬧彌勒。雪裏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趙太祖千里送荊娘。各樣百戲弔罷。堂客都在簾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眷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抬出銘旌。各項旛亭紙劄。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跟殯。在材前擺馬道。分兩翼而行。衙門裏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鄰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本家並親眷堂客。轎子也有百十餘項。三院鴇子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並二女僧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那女婿陳經濟跪在柩前。摔盆。六十四人上扛。有仵作一員官。立于增架上。敲響板。指撥抬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朗僧官來起棺。剛轉過大街口望南走。那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烟乍斂。鼕鼕嚨嚨。花喪鼓不住聲喧。叮叮噹噹。地吊鑼連宵振作。銘旌招颭。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沖散半空黃霧。猙猙獰獰。開路鬼斜擔金斧。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逍逍遙遙八洞仙。龜鶴遶定。窈窈窕窕四毛女。虎鹿相隨。地弔鬼。晃一片鑼鈸。烟火架。迸千枝花炮。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長長大大高橇漢。貫甲頂盔。清清秀秀。小道童十六眾。眾眾都是霞衣道髻。擊坤庭之

全。奏八琅之璈。動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個。個個都是雲錦袈裟。排大鈸敲大鼓。轉五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絹亭。亭亭皆綠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絹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天倉與地庫相連。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掌醢廚列八珍之罐。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六座百花亭。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轎。扎百結黃絲。這邊荷花與雪柳爭輝。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白絹繖。綠絹繖。桐圍增架。斧符雲氣。一邊三把。皆彩畫鮮明。執罐捧巾。兩下侍妾。盡梳妝如活。功布招颭。孝眷聲哀。簇捧定五出頭。六哥郎。仰覆運須彌座。六十四名青衣白帽。穩穩抬定五老雲鶴華蓋頂。四垂頭流蘇帶。大紅銷金寶象花棺罩。裏面安着巍巍不動錦綉棺輿。只見那兩邊打路排軍。個個都頭戴孝巾。身穿青衲襖。腰緊孝帶。腳靸腿綳韉鞋。手執欄杆。前呼後擁。西邊走解的。頭戴芝麻羅萬字頭巾。撲匾金環飛於腦後。穿的是兩三領紵絲衲襖。腰繫紫纏帶。足穿鷹爪四縫乾黃靴。襯着五彩翻身搶水獸納紗襪口。賣解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執着一桿明鎗。顕硃紅桿令字藍旗。豎肩樁。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鷄獨立。仙人打過橋。鐙裏藏身。人人喝采。個個爭誇。扶肩擠背。紛紛不辨賢愚。挨覩並觀。攘攘那分貴賤。張三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矬。頻將腳跛。白頭老叟。盡將拐捧柱髭鬚。綠鬢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正是

鑼鼓鼕鼕鬧路塵。花攢錦簇萬人瞻。

哀聲隱隱棺輿過。此殯誠然壓帝京。

吳月娘坐大轎在頭裏。後面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一字兒緊跟材後走。西門慶總冠孝衣。同眾親朋在材後裏。陳經濟緊扶棺輿。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雲霞二十四鶴鶴氅。頭戴九陽玉環雷巾。腳蹬丹舄。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于手內。陳經濟跪在面前。那殯停住了。眾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

兔走烏飛西復東。百年光景似風燈。

時人不悟無生理。到此方知色是空。

恭惟

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稟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鬱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旐迎風。良夫躃踴於柩前。孝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難已。音容日遠以日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新坦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徽鏡裏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露而沃瓊漿。

超仙識登於紫府。拔百寶而面七真。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掛。四大皆空。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真性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眾聽末後一句。咦。精爽不知歸何處。真容留與後人傳。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裏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才起身。迤邐出南門。眾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經濟扶柩。到于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吹響器。打銅鑼銅鼓。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劄。烟焰漲天。墳內有十數家收頭祭祀。皆兩院妓女擺列。堂客內眷。自有幃幕。棺輿到。落下扛。徐先生率領仵作。依羅經弔向。巳時祭告後土方隅後。才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並眾親朋伙計。皆爭拉西門慶祭畢遞酒。鼓樂喧天。烟火匝地。收祭祀者。自有所管人役。再無淆亂。那日待人齊堂。也有四五處。堂客在後捲棚內坐。各有派定人數。熱鬧豐盛。不必細說。吃畢。各有邀占莊院。設席請西門慶收頭飲酒。賞賜亦費許多。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旛。陳經濟扶靈牀。都是玄色紵絲靈衣。玉色銷金走水。四角垂流蘇。弔掛大影亭。大絹亭。小絹亭。香燭亭。鼓手細樂。十六眾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並喬大戶。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眾主管伙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李瓶兒房中安靈已

畢。徐先生前廳祭神洒掃。各門戶皆貼　非黃符。管待徐先生。備一疋尺頭。五兩銀子。相謝出門。各項入役。打發散了。拿出二十五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人。五吊與衛中排軍。十吊賞營裏人馬。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令左右放桌。留喬大戶。吳大舅眾人坐。眾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回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綵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眾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才去了。西門慶不忍遽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牀安在正面。大影掛在傍邊。靈牀內安着半身。裏面小錦被褥。牀幾衣服妝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桌上香花燈燭。金碟樽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夜半對着孤燈。半窗斜月。翻復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有詩為證。

短嘆長吁對彼窗。舞鸞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畹三秋雨。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逢連理願。此生難覓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在房中親看着丫環擺下。他便對面桌兒和他同吃。舉起筯兒來。你

請些飯兒。行如在之禮。丫環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跟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掐掐捏捏。插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自從西門慶請了許多官客堂客。並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三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名小優兒。墳上暖墓回家。西門慶因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起來遞茶。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起被。西門慶一時興動。摟過脖子就親了個咀。遞舌頭在他口內。老婆就咂起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令脱去衣服上炕。兩個摟接。在被窩內不勝歡娛。雲雨一處。老婆説既是爹抬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願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當下這老婆。枕席之間。無不奉承。顛鸞倒鳳。隨手而轉。把西門慶歡喜要不的。次日老婆早晨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腳。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殷懃。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春亦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腳跟已牢。無復求告於人。這如意兒就不同往日打扮。嬌眉嬌樣。在丫環伙兒內。説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到眼裏。早晨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老爹差人來送合賀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盂。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緞。十罈酒。兩牽羊。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裏早先預備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折束打發回去。隨

即兑銀與賁四來興兒。定桌面。粘菓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説。因向應伯爵説。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剛剛打發喪事兒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腳亂。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掉攬他。他上門兒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賠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説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只這山東一省官員。並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壓好些仗氣。西門慶道。不是此説。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或促急促忙。這十六日又是他五七。我前日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算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説的是了。我如今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如今趁着東京黃真人在廟裏住。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弔掛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圖他這個名聲也好看。西門慶道。自説這黃真人有利益。少不的那日全堂添二十四眾道士。做一晝夜齋事。爭奈吳道官齋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真。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卻不難為他。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是多費幾兩銀子。為嫂子。沒曾為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經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寫法。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

經。二十四眾道士。水火煉度一晝夜。即令玳安騎頭口回去了。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娘子穿着藍綢襖兒。白絹裙子。青段披襖。他女兒穿着大紅緞襖兒。黃綢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傍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裏抬舉。昨日才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像十五歲。倒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抬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于是教月娘讓在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走。西門慶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眾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裏住。過二十頭才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大門上扎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屏開孔雀。地匝氍毹。都是錦綉桌幃。妝花椅墊。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五老錦豐。堆高頂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省勅書在頭裏走。地方統制。守

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我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藍旗纓鎗。叉槊儀杖。擺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掛綉蟒。坐八抬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錦。隨路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鷄犬不聞。樵採遁迹。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家中大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慶拱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下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於廳上。廳上又是箏阮。方響。雲璈。龍笛。鳳管。細樂響動。為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蒙。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參政季侃。左參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廉訪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啟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各人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斝。彼此酬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並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都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呈應。彈唱隊舞四數。各有節次。極盡聲

容之盛。當筵搬演的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去。廚役割獻燒鹿花豬。百寶攢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阮琵琶箜篌上來清彈小唱。唱了一套。南呂一枝花。

官居八輔臣。祿享千鍾近。功存遺百世。名播萬年春。拯溺亨迍。惟治國安邦。調和鼎鼐持義節。率忠貞。都則待報王施恩。乘賢烈。秉正直。也則是清黴化民。

唱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官身人等。宋御史委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卓席管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于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就要起身。眾官上來再三款留不住。都送出大門。鼓樂笙簫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史侯巡撫吩咐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桌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秀。親送到船所交割明白。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不當。負累取擾華府。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躬身施禮道。學生屢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些小微物。何足掛齒。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鬨而散。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家伙停當。攢下四張桌

席。佳餚堆滿。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經濟。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吳大舅與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居上坐。西門慶關席。衆伙計兩邊列坐。左右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落忙。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喜歡不喜歡。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個不喜歡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賠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響出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宗主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裏預席。西門慶問其故。溫秀才道。名陳正彙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鄄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年才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衆人吃畢。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家。韓畢跪下說金釧兒。玉釧兒。都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問。你們吃了酒飯不曾。周采道。小的剛才都吃個酒飯了。西門慶因一回想起李瓶兒來。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吩咐小優兒。你們拿樂器過來。會唱洛陽花。梁園月不會。唱一個我聽。韓畢跪下。小的與周采記的。一面搊箏撥阮。板排紅牙。唱道。普天樂。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曾把酒問團圝夜。月有盈

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裏酸酸的。便道。哥。別人不知你心。自我略知一二。哥教唱此詞。關係心間之事。莫非想起過世嫂子來。就如同連理枝。比目魚。今分為兩下。心中甚不想念。西門慶看見後邊上來菓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嗔我說。有他在。就是他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丫環掇弄。你看都相甚模樣。好應口菜也沒一根我吃。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夠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這裏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卻怎樣的。前日是不是。他在時即許下把綉春教伏侍。他倒睜着眼和我叫死了許多時兒。就分散他房裏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兩日你看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們擠撮他。金蓮道。娘。我也見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的。怕這賊沒廉耻貨。鎮日那屋裏。纏了這老婆也不可知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戴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豈牙菜兒。有甚細兒。眾人背地裏都不做喜歡。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為證

襄王臺下水悠悠。一種相思兩地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夜深還照粉牆頭。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頒真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煉度薦亡

八面明窗次第開。佇看環珮下瑤臺。
閨門春色連新柳。山嶺寒嵐帶早梅。
影動梅梢明月上。風敲竹徑故人來。
佳人留下鴛鴦錦。都付東君仔細裁。

話說西門慶那日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伙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些布貨來發賣。家中緞貨綢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才是買賣。說畢已至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姐夫你連日辛苦。俺們酒已夠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要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才放出門。西門慶賞了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們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爺重賞。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不在話下。西門慶便歸後邊

歇去了。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玉皇廟吳道官差了一個徒弟。兩名鋪排。來在大廳上鋪設壇場。上安三清四御。中安太乙救苦天尊。兩邊東獄酆都。下列十王九幽。冥曹幽壤。監壇神虎二大元帥。桓劉吳魯四大天君。太陰神后。七真玉女。倒真懸司。提魂攝魄。一十七員神將。內外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香花燈燭。擺列的燦燦輝輝。爐中都焚百合名香。周圍高懸弔掛。經筵羅列。幕走銷金。法鼓高架。彩雲旋繞。西門慶來家。看見心中大喜。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回廟中去了。隨即令溫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吳舜臣。許多親眷。並堂客。明日念經。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眾皆挨門進城。到於西門慶家。叫開門。進入經壇內。明起燈燭。沐手焚香。打動響樂。諷誦諸經。敷演生神玉章。鋪排大門首掛起長旛。懸弔榜文。兩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東極垂慈。仙識乘晨而超登紫府。南丹赦罪。淨魄受煉而逕上朱陵。榜上寫着。

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某坊居住。奉

道追修孝夫信官西門慶。合家孝眷人等。即日皈誠。上干慈造。意者伏為室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伏以伉儷情深。嘆鳳鸞之先別。閨門月冷。嗟琴瑟以斷鳴。徒追悼以何堪。憶音容而緬想。光陰易逝。五七俄臨。欲拔幽魂。敬陳丹悃。謹以今月二十日伏延官道。爰就孝居。建

盟真煉度齋壇。庸頒玉簡。演九轉生神寶範。奏啟琅函。迓獅馭以垂光。金燈破暗。降龍章而滅罪。鐵柱停酸。爰至深宵。度綵橋而鳴玉珮。頻餐沆瀣。登碧落而謁金真。伏願玉陛垂慈。青宮降鑒。廣覃惻隱之仁。大賜提撕之力。亡魂早超逍遙之境。滯爽咸登極樂之天。存歿眷屬。均沐休祥。願親人等。同登道岸。凡預薦修。悉希元化。故榜。

政和年月日榜。

上清大洞經籙。九天金闕大夫。神霄玉府上筆判雷霆諸司府院事。清微弘道體玄養素崇教高士。領太乙宮提點。皇壇知磬。兼管天下道教事。高功黃元白奉行。

大廳經壇。懸掛齋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頒符告簡。五七轉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即日黃真人穿大紅。坐牙轎。繫金帶。左右圍隨。儀徒喧喝。次日高方到。吳道官率眾接至壇所。行畢禮。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絰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席。大紅銷金桌幃。妝花椅褥。二道童倚立左右。黃真人儀偉容貌。戴王冠。韜以烏紗。穿大紅斗牛衣服。靸烏履。發文書之時。西門慶備金緞一疋僉字。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鶴法氅。與袖飛鬣。腳下白綾軟襪。朱紅登雲朝舄。朝外建天地亭。張兩把金傘蓋。金童揚烟。玉女散花。執幢捧節。監壇神將。三界符使。四直功曹。城隍社令。土地只迎。無不畢陳。高功香案。上列五式天皇號令。召雷皂纛。天蓬玉尺七星寶劍。淨水法盂。先是表白宣畢齋意。齋官。沐手上香詞儀。二人飄手爐向外三信禮召請。然後高功繫令焚香。蕩穢淨壇。飛符召將。關發一應文書符命。啟奏三

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經濟。執手爐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孝眷列於大門首。孤魂棚建於街上。場飯淨供。委付四名排軍看守。行香回來。安請監齋壇已畢。在捲棚擺齋。那日各親友街鄰伙計。送茶者絡繹不絕。西門慶悉令玳安王經收記。打發回盒人銀錢。早晨開啟。請三寶證盟。頒告符簡。破獄召亡。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傍設幾筵。聞經悟道。高功搭高座。演九天生神經。焚燒太乙東嶽酆都十王冠帔雲馭。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朱表。逕達東極青宮。遣差神將。飛下羅酆。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妝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端的生成模樣。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踏罡朱履步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令。三島十洲存性到。洞天福地出神遊。高餐沆瀣。靜裏朝元。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頒生天寶籙。神虎玉劄。行畢午香。回來捲棚內擺齋。黃真人前大桌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眾俱平頭桌席。黃真人。吳道官。皆襯緞尺頭。四位披花。四疋絲綢。散眾各布一疋。桌面俱令人抬送廟中。散眾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

午齋。謝了西門慶。都往花園各亭臺洞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伙。從新擺上下桌齊饌上來。請吳大舅等。眾親朋伙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裏差人來下書。西門慶即出到廳上。請來人進入。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袴。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還下禮。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書內封折賻儀銀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有書到京才知道。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來。那人說安老爹書十月才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升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勅條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吩咐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裏住。宅內稍信在此。小的見了。還要趕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食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乘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稍寄十方綃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

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執手話別之。未得從容相敘。心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與家　老爺前悉陳之矣。適者因安鳳山書到。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但不能一弔為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笑納。又久仰貴任榮修

德政。舉民有五袴之歌。境內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甄陞。昨日神運。都功兩次工上。生已對　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字。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類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聞之於渠。謹密。謹密。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

下書冬上澣具

卻說溫秀才看畢。才待袖單。早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匪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老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吩咐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鄰家。不題。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韓釧兒。洪四兒。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還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良久。道眾陞壇。發擂上朝拜懺。觀燈解壇送聖。天色漸晚。及比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被西門慶留下。已不去了。喬大戶。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兒回家。止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並眾伙計在此。晚夕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內搭高座。扎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擺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幾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旛。一首紅旛。一首黃旛。上書制魔保

舉。受煉南宮。先是道眾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盂劍。四個道童侍立法座兩邊。黃真人頭戴黃金降魔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音樂止。二人執手爐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臨。夜壑幽關次第開。

童子雙雙前引導。死魂受煉步雲階。

黃真人薰沐焚香。念曰。

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饑調。謹運真香。志誠上請。東極宮中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青玄九陽上帝。十方救苦諸大真人。天仙地仙。三界官屬。五岳十五。水府羅酆聖眾。伏此真香。來臨法會。伏望獅座浮空。龍旂耀日。空青枝酒。頻除熱惱。甘露食味。廣濟孤噓。今則暫供几口。告頒符命。九幽滅罪。罷對停毆。切以人處塵凡。日縈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鮮能種於善根。多隨人於惡趣。昏迷弗省。姿欲貪嗔。將謂自己長存。豈信無常易到。一朝傾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為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葉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拔於愆辜。必致難逃於苦報。恭惟天尊。號降億劫。氣應九陽。東好生之仁。救尋聲之苦。灑甘露而普滋羣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閣推研之筆。開囚釋禁。宥過解冤。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凡得更生。俱歸道岸。高

功念五廚經。變食神咒。散法食。聞天浮九炁。九炁出乎太空之先。地凝九幽。九幽藹於重陰之壘。九炁列正。萬物並受生成。所以為天地之根。各受生於胞胎。賴三光而育養。人之有死壞者。皆所以不能受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離其本真耳。若得還生。須得濯形於太陰。煉質於太陽。復受九炁。凝合三元。結成胞乃可成形。匪伏太上之金科。玄元之秘旨。豈可開度幽魂。全形復體。駕景朝元。制魔保舉。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奏。

太微迴黃旗。無英命靈旛。

攝召長夜府。開度受生魂。

道眾先將魂旛。安於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旛。次授火沼內。焚鬱儀符。換黃旛。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主冠帔。步金橋。朝恭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眾舉五供養。

道中尊。玉清主。溟涬無光包梵　萬象森羅一黍珠。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朝上清五供養

經中尊。上清主。赤明開圖推運。極元綱流演洞渺溟。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朝太清五供養

師中尊。太清主。道包天地玄元。始歷劫度出迷魂。死魂受煉。超仙界。

高功曰。即受三皈。當宣九戒。

第一戒者。敬讓。孝養父母。第二戒者。克勤。忠於君王。

第三戒者。不殺。慈救眾生。第四戒者。不淫。正身處物。

第五戒者。不盜。推議損己。第六戒者。不嗔。兇怒凌人。

第七戒者。不詐。諂賊害善。第八戒者。不驕。兇傲忽至真。

第九戒者。不二。奉戒專一。汝當諦聽。戒之戒之。

九戒畢。道眾舉音樂。宣念符命。並十類孤魂。掛金索。

大慈仁者。救苦青玄帝。獅座浮空。妙化成神力。清淨斛食。示現焦面鬼。注界孤魂。來受甘露味。

北戰南征。貫甲披袍士。捨死忘生。報效於國家。砲響一聲。身臥沙場裏。陣亡孤魂。來受甘露味。

好兒好女。與人為奴俾。暮打朝喝。衣不遮身體。逐趕出門。纏臥長街內。餓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坐賈行商。僧道雲遊士。動歲經年。在外尋衣食。病疾臨身。旅店無依倚。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鬥惡爭強。枷鎖囹圄閉。斬絞淩遲。身喪長街裏。律有明條。犯了王法罪。刑死孤魂。來受
甘露味。
宿世冤仇。今世來相會。暗計陰謀。毒藥　腸胃。九竅生烟。喪了身和體。藥死孤魂。來受
甘露味。
乳哺三年。父母恩難極。十月懷胎。坐草臨盆際。性命懸絲。子母歸陰世。產死孤魂。來受
甘露味。
急難顛危。受忍難迴避。私債官錢。逐日來催逼。自刎懸梁。斷了三寸氣。屈死孤魂。來受
甘露味。
久病淹纏。氣蠱癱瘓類。疥癬痍瘡。遍體膿腥氣。菽水無親。醫藥無調治。病死孤魂。來受
甘露味。
巨浪風濤。洪水滔天至。纜斷舟沉。身喪長江裏。回首家鄉。無人捎書寄。溺死孤魂。來受
甘露味。
回祿風烟。一時難迴避。猛火無情。燒燬身和體。爛額焦頭。死作烟薰鬼。焚死孤魂。來受
甘露味。
附木精邪。無主魍魎輩。鱗介飛潛。莫不回生意。太上慈悲。廣垂方便澤。十類孤魂。來受

甘露味。

煉度已畢。黃真人下高座。道眾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回來齋功圓滿。道眾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道像。西門慶又早大廳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眾親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黃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段。一疋色緞。十兩白銀。叩首回拜道。亡室今日已賴我師。經功救援。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黃真人道。小道謬輙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為赧顏。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藝真人。伏乞笑納。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把盞。乃一疋金緞。伍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了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自恁效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尚為不可。又豈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應文檢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酬勞。何為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眾。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伯爵道。兄為嫂子今日做此好事。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方才化財。見嫂子頭戴鳳冠。身穿素衣。手執羽扇。騎着白鶴。望空騰雲而去。此賴真人追薦之力。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連我好不快活。于是滿斟一杯。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何敢當此盛意。說畢。一飲而盡。

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酒。吃個雙杯。不要吃單杯。希大慌忙遞一筋菜來吃了。西門慶回敬眾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眾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往後邊去了。正是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有詩為證。

百年方誓日。一夕竟為雲。
飛鳳金鈿落。翔鸞寶鏡分。
超生空自喜。長恨不勝情。
杯物頻頻飲。愁懷且暫清。

畢竟不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終日思卿不見卿。數聲寒角未堪聞。
匣中破鏡收殘月。篋裏餘衣斂斷雲。
寒雀疎枝栖不定。征鴻斷字嘆離羣。
玉釵敲斷心難碎。想豫傷心記未真。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色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侯。請問拆棚。西門慶駡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綵匠一面外邊七手八腳。卸下席繩松條。拆了送到對門房子裏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裳穿。要起來。有吳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起來。慌的老早就爬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裏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裏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好打發回書與他。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叫丫頭熬下粥等你來吃。這西門慶也不梳頭洗臉。蓬頭披着絨衣。戴着氈巾。逕走到花園裏藏春閣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園兩邊書房門鑰匙。春鴻便收拾打掃大廳前書房。冬月間。西門

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裏燒下的地爐煖炕。地平上又安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梅梢月油單絹煖簾來。明間內擺着夾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裡面筆硯瓶梅。琴書瀟洒。牀炕上茜紅氈條。銀花錦褥。枕橫鸂鶒。帳掛鮫綃。西門慶歪在牀上。王經連忙向桌上象牙盒內炷爇龍涎於流金小篆內。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那王經出來。吩咐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那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篦篦頭。揑揑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篦。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氈帽。身穿綠絨襖子。腳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篦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了。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晚了。鷄也叫了。你還使出大官兒來拉。俺們。就去不的了。我見天陰上來。還討了個燈籠。和他大舅一路家去了。今日白爬不起來。不是來安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着我。成不的。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心上是那樣不遂。今早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掛着。只怕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打發韓伙計。和小價起身。打包。寫書帳。喪事費勞了人家。親

朋罷了。士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也謝。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若會兒。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心照罷。正說着。只見王經掀簾子。畫童兒用彩漆方盒。銀鑲雕漆茶鍾。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白瀲瀲鵝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說道好東西。滚熱。呷在口裏。香甜美味。那消費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篦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像你清辰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一吸而盡。畫童收下鍾去。西門慶取畢耳。又叫小周兒拿木滚子㨃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滚着身子也通泰自在些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像我晚夕身上常時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着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昨日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我這兩日心上亂的。也還不曾吃。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剛才各家多來會了。船已顧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吩咐甘伙計攢下帳目。兑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裏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兑二千兩一

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綢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過年趕頭本船來。你們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道又一件。小人身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何處置。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像來保。一般也是鄆王差事。他們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此是祖役。還要勾當餘丁。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把你官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你們月只委付家下一個的當人打米就是了。那韓伙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這一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滾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吩咐打發小周兒吃了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披絨氅。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峨冠博帶而至。敍禮已畢。左右放桌兒。拿粥上來。四碟小菜。一碗炖爛蹄子。一碗黃牙韭炒驢肉。一碗鮓炒餛飩鷄。一碗炖爛鴿子雛兒。四甌軟稻粳米粥兒。安放四雙牙筋。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吩咐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你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經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白綢道袍。葱白段氅衣。蒲鞋絨襪。與伯爵等作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伙去。韓道國起身去了。只有伯爵。溫秀才在書房坐的。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可寫了不曾。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生看過。方可謄真。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大硯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自從京邸邂逅。數語之後。不覺違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以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見為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疎陋之處。企仰門牆。有負薦拔耳。又賴在

老爺鈞前。常為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炤亮。不宣。外具楊州縐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經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封了。將書謄付錦箋。彌封停當。御了圖書。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搽抹桌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誰。王經說。鄭春在這裏。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自家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又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嚐嚐。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

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揑了一個放在口內。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説道老先兒。你也嚐嚐。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兒稀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説道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那小盒兒內是甚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跟前揭開盒兒。説此是月姐稍與爹的物事。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才待觀看。一邊伯爵一手撾過去。打開是一方迴紋錦雙攔子細撮古碌錢同心方勝結穗捶紅綾汗巾兒。裏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這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裏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饞癆饞痞。留些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夠了。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才。忒不像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吩咐王經。把盒兒掇在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才吃了一巡酒。玳安兒來説。李智黃四。關了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説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説。嗔道他昨日你這裏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也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抬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箍咀箍了去。卻不難為哥的本錢了。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廝提留在監裏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

一面教陳經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兑了他的。上了合同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陳經濟。走來回話。説銀子已兑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黄四説。還要請爹出去説句話兒。西門慶道。你只説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的話。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經濟道。不是。他有椿事兒要央煩爹。請爹出去。親自對爹説。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黄四磕頭起來。説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單找還與老爹。有小人一椿事兒。今央煩老爹。説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端的有甚麼事你説來。黄四道。小的外父孫清。搭了個伙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説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厮打。攘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伙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閒。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教鄰勸人供狀。説小人丈人在傍喝聲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對書。對雷老爹説。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厮打委的不管小人丈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于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在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説帖。寫着東昌府現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説雷

兵備前日在我這裏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那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説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丈人子父兩個就多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頭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裏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説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説説去。與他是同年。多是壬辰進士。那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又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裏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説我那裏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説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説哥。休替黃四哥説人情。他閒時不燒香。忙時走來抱佛腿。昨日哥這裏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説人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説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裏與老爹領這銀子。今日李三哥起早打卯去了。我竟來老爹這裏交銀子。就央説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顧小人。伯爵看見是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他去説不説。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又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説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説他來説人情。哥你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是你嫌少的一般。倒難為他了。你依我收下他這個禮。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又是一個樣兒。黃四哥在這裏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

求了書去。難得兩個都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錢。你老院裏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們要一日就是了。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教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酬謝你老人家。不瞞你。我為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夜上下替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摟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俺丈人便躲了。家中連送飯人也沒一個兒。當下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老爹今日下顧。有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于是央了又央。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吩咐。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搭褳。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裏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看等要搭褳。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緊等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騰騰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裏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掠出搭褳來說。拿去了。怪囚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褳。只顧立虰螞蝗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好來後邊取來。于是拿出。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麻姑頭銀子來。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褳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

拾個白財。于是褪入袖中。到前邊遞與黃四搭褳。約會下明早起身。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溫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覷那門外雪。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甑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吩咐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教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是了。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一碗黃熬山藥鷄。一碗臊子韭一碗山藥肉圓子。一碗炖爛羊頭。一碗燒豬肉。一碗肚肺羹一碗血臟湯。一碗牛肚兒。一碗爆炒豬腰子。又是兩大盤玫瑰鵝油燙麵蒸餅兒。連陳經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的。伯爵道。傻孩兒。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的。伯爵道。你吃一鍾罷。那一鍾教王經替你吃。王經道。二爹。小的也吃不的。伯爵道。你這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飲。西門慶道。怪狗才。小行貨子他吃不的。只恁奈何他吃。還剩下半盞。教春鴻替他吃了。令他上來。排手唱南曲。西門慶道咱們和溫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于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溫老先兒先起。溫秀才道。學生豈敢

。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家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掇出屎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牆底下。那裏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溫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是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卻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倒猜的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溫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溫秀才道。自古道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兒。誤了咱們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屎口傷人。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溫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上。就照依照數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當夜溫秀才擲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鸂鶒立多時。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逼我老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裏梅花雪裏開。好不好。溫秀才道。老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才。單管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聽。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酒歌樓。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才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一碟菓餡餅。一碟頂皮酥。一碟炒栗

子。一碟曬乾棗。一碟榛仁。一碟瓜仁。一碟雪梨。一碟蘋波。一碟風菱。一碟荸薺。一碟酥油泡螺。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了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說是梅蘇丸。裏面又有核兒。西門慶道。狗才過來。我說與你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價杭州船上稍來。名喚做衣梅。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滚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才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呷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剋食。比梅蘇丸甚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的。因說溫老先兒。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家稍與你二娘吃。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那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揀了這幾個兒來供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像螺螄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見此物。不免有又使傷我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裏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都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才。單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兒你不知。他是你小姪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兒了。陳經濟兒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鍾。次該

西門慶擲骰兒。于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打香羅帶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九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于是流沿兒斟了一銀衢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裏棗核解板兒。能有幾句兒。春鴻又排手唱前腔。

四野彤霞。回首江山自占涯。這雪輕如柳絮。細似鵝毛。白勝梅花。山前曲徑更添滑。村中魯酒偏增價。疊墜天花。疊墜天花。濠平溝滿令人驚訝。

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這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書房牆上掛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算不算。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只顧留他不住。西門慶道。罷罷。老先兒。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溫秀才得不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于是又飲夠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黑。我也酒夠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兒。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了一罐衣梅。捎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

童送出門去了。西門慶看收了家伙。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所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門首彈了彈門。有綉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影。問供養了羹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才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入房中。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裏歇。連忙收拾伸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洞的。打發他歇下。綉春把角門關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櫈。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攛掇奶子進去和他睡。老婆脱了衣服。鑽入被窩內。西門慶乘酒興服了藥。那話上使了托子。老婆仰臥炕上。架起腿來。極力鼓搗。沒高低搧磞。搧磞的老婆舌尖水冷。淫水溢下。口中呼達達不絕。夜靜時分。其聲遠聆數室。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綿瓜子相似。用一雙胳膊摟着他。令他蹲下身子。在被窩內咂髫髠。老婆無不曲體承奉。西門慶説我兒。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一般白淨。我摟着你。就如同和他睡一般。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老婆道爹沒的説。將天比地。折殺奴婢。拿甚麼比娘。奴婢男子漢已沒了。早晚爹不嫌醜陋。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夠了。西門慶便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兔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説話兒。枕上又好風月。早晨起來。老婆先起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慇懃。把迎春綉春打靠後。又問西門慶討葱白綢子。做披襖兒與娘穿孝。西門慶一一許他。教小廝鋪子裏拿三疋葱白綢來。你們一家裁一件。以此見他兩三次打動了心。瞞着月娘。

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內和奶子老婆睡了一夜。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耻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裏。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攬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又像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們只要裁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們背地都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們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閒帳。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起早。見天晴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處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稟。翟爹人來討回書。西門慶打發書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裏下書來。擔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裏。看着兑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韓伙計。崔本。來保並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書。捎與苗小湖。就謝他重禮。看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晨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斷了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于是吩咐來興買兩隻燒鵝。一副　蹄。四隻鮮鷄。兩隻燻鴨。一盤壽麵。一套妝花緞子衣服。兩方綃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教王經送去。這西門慶吩咐畢。就往前邊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帖子。隨即寫書。

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復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才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都在裏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下書。年侍生雷起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裏。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吩咐置鞋腳穿。玳安磕頭而出。西門慶就歪在牀炕上眠着了。王經在桌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響。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身穿糝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懨懨面容。向牀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裏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廝告了我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污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了我三等之罪。那廝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我待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他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來。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放聲而哭。西門慶便問姐

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卻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書齋。正當卓午。追思起。由不的心中痛切。正是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有詩為證。

殘雪初晴照紙窗。地爐灰燼冷侵牀。
個中邂逅相思夢。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晨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戶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眾姊妹。小廝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後邊管待喬通。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于是驀地進書房。上穿黑青迴紋錦對衿衫兒。泥金眉子。一溜　五道金三川鈕扣兒。下着紗裙。內襯潞綢裙。羊皮金滾邊。面前垂一雙合歡鮫綃鸂鶒帶。下邊尖尖趫趫。錦紅膝褲。下顯一對金蓮。頭上寶髻雲鬟。打扮如粉妝玉琢。耳邊帶着青寶石墜子。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歪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裏做甚麼。嗔道不見你。原在這裏好睡也。一面說話。口中磕瓜子兒。因問西門慶。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我控着頭睡來。婦人道。倒只像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們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又六說白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話。前日李大姐裝

槨。你們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你問必有個緣故。上面他穿兩套遍地金緞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綢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緞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金蓮道。我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裏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才方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涕噴鼻子癢。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像俺多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有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顯念。此是想的你這心裏胡油油的。西門慶向前一手摟過他脖子來。就親了個咀。說怪小油咀。你有這些賊咀賊舌的。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一面把磕了的瓜子仁兒。滿口哺與西門慶吃。兩個又咂了一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滿香唇。身邊蘭麝襲人。西門慶于是淫心陡起。摟他在牀上坐。他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簫。婦人真個低垂粉項。吞吐裏沒。往來嗚咂有聲。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鬢上珠翹錯落。興不可遏。正做到美處。忽聽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裏。這伯爵便走松牆傍邊。看雪培竹子。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響。金蓮一溜烟後邊走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裏。西門慶問道。又怎

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不好告你說。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捅出個孩兒來。但是人家白日裏還好攪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爬起來。收拾草紙被褥。陸續看他。叫老娘去。打緊應寶又不在家。俺家兒使了他往莊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撾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着燈籠。叫了巷口兒上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西門慶罵道。傻狗才。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西門慶道。那賊狗掇腿的奴才。誰教你要他來。叫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家道又有錢。又有若大前程官職。生個兒子上來。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如今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盤攪。自這兩日。忙巴劫的魂也沒了。應寶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兒那裏是不管的。大小姐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子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裏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計奈何。把他一根銀插兒與了老娘。發落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往那寺院裏且住幾日去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卻打發來好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益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咀谷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一發對我說。等我與你

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夠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夠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夠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填數兒。隨哥尊意便了。那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甚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吩咐。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裏間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去不多時。拿銀子來。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多拿了使去。省的我又拆開他。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腳衣裳。到滿月也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定。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來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算帳罷。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像你娘那樣哩。不說兩個在書房中說話。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把玳安往返的。事告說了一遍。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了。只認十兩燒埋錢。打了杖罪。沒事了。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裏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

雖然你不希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裏邊請俺們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裏話。且說月娘在上房拿銀子與王經出來。只見孟玉樓走入房來。說他兄弟孟銳。在韓姨夫那裏。如今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裏坐着哩。爹在那裏。姐姐使個小廝對他爹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裏潘六姐倒請的好他爹。喬通送帖兒來。等着問他爹去。就討他個話兒。到明日咱們好收拾了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話說。噦我就忘了和他說。一回。應二來了。我就出來了。誰得久停久住。和他說話來。帖子還袖在袖子裏。交我說脆幫根兒咬。早是沒甚緊勾當。教人只顧等着。你原來恁個沒尾入行貨子。不知在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才進來。恰好還不曾說。乞我訌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熱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兩日起身往川廣去也。在那邊屋裏坐着哩。又問頭裏你要那封銀子與誰。西門慶悉把應二哥房裏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的。借助幾兩銀子使罷了。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才見這個兒子。應二嫂不知

怎的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去。就瞧瞧春花兒怎麼模樣。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有眼兒。莫非別些兒。一面使來安下邊請孟二舅來。不一時。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敍禮已畢。西門慶陪他敍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吩咐小廝後邊看菜兒。于是放桌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筯。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們虛老了。只在家裏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見買了兩座等庫來。西門慶委付陳經濟裝庫。問月娘尋出李瓶兒兩套錦衣。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替他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

首座。請幾眾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裏睡哩。你眾娘到滿月那日。買禮多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眾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子。不用着你了。西門慶道。別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佯長笑的去了。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火。走到李瓶兒房裏。陳經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都送疏。道家是寶肅昭成真君像。佛家是冥府第六殿變成大王。門外花大舅家。送了一盒擔食。十分冥紙。吳大舅子家也是如此。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羹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綉春請了後邊吳月娘眾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抬出庫去。教經濟看着大門首焚化。不在話下正是

芳魂料不隨灰死。再結來生未了緣。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慇懃尋文嫂

雪壓殘紅一夜凋。曉來簾外正飄飄。
數枝翠葉空相對。萬片香魂不可招。
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
欲將玉笛傳遺恨。苦被東風透綺寮。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須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豬。一壜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救出孫文相來。舉家感激不淺。今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爹賞人罷了。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豬酒。留下送你錢老爹。也是一樣。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為小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羹果抬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閒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裏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央我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這裏西門慶賞拾盒錢。打發去訖。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妝打扮。坐轎

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裏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到初五日李瓶兒斷七。教他請八衆尼僧。來家念經。拜血盆懺。于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下他。陪他吃茶。說大姐姐不在家往喬親家與長姐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見他。他還和你說話。好與你寫法銀子。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因想着玉蕭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才坐了胎氣。自從李瓶兒死了。又見西門慶在他屋裏把奶子也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攙奪了他寵愛。于是把薛姑子讓到前邊他房裏無人處。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吃。尋頭男衣胞。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來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不和他說。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壇。各門上貼歡門吊子。諷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酒花米。轉念三十五佛明經。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打動法事。只是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和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見帖兒笑了說。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材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李三哥相陪。又費事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吩咐與黃四家人齊吃了。打發回去。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份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

拜。我只受了豬酒。添了兩疋白鵰紵絲。兩疋京緞。五十兩銀子。謝了錢龍野先生。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夠了。這個是你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裏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眾尼僧。直亂到一更天時分。方才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晨。走來西門慶家。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怪他。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這咱裏未曾念經。經錢寫法都找完了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裏喃喃吶吶罵道。我教這老淫婦獨吃。他印造經。轉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掛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嚷去了。看官聽說。似這樣緇流之輩。最不該招惹他。臉雖是尼姑臉。心同淫婦心。只是他六根未淨。本性欠明。戒行全無。廉耻已喪。假以慈悲為主。一味利欲是貪。不管墮業輪迴。一味眼下快樂。哄了

些小門閨怨女。念了些大戶動情妻。前門接施主檀那。後門丟胎卵濕化。姻緣成好事。到此會佳期。有詩為證

佛會僧尼是一家。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圖生育。枉使金刀剪落花。

卻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盔的新緞帽。沉香色旋褶。粉底皂靴。向西門慶聲喏。說這天也有晌午。咱也好去了。他那裏使人邀了好幾遍了。休要難為人家。西門慶道。咱今邀葵軒走走。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畫童兒請去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知道有要沒緊望朋友。多咱來。倒沒的誤了勾當。西門慶吩咐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門慶吩咐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才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走着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吩咐家中廚下整治飯。使來興兒買攢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跟從許多人。西門慶冠冕出來迎接。安郎中穿着妝花雲鷺補子員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敘其間濶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扎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

奉候起居為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峰。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一定今歲恭喜在即。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過于非望。又說老先生此今榮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河治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叨承科甲。處在下僚。若非蔡老先生抬舉。備員冬曹。謬典水利。奔走湖湘之間。一年以來。王事匆匆。不暇安跡。今又承命。修理河道。況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毀閘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而今瓜州。南旺。沽頭。魚臺。徐沛。呂梁。安陵。濟寧。宿遷。臨清。新河一帶。皆毀壞廢圮。南河南。陟淤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賊盜梗阻。財用匱乏。大覃神輸鬼沒之才。亦無如之何矣。西門慶道。老先生自有才猷展布。不日就緒。必大升擢矣。因問老先生勅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桌兒。安郎中道。學生實告。還要往黃泰宇那裏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跟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放了桌。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多是炖爛下飯。鷄蹄。鵝鴨。鮮魚。羊頭。肚肺。血臟。鮓湯之類。純白上新軟稻粳飯。用銀鑲甌兒盛着。裏面沙糖榛松瓜仁拌着飯。又小金鍾。暖斟美釀。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聽上。解去了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

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未回家哩。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裏半日了。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門頭都躲過一邊。只該日俳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兒月。愛香兒。戴着海獺臥兔兒。一窩杭州攢。翠重梅鈿兒。油頭粉面。打扮的花仙也似的。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吩咐不消吹打。止住鼓樂。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鴇子出來拜見了。才是愛月兒姊妹兩個插燭也似磕了頭。正面安設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兩個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裏。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去。吩咐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家裏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喏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才來。西門慶悉把工部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須與鄭春拿茶上來。愛香兒拿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裏。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還有客人來。吃畢茶。收下盞托去。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都花枝招颭綉帶飄飄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都問了名姓。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只見鴇子上來說。只怕老爹害冷。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獸炭頻加。蘭麝香靄。只見幾個

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老爹進來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的玳安兒。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聲。諕的眾人一溜烟走了。不一時。收拾果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空着溫秀才坐位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盤堆異品。花插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才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襖。腳穿雲履絨襪。進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窗處會書。來遲了一多。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筯。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黃牙韮燒賣。八寶攢湯。薑醋碟兒。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端的酒斟綠蟻。詞歌金縷。四個妓女。才上來唱了二摺遊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説。後邊銀姨那裏。使了吳惠和蠟梅送茶來了。原來吳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裏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裏面。吳惠蠟梅先磕了頭。説銀姐便我送茶來與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栗絲鹽笋芝麻玫瑰香茶。西門慶問銀兒在家做甚麼哩。臘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説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伙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販毯的伙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

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伙計一般了。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伙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裏。説笑中間。廚下割獻豕蹄一領。又是四碗下飯。羊蹄黃牙。臊子韭。肚肺羹。血臟之類。妓女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的。愛香兒説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姪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才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鬏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耳邊戴着金丁香兒。上穿白綾對衿襖兒。妝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綢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緞雲頭鞋兒。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秀才等各位都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了。來到就教我惹氣。俺們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們擩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那裏哥兒。你行頭不怎麼。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連忙放鍾筋。西門慶見了戴着白鬏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説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説我還沒見鄭媽哩。一面走到鴇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鴇子叫月娘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丫頭燒個火籠兒與銀姐烤手兒。隨

即添換熱菜。打發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筯兒。和西門慶攀話。因拿起鍾兒來。說爹這酒寒些。從新折了。另換上暖酒。鄭春上來把伯爵眾人等酒都斟上。行過一巡。吳銀兒便問。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們茶。吳銀姐道。好說。俺們送了些粗茶。倒教爹又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娘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眾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眾娘們都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裏孤孤兒的。心中也想。西門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們說的只情說。把俺們這裏只顧旱着。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們起身去罷。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攛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傍。躧着火盆。合着聲音。啟朱唇。露皓齒。詞出佳人口。唱了套中呂粉碟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響。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落索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酬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靠着。直舒着。側臥着。金鷄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蹂場。野狐抽絲。猿猴獻果。黃狗溺尿。仙人指路。靠背將軍柱。面對木伴哥。隨他揀着要。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這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們在

我手裏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跪着月姨兒。教我打個咀巴兒。我才吃。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內不自在。吃半盞兒罷。那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黃四道。二爺。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愛月兒道不。他只教我打兩個咀巴兒。我方吃這鍾酒兒。伯爵道。溫老先兒在這裏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趕盡殺絕。于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撅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揎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敢無禮傷犯月姨兒。再不敢。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那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一連打了兩個咀巴。方才吃那杯酒。伯爵起來道。好個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一鍾酒。于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裏只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挾灌撒了我一身酒。我老道只這件衣服。新穿了才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亂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色掌燭上來。下飯添換。都已上完。下邊玳安琴童。畫童應寶。都在鴇子房裏放桌兒。有湯飯點心酒餚管待。須臾拿上各樣果碟兒來。那伯爵推讓溫秀才。只顧不住手拈放在口裏。一壁又往袖中褪。西門慶吩咐拿個骰盆兒來。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兒那邊來。于是西門慶與吳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叫斟酒。飲過一巡。吳銀兒卻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卻來西門慶席

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吳銀兒卻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妝打扮出來。上着烟裏火迴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妝花膝褲。大紅鳳咀鞋兒。燈下海獺臥兔兒。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猶賽美人兒一般。但見

芳姿麗質更妖嬈。秋水精神瑞雪標。
鳳目半彎藏琥珀。朱唇一似點櫻桃。
露來玉笋纖纖細。行步金蓮步步嬌。
白玉生香花鮮語。千金良夜實難消。

這西門慶一見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鴇子連忙叫丫環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即也跟來伺候。盆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窗半啟。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復郁。牀畔則斗帳雲横。鮫綃霧設。于是脱了上蓋。底下白綾道袍。兩個在牀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裏。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説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日我胡亂整治了不多兒。知道爹好吃。教鄭春送來。那瓜仁都

是我口裏一個個兒磕的。汗巾兒是我閒着用工夫撮的穗子。瓜仁子。說應花子倒 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頭。我見他早時兩把撾去。喃了好些。只剩下不多。我吃了。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喜歡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內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了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又問爹連日會桂姐來沒有。西門慶道。自從孝堂裏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裏。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若說了。顯得姊妹們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一面摟着他脖子。說怪小油咀兒。甚麼說話與我說。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走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們。走在這裏說梯已話兒。見愛月兒道。噦。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諕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道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裏。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牀上說。你拿胳膊來。我且咬口兒。我才去。你兩個在這裏。儘着合搗。于是不由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帶着銀鐲子。猶若美玉。尖溜溜十指春葱。手上籠着金戒指兒。誇道我兒。你這兩只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髩鬏的肥一般。愛月兒

道。怪刀攮的。我不好罵出來的。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咬的老婆怪叫罵怪花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籠道子門關上。一面關上門。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子女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咀。祝麻子小張閒架兒。于寬聶鉞兒踢行頭白回子。向三日逐標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熱。兩下裏使錢。使沒了。包了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算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恁小淫婦兒。我吩咐休和這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我。愛月兒道。爹也別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咀。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裏。用白綾袖子兜着他粉項。搵着他香腮。他便一手拿着銅絲火籠兒。內燒着沉速香餅兒。將袖口籠着熏爇身上。便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望他題。只怕走了風。西門慶問我的兒。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端的甚門路兒。鄭愛月悉把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嬌樣。描眉畫眼打扮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裏。他專在家。只送外賣。假托在個姑姑庵兒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腳。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兒。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兒娘子兒。今才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為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剌上了他娘。不愁媳

婦兒不是你的。當下被他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必邪意亂。摟着粉頭說我的親親。我又問你怎的曉的就裏。這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遍。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合的貨。麻着七八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砢硶殺我罷了。只好樊家百家奴兒接他。一向董金兒也與他丁八了。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是原梳籠我的那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裏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貓遞狗。幹此勾當。這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每日我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來。愛月兒道。爹你有我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兩日閒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兩個上牀交歡。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耍耍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夏枕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裏面穿着紅潞綢底衣。褪下一隻膝褲腿來。這西門慶把他兩只小小金蓮。扛在肩頭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款擺。正是花嫩不禁揉。春風卒未休。花心猶未足。脉脉情無那。低低喚粉郎。春宵樂未央。那當下兩個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頭嬌聲不絕。鬢雲拖枕。滿口只叫道親達達。慢着些見。良久樂極情濃。一泄如

注。雲收雨散。各整衣裙。于燈下照鏡理容。西門慶在牀前盆中淨手。着上衣服。兩個携手來到席上。吳銀兒便守着伯爵。愛香兒挨近葵軒。正擲色猜枚。觥籌交錯。要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多立起身來讓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們丟在這裏。你才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們說句話兒。有甚這閒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體已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掩口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努了個咀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吩咐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杯立飲。吩咐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愁消兒。俺們會唱。于是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裏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

唱了一個詞兒。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又唱道。

問爾丫環。欲鑄黃金拜將壇。莫通明曉寄與書生。雲雨巫山。重門今夜未曾拴。深閨特把情郎盼。夜靜更闌。更闌。偷花妙手今番難按。

吃畢。西門慶令再斟上。鄭香兒上來遞西門慶。吳銀兒遞溫秀才。愛月兒遞伯爵。鄭春在傍

捧着果菜兒。又唱道。

夢人高堂。相會風流窈窕娘。我與他同携素手。共人羅幃。永結鸞鳳。靈犀一點透膏肓。鮫綃帳底翻紅浪。粉汗凝香。凝香今宵一刻。人間天上。

唱畢。又叫斟酒。愛月兒卻轉過捧西門慶酒。吳銀兒遞伯爵。愛香兒遞溫秀才。並李三黃四。從新斟酒。又唱第四個。

春暖芙蓉。鬢亂釵橫寶髻鬆。我為他香嬌玉軟。燕侶鶯儔。意美情濃。腰肢無力眼朦朧。深情自把眉兒縱。兩意相同。相同百年恩愛和偕鸞鳳。

唱畢。都飲過。西門慶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叫上廚役賞了五錢。吳惠鄭奉鄭春。每人三錢。攛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丫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兒。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白不肯坐。西門慶道。你們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李三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眾娘們。俺們閒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們閒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基。鄭家鴇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

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西門慶道。夠了。我不是還坐回兒。許多事在身上。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教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死力捆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廝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裏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陪應二哥再坐坐。我先去罷。于是都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兒。悄悄捏了一把。臉上轉。一徑揚聲。說道我頭裏說的話。爹你在心些。知道了。法不傳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又道鄭春。你送老爹到家。多上覆娘們。那吳銀兒也說多上覆大娘。伯爵道。我不好說的。賊小淫婦兒們。都攙行奪市的稍上覆。偏我就沒個人兒上覆。愛月道你這花子過一邊兒。那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眾人並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九兒。好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眾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要了三更方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西門慶賞賜了三四兩。俱不在話下。當日西坐轎子。兩個排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緞子鋪。飯火頭名喚劉包。西門

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了。玳安道小的鋪子裏睡了好一回。只聽見畫童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才來了。我今早晨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吐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聽了。呵呵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裏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裏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問了他。快去。玳安到後邊吃了飯。走到鋪子裏。問陳經濟。經濟道。尋他做甚麼。玳安道。誰知他做甚麼。猛可教我找尋他去。經濟道。出了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裏。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庵兒。傍邊有個小衚衕兒。進小衚衕。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鋪隔壁上坡兒。有雙扇紅封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答應你。這玳安聽了。說道再沒了。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湯。你再說一遍我聽了。只怕我忘了。那陳經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搭上替子。兜上嚼環。蹾着馬臺。望上一騸。打了一鞭。那馬跑蹽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由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就是座破石橋兒。裏首半截紅牆。是大悲庵兒。往西是小衚衕。北上坡搥着個荳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曬馬糞。玳安在馬上便問。老媽媽這裏有個說媒

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封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封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兒。叫道文媽在家不在。只見他兒子文繨兒開了門。便問道是那裏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外提刑西門老爹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繨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家來的。便讓家裏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裏面。他明間內。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裏會中倚記罷。進香算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現在家裏。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媽。剛才說回我不在家了。教我怎的回俺爹話。惹的不怪我。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你到家回聲兒。我今日家裏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往宅內去罷。玳安道。只吩咐我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不知你在這咭溜搭刺兒裏住。教我找尋了個不發心。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宅內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希罕俺們。今日忽剌八又冷鍋中荳兒爆。我猜。見你六娘沒了。一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裏見了俺爹。他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哥哥你略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玳安道。原來等你會茶。馬在外邊沒人看。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裏火發。吩咐了又吩咐。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如今還要往府裏羅同知老爹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

罷。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曾見哩。這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荳腐鋪裏驢子。借俺院兒裏喂喂兒。你就當我的驢子。玳安道。我記得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丫頭。打官司。為了場事。把舊房兒也賣了。且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處。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那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兒。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躲聽你甚麼好物件兒。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咀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得快。你步行。知道挨磨到多咱晚。惹的爹說。你上馬咱兩個疊騎着罷。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豆腐鋪子裏驢子騎了去。到那裏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等還好說。着一面教文縒。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欲向深閨永艷質。全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為證。

誰信桃源有路通。桃花含露笑春風。
桃源只在山溪裏。今許漁郎去問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埽階偶得任卿葉。彈月輕移司馬琴。
桑下肯期秋有意。懷中可犯柳無心。
黃昏誤入銷金帳。且把羔兒獨自斟。

話說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裏。進去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悉把尋文嫂兒小的叫了來。在外邊伺候着。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裏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兒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有。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裏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為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吩咐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說話兒。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招宣府裏不認的。文嫂道。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小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莊事兒央煩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

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卻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裏。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不得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豬。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三十歲的。他雖是干這營生。好不干的細密。就是往那裏去。一大串伴當跟着。喝有路走。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為人做人。他原在人家落腳。這個人說的訛了。到只是他家裏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說若是小媳婦那裏。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在頭上。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還自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綢緞你穿。你不收。阻了我。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也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話。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干。我這裏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裏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猴孫兒隔牆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哩。于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到家待了茶。冠冕着。同往府裏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裏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才來家。且說

文嫂兒。拿着西門慶與他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裏。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走走。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僖報會茶。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縒兒帶進香去便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環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裏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裏。通不顧。如何是好。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裏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干人。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定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緞子鋪。生藥鋪。綢絹鋪。絨綫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楊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伙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舊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多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衙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為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

不上三十四五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踘打球。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又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四海納賢。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爹。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干人斷開了。使那行人不打攪。道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看官聽說水性下流。最是女婦人。當日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摸亂。情竇已開。便向文嫂兒較計道。人生面不熟。怎生好遽然相見的。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老爹。要在提刑院遞狀。告那起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私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前後。走來西門慶宅內。那日西門慶從衙門回來。家中無事。正在對門房子裏。書院內坐的。忽有玳安來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內坐。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裏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教二人自在說話。這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行。特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疏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為由。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綢緞賞他。文嫂道。爹明日

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已後。街上人靜了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房的段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説畢。文嫂拜辭而去。又回林氏話去了。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席布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由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後門來。那時才點燈以後。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遠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府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閉戶。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腳做眼。文嫂在他屋裏聽見外邊彈門。連忙開了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裏等的西門慶下了馬。帶着眼紗兒。引進來。吩咐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檐下。那裏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裏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上了拴。由夾道內進內。轉過一層羣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輕敲了門環兒。原來有個聽頭兒。少頃。見一丫環出來開了雙扉。文嫂道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而入。只見裏面燈燭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邠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就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傍邊列着槍刀弓矢。迎

門硃紅匾。上書節義堂三字。兩壁書畫丹青。琴書消洒。左右泥金。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勳功並鬥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響。文嫂從裏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才稟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裏望外覷看西門慶。身材凜凜。語話非俗。一表人物。軒昂出眾。頭戴白段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氅。腳下粉底皂靴。上面綠剪絨獅坐馬。一溜五道金鈕子。就是個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數。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數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鵪鶉。也是個快鬥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見他一見兒。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于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幙垂紅。地屏上氈絢匝地。麝蘭香靄。氣暖如春。綉榻則鬥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綢襖兒。沉香色。遍地金。妝花段子鶴氅。大紅宮錦寬襴裙子。老鴉白綾高底扣花鞋兒。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深閨內合毯的菩薩。有詩為證

面膩雲濃眉又彎。蓮步輕移實匪凡。
醉後情深歸帳內。始知太太不尋常。

這西門慶。一見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斂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在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坐的。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環。名喚芙蓉。紅漆丹盤。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丫環接下盞托去。文嫂就在傍開言。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在衙門中。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樁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吩咐。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宣。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畢業。年幼失學。家中有幾個奸詐不級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嫖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爭柰妾身未曾出閨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寔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言謝之一字。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何等人家。令郎兩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聽信遊手所哄。留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為。太太既吩咐。學生到衙門裏。即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令郎分毫亦可戒諭。令郎再不可蹈此故轍。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言來語去。

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具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准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環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泛羊羔。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説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説道。老爹你且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説。今日初九日。差六日。我在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厚意。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熱騰騰美味佳餚。熬爛下飯。煎煿鷄魚。烹炮鵝鴨。細巧菜蔬。新奇果品。傍邊絳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為色膽。看看飲至蓮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一雙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揑腕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摟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後款啟朱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咂有聲。笑語密切。婦人于是自掩房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綉衾。鴛枕橫牀。鳳香薰被。相挨玉體。抱摟酥胸。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邊。又服了胡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西門慶亦摸其牝戶。彼此歡欣。情興如火。婦人在牀傍伺候鮫綃軟帕。西門慶被底預備麈柄猙獰。當下展猿臂。不覺蝶浪蜂狂。蹺玉腿。那個羞雲怯雨。正是縱横慣使風流陣。那管牀頭墜玉釵。有詩為証

蘭房幾曲深悄悄。香勝寶鴨晴烟裊。
夢回夜月淡溶溶。展轉牙牀春色少。
無心今遇少年郎。但知敲打須富商。
啗情欲共嬌無力。須教宋玉赴高唐。
打開重門無鎖鑰。露浸一枝紅芍。

這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事。將婦人盡力盤桓了一場。纏至更半天氣。方才精泄。婦人則發亂釵橫。花憔柳困。鶯聲嚦嚦。依稀耳中。比及個並頭交股。摟抱片時。起來穿衣之際。婦人下牀。款剔銀燈。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丫環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吩咐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王招宣府裏。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便與我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這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必須該取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到當

日果然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咀。祝日念。張小閒。聶鉞兒。向三于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並老孫祝日念。名字都抹了。吩咐只動這小張閒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裏來。眾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眾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多埋伏在後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眾公人把小張閒聶鉞。于寬。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咀。與祝日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兒。藏在李桂姐牀身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諕的捏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裏動人。白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鴇子。又恐怕東京做公的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緝捕把小張閒等。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升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響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咐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嫖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始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裏。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眾。喝令左右扠下去。眾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正在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裏書來。衙中投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他那裏臨風近。打聽打聽消息去。西門慶道。長官至見甚明。即喚走差答應的上來跪下。吩咐與你五錢銀子

盤纏。即去南河拿俺兩個拜帖。懷慶府提刑林千戶老爹那裏。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戴土範陽氈笠。結束行裝。討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起身回家。卻說小張閒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省恐。更不量今日受這場虧是那裏藥綫。互相埋怨。小張閒道。莫不還是東京六黃太尉那裏下來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裏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們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已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嗔請他婊子。故拿俺們煞氣。正是龍鬥虎傷。苦了小獐。小張閒道。列位到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咀。祝痳子。都跟着。只把俺們頂缸了。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閒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婊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們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裏。才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顯然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兒家尋王三官去。白為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的。腿爛爛的便罷了。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來來去去。轉彎抹角。逕入勾欄李桂姐家。見門關的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閒道。是俺們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往家去了。不在這裏。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眾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宅內。逕入他客位裏坐

下。王三官聽見眾人來尋他。諕得躲在房裏。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來。說俺爹不在家了。眾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裏去了。叫不將來。于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裏夢裏。剛才提刑院。打了俺們。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摟起腿來。與永定瞧。教他進裏面去說此事。為你打的俺們有甚要緊。一個個都躺在板櫈上聲疼叫喊。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卻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眾人等的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們略等他等。委的在莊上不在家了。我這裏使小廝叫他去。小張閒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不然這個子。也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們為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才老爹吩咐。押出俺們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眾人吃。王三官。諕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到至急之處。林氏方才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肯來。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

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自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得。那文嫂只把眼看他娘。他娘道也罷。你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他。央浼他。等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眾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干事回來。他令放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眾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們。本等三叔。往莊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們略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恒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司差派。不由自己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當時眾人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就說句話。恁有南北的話兒。俺們也不恁急的要不的。執股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為俺們自做出來的事也罷。你倒帶累俺們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自曉道理的。你出來。俺們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們。這事情也要銷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們說的是。你們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們。你們來了這半日。也餓了。眾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甘苦。不瞞文媽說。俺們從衙門裏打

出來。黄湯兒也還沒曾嘗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攛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豬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眾人在前廳。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逕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才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說話。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生王寀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才開大廳槅子門。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大廳上左右忙掀暖簾。見西門慶頭戴忠靖冠。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宮向前攔住。呀。尊伯尊便。小姪敬來拜瀆。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讓了兩禮。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見西門慶。廳上錦屏羅列。四壁掛四軸金碧山水。座上銷着綠錦段廂嵌。貂鼠椅座地下氊毹匝地。正中間黃銅四方水磨的。耀目爭輝。上面牌匾。下書承恩二字。係米元章妙筆。觀覽之餘。似有邵清而寧之貌。向西門慶說道。小姪前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席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

甚話但說何害。這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為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殿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實有再生之幸也。啣結圖報。惶恐怕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閒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裏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還是要小姪如此這般。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稱罵喧嚷。索要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前來老伯這裏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是理。因說道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裏去攪擾。把禮帖與王三官收了。賢契請回。我也且不留你坐。如今即時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踵門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褻服不好送的。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廝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吩咐休要驚動他。我這裏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裏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由分說。都拿了帶上鐲子。諕得眾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干得好事。把俺們穩在你家。倒把鋤頭反弄俺們來了。那個排軍節級。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了甚麼名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了你那命正經。小張閒道。大爺教導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並平安。都張着手兒要錢。才去替他稟。眾人不免脫下褶。並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才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

帶進去。跪在廳下。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如何指稱我這衙門。往他家嚇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取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閑等。只顧在下叩頭哀告。道小的並沒嚇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小的們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小的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起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為可惡。既不肯寔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裏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眾。眾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們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裏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把你這光棍。我道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安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許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裏來。都活打死了。喝令出去罷。眾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走。正是敲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西門慶發了眾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個是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為他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嗔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腳裏人兒。又告我說。教我昨日差干事的。拿了這干人到衙門裏去。都夾打了。不想這干人。又到他家裏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的情。只恐衙門中要他。他從來沒曾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才把那起人。又拿了來。詐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再不纏他去了。人家倒運。偏生出

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你家父祖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人武學。放着那功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自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裏嫖弄。把他娘子頭面都拿出來使了。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不曾溺胞尿。看看自家。乳兒老鴉笑話豬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裏水。無所不為。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的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擺上飯來吃。小廝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吩咐。請書房裏座。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暖爐炕傍椅上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那裏。怎的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第二日我還要早起衙門中。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們閒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動了。把小張閒。他們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裏。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裏。都打出來了。眾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裏。敢是周守備府裏。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裏管這閒事。西門慶道。只怕是躲中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諕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諕的這兩日睡倒了。還沒曾起。炕兒裏坐。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主知是提院動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

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個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迸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不告我說。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事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繻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多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多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若明使函了。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腳裏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端切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材。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干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並李桂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來打拿幾個光棍。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稱嚇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才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還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眾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呼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真個他來大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那王經向房子裏。取出拜帖。上面寫着晚

生王寀頓首百拜。伯爵見了。口中只是極口稱讚。哥的所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吩咐伯爵。你若看見他們。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裏。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出來見他。只答應不在家。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吩咐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就疏淡了。正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有詩為證

誰道天臺訪玉真。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人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升級　君寮庭參朱太尉

昨夜西風鼓角喧。曉來降凍怯寒氈。
茫茫一片渾無地。浩浩四方俱丹天。
綺壁淒涼宜未守。霸陵豪杰且停鞭。
陽春有腳恩如海。願借餘溫到客邊。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卻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處。打聽消息。林千戶將升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衙。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略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捉察緒察觀察。典牧皇畿。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按冊籍祖職世襲轉。升功升蔭升納級等項。各挨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當下該部詳議。黜陟升調降革等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科按行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

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委所同並內外屬官。各據册籍。博協與論。甄別賢否。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見本官。仰扳天顏之咫尺。而存體國之忠謀也。分別等第獎勵。淑慝井井有條。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臣等再喙。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體照例施行等因。庶考覈明。而人心服。冒濫革而宮箴肅矣。奉欽此。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升。可備鹵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干有為。英偉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齊民咸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熏。年清優學。占籍武科。繼祖等。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干濟有法。泰嚴亡度。可加薦奬勵簡任者也。副千戶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伍。猶有可觀。今任理刑。懼軟尤甚。可宜罷黜革任者也。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于是又展開工部工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留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偓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銀獄。以豕天眷。朕心加悅。你們既效有勤勞副朕事。玄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日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壩閘。

你部裏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煒。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內庭。勳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裏。蔡攸。還蔭一子。為殿中監國師林。靈素胡知朕叩宣佑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虜謀。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與人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玄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真達靈玄妙先生。朱勔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加。爵加太傅兼太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為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熙。着直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為副千戶。俱見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裏。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升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升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升俸一級。賞銀二十兩。只迎神運。千戶魏承熏。徐相。楊廷佩。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田九臯。等。各升一級。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尚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五兩。校尉昌玉等。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衙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着請書盒兒來。內

安泥金摺。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整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為其妻指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衙經歷司。差人行照會到。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趕冬至令節見朝引奏謝恩。毋得違悞。取罪不便。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回手本打發來人回去。不在話下。各人到家。收拾行裝。備辦贄見禮物。不日約令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十一日不得來赴席。如此這般。上京見朝謝恩去也。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待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吩咐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馱裝。暖轎。馬排軍抬扛。夏提刑那邊夏壽跟隨。兩家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紅塵。夜宿郵亭族邸。正是意急款搖青氈幙。心忙牽碎紫絲鞭。評話捷說。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來。依着西門慶分別。他主意要往相國寺下。夏提刑不肯。堅執要請往他令親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敍禮相見。道及寒暄。契闊之情。拂去塵土。坐下茶湯已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樸。名閒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捨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為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

誨。今又為堂尊。受益恒多。可幸可幸。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名分使然。不得不早。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了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吩咐童僕。放桌擺飯。無非是果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宿歇。不題。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相見畢。然後西門慶敍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鶴金緞。兩疋色緞。翟管家的。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絨綵蟒。一疋玄色妝花。鬥牛補子員領。兩疋京緞。另外梯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吩咐左右。把老爺禮都交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銀獄新蓋。上清寶籙宮。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才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誤了你們勾當。遇老爺閒。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若是這等又好了。因問親家那裏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

謙于是款留。令左右再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俺們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大人如今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衙新升的副千戶。何在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箚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你曉的我還等冬至郊天畢回來。見朝如何。翟謙道。親家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畢。還要排慶成宴。你們原等的。不如你今日先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箚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克當。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説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説。親家前日我的書去。那等囑了。大凡事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説了。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立逼着朱太尉。太尉來對老爺説。要將他情願不管鹵簿。仍以指揮職啣在任所。掌刑三年。情況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傅旨出來。親對太爺和朱太尉説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了林真人。把親家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説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曾對一人説。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這西門慶千恩萬謝。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日見朝。青衣冠帶。同夏提刑進內。不想只在午門前謝了恩出來。剛闉過西闕門

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慶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裏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衣。頭戴三山帽。腳下粉底皂靴縱御街。定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西門慶遂與夏大人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邊。一所直房內。都是明窗亮槅。裏面籠的火暖烘烘的。桌上陳設的許多桌盒。一面相見。作了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說道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內府匠作。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爺恩典。將姪男何永壽。升授金吾衙左所副千戶。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公公。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于是敍禮畢讓坐。家人拜茶。金漆朱紅盤。托盞遞上茶去吃了。茶畢。就揭桌盒蓋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筋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杯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麼餚。褻瀆大人。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敢當擾。何太監于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門慶道。老太臨承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道。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識得一腿。恐有

不知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去奉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臺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在那裏。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邊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他還等着你會同一答兒。引奏當堂。上作主進了禮。好領箚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吩咐。學生知道。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衙參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箚付。又拜經歷司。並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裏肯。定要同行。西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為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道。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升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日逐望長官早晚家中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感謝。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捨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徐內相房子。後邊又蓋了一層。收拾使了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西門慶道。堂尊說與我。有人問我好回答。庶不誤了。夏延齡道。只是有累長官費心。二人歸到崔宅。王經向前稟說。新升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

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還與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差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宛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段帕二端。奉引贄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西門慶看了。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廳上。何千戶忙整衣迎接。出來穿着五彩妝花玄色雲絨獅補員領。烏紗皂履。腰系玳瑁蒙金帶。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眉目清秀。唇若塗朱。趨下階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西門慶升階。左右忙去掀簾。呼喚一聲。奔走後先應諾。二人到廳上敍禮。西門慶令玳安。揭開段盒。捧上贄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邊承光顧。兼領厚儀。所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威德不盡。何千戶忙頂頭還禮。說小弟叨受微職。恭與長官同例。早晚得領教益。為三生有幸。邊聞進拜不遇。又承垂愛。蓬蓽光生。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公座椅兒。都是壓皮坐褥。分賓主坐下。左右捧上茶來。何千戶躬身捧茶。遞與西門慶。門慶亦離席交換。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裏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見長官尊帖下顧失迎。不勝惶恐。何千戶道。不知長官到。學生拜遲。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龍溪今已升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問畢。何千戶道。今日與長官計議了。咱們幾時與本主老爹見禮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們先在衙主宅中進了

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眾領劄付。何千戶道。既是長官如此說。咱們明日早備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疋青絨蟒衣。一柄金厢玉縧環。各金華酒四罐。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是預備飯食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餐一頓。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賫四同何家人。又早押着禮物。伺候已久。那時正值朱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壇視牲未回。各家饋送賀禮伺候。參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的鐵桶相似。何千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家坐的。差人打聽。老爺道午晌。就來通報。一等等到午後時分。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吩咐閒雜人打開。不一時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頭一廚役跟隨茶盒攢盒到了。半日才遠遠牌兒馬到了。眾官都頭帶勇字鎖鐵盔。身穿摟添紫花甲。青紵絲團花窄袖衲襖。紅綃裏肚。綠氅皮挑綫海獸戰裙。腳下四縫着腿黑靴。弓彎雀畫箭插雕翎。金袋肩上。橫擔銷金令字藍旗。端的人如猛虎。馬賽飛龍。須臾一對藍旗過來。夾着一對青衣節級上。一個個長長大大。搊搊搜搜。頭帶黑青巾。身穿皂直裰。腳上乾黃皮底靴。腰間懸系虎頭牌。騎在馬上。端的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須臾三隊牌兒馬過畢。只聞一片喝聲傳來。那傳道者都是金吾衛士。直場排軍。身長七尺。腰闊三停。人人青巾桶帽。個個腿纏黑靴。左手執着藤

棍。右手潑步撩衣。長聲道子一聲喝道而來。下路端的嚇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靜。頭道過畢。又是二道摔手。摔手過後。兩邊雁翎排列。二十名青衣緝捕。皆身腰長大。都是寬腰大肚之輩。金眼黃鬚之徒。個個貪殘類虎。人人那有慈悲。十對青衣後面。轎是八抬八簇。肩與明轎。轎上坐着朱大尉。頭戴烏紗。身穿猩紅門牛絨袍。腰橫四指荊山白玉玲瓏帶。腳靸皂靴。腰懸太保牙牌黃金魚鑰。頭帶貂蟬。腳登虎皮。　抬那轎的。離地約有三尺高。前面一邊。一個相抱角帶身穿青紵絲。家人跟着轎後又是一斑兒六面牌兒馬六面令字旗緊緊圍護。以聽號令。後約有數十人。都騎着寶鞍駿馬。玉勒金鞓。都是官家親隨掌案書辦書吏人等。都出于袴養時話。驕自已好色貪財。那曉王章國法。登時一隊隊都到宅門首。一字兒擺下喝的人靜回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眾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鼕鼕鼓來響動。原來本尉八員太尉。堂官兒見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為千力。都各備大禮在此。治具酒筵。來此慶賀。故此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才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子響。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大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尚書張邦呂。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尚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侶。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

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惟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呵殿宣儀。行仗羅列。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捉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使陳宗善。都穿大紅。頭帶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都有金紙尺頭禮物。少頃裏面樂聲響動。眾太尉插金花。拿玉帶。與朱太尉把盞遞酒。階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大一品。位列三臺。赫赫公堂。晝長鈴索靜。潭潭相府。漏定戟劍齊。林花散彩賽長春。簾影垂虹光不夜。芬芬馥馥。獺髓新調百和香。隱隱層層。龍紋大篆千金鼎。貪擁半牀翡翠。枕歌八寶珊瑚。時聞浪珮玉叮咚。特看傳燈金錯落。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魂礌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遊。盡是侯門戚裏。雪兒歌發。驚聞麗曲三千。雲母屏開。忽見金釵十二。鋪荷芰。遊魚沼內不驚人。高掛籠。嬌烏簾前能對語。那裏解調和燮理一味趨諂逢迎。端的笑談起干戈。吹噓驚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北盡災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當朝無不心寒。列土為之屏息。正是。輦下權豪第一。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非優。朝上箏皷琵琶。方響箜篌。紅牙象板。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端的餘音繞梁。聲清韻美。唱道。

享富貴。受皇恩。起寒賤。居高位。秉權衡威振京畿。惟君恃寵。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義。

滾綉球　起官夫造水池。與兒孫。買田基。圖求謀。多只為一身之計。縱奸貪。那裏管越瘦吳肥。趨附的身即榮。觸忤的令必危。妬量才喜親小輩。只想着復私仇。公道全虧。你將九重天子深瞞昧。致四海生民總亂離。更不道天網恢恢。

倘秀才　巧言詞。取君王一時笑喜。那裏肯效忠良。使萬國雍熙。你只待顛倒豪杰把世迷。隔靴空癢揉。久症卻行醫。滅絕了天理。

滾綉球　你有秦趙事。指鹿心屠岸賈。縱犬機待學漢王莽。不臣之意。欺君的董卓燃臍。但行動弦管。隨出門時兵仗圍。入朝中百官悚畏。仗一人假虎張威。望塵有客趨奸黨。借劍無人斬腰賊。一任的忒狂為

尾聲　金甌底下無名姓。青史編中有是非。你那知燮理陰陽。調兒氣。那知盜賣江山結外夷。枉辱了玉帶金魚掛蟒衣。受祿無功愧寢食。權方在手人皆懼。禍到臨頭悔後遲。南山竹整難書罪。東海波乾臭未遣。萬古流傳。教人唾罵你。

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稟

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右抬公案。就在當廳。一張虎皮校椅上坐下。吩咐出來。先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吏書人等。送禮的進去。須臾打發出來。才是本衛紀事。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捉察譏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有首領。具手本呈遞。然後才傳出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抬進禮物去。管家又早將何太監拜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階下等。上邊叫名字。這西門慶抬頭。見正面五間皆敞廳。歇山轉角滴水重檐。珠簾高捲。上周圍都是綠欄杆。上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小四個金字。乃是官家耳目牙爪所家緝訪密之所。常人到此者處斬。兩邊六間廂房。階墀寬廣。院宇深沉。朱太尉身着太紅。在上面坐着。須臾叫到跟前。二人應諾升階。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吩咐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裏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赴任。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抬擔出來。正要走。忽聽一人飛馬報來。拿宛紅拜帖。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裏觀看。須臾軍牢喝道。人馬圍隨。填街塞巷。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俱大紅玉帶。坐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都一涌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良久等了賁四盒擔出來。

到于僻處。呼跟隨人拉過馬來。二人方才騎上馬回寓。正是不因奸佞居臺　。那得中原血染衣。看官聽説。妾婦索家。小人亂國。自然之道。識者以為將來。數賊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欽比狩。高宗南遷。而天下為虜。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盡。有詩為證。

權奸誤國福機深。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深誅何足道。奈何二聖遠蒙塵。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八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整時罷鼓膝間琴。閒把筵篇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深悲痛主事荒臣。
治平端自親賢恪。稔亂無龍近佞臣。
說破與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先差人去回何太監話去了。一面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飯。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手下把馬嚼拉住。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于是並馬相行。到宅前下馬。賁四同抬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獸炭焚燒。金爐香靄。正中獨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果。花插金瓶。桌椅鮮明。幃屏齊整。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與長官敍一中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盛設待學生。就

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笑道。倒是家公公主意。治此粗酌。屈尊請教。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絛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面。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的。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姪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罷罷。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主席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敍禮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好炭來。今日天氣寒冷些。須與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暖閣水磨細炭。向中間四方黃銅火盆內只一倒。前放下油紙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老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裏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價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氅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公公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揑了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氅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吩咐抬出銅鑼銅鼓。放在廳前。一面吹打。動起樂來。端的聲震雲霄。韵

驚魚鳥。然後左右伺候酒筵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酉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筯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蘆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裏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杯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杯。安在何千戶並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三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

水晶宮。鮫綃帳。光射水晶宮。冷透鮫綃帳。夜深沉。睡不穩龍牀。離金門私出天街上。正

風雪空中降

滾繡球　似紛紛蝶翅飛。如漫漫柳絮狂。舞冰花。旋風兒飄蕩。踐跕脚步兒匆忙。將白襴兩袖遮。把烏紗小帽蕩。猛回頭。鳳樓凝望。全不見碧琉璃。瓦甃鴛鴦。一霎時。九重殿如銀砌。半合兒萬裏乾坤似玉妝。恰便是粉甸滿封疆

倘秀才　我只見鐵桶般重門閉。我將這銅獸面雙環扣響。敲門的。我是萬歲山前趙大郎。堂中無客伴。燈下看文章。特來聽講

呆骨朵　衝寒風。冒凍雪。來相望。有些個機密事。緊要商量。忙怎麼。了事公人免禮。咱招賢宰相。這的鼎鼐三公府。那裏也剃頭髮唐三藏。這坐席間聽講書。你休來耳邊廂叫點湯

倘秀才　朕不學漢高皇身居未央。朕不學唐天子。停眠在晉陽。常則是翠被生寒金鳳凰。有心傳說。無夢到高唐。這的是為君的勾當

滚綉球　雖然與四海為一人。必索要正三綱。謹五常。朕的年廣學槍棒。恨則恨未曾到也子門牆。尚書是幾篇。毛詩共幾章。講禮記始知謙讓。論春秋可鑑興亡。朕待學禹湯文武。宗堯舜卿。可及房杜蕭曹立漢唐。則要你燮理陰陽

倘秀才　卿道是用論語。治朝廷有方。卻原來這半部運山河在掌。聖道如天不可量。談經臨絳帳。索強如開宴出紅妝。聽説罷。神清氣爽

滚綉球　銀臺上華燭明。金爐內寶篆香。不當煩教老兄。自斟佳釀。又何須嫂嫂親捧着霞觴。卿道是糟糠妻不下堂。朕須想。貧賤交不可忘。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妻若賢。夫免災殃。朕將卿如太甲逢伊尹。卿得嫂壯呵。恰便是梁鴻配孟光。則願你福壽綿長

倘秀才　但歇息呵。論前王後王。恰合眼。慮興邦喪邦。因此上曉夜無眠想萬方。雖不是歡娛嫌夜短。遭難道寂寞恨更長。憂愁事幾莊

滚綉球　憂則憂。當站的身無掛體。憂則憂。家無隔宿糧。憂則憂。甘貧的晝眠深巷。憂則憂。讀書的夜寐寒窗。憂則憂。嚎寒妻怨夫啼。憂則憂。駕車的。恁時分萬裏行商。憂則憂。行船的一江風浪。憂則憂。餓子呼娘。憂則憂。是布衣賢士無活計。憂則憂。鐵甲忙披

守戰場。題將來。感嘆悲傷

倘秀才　憂的是百姓苦。向御榻心勞意攘。害的是不小可。教寡人眠思夢想。太原府劉素拒北方。我只待暫離丹鳳闕親擁碧油幢。先取那河東的上黨

滾綉球　卿道是錢王共李王。劉劍與孟爵。他們多無仁政。着萬民失翼。行霸道百姓遭殃。差何人鎮守西。命何人定兩廣。取吳越必須名將。下江南直用忠良。要定奪展江山。白玉擎天柱。索用恁極宇宙。黃金駕海梁。仔細端詳

脫布衫　取金陵飛渡長江。到錢塘平定他鄉。西川休辭棧惡。南蠻地莫愁烟瘴

醉太平　陣衝開虎狼。身冒着風霜。用六韜三略定邊疆。把元戎印掌。則要你人披鐵甲添雄壯。馬搖玉勒難遮當。鞭敲金磬響叮當。早班師汴梁

一煞　有那等順天心。達天理。去邪歸正有疏放。有那等霸王業。抗王師。揚威盡滅亡。休擄掠民財。休傷殘民命。休淫污民妻。休燒毀民房。恤軍馬施仁立法。賞錢糧定賞罰。保城他討逆招安。沿路上安民掛榜。從賑濟任開倉

尾聲　朕專待正衣冠。尊相貌。就凌烟圖畫。你那功臣像。卿幕賓。立金石銘鍾鼎。向青史標題姓字香。能用兵善為將。有心機有膽量。仰瞻天文籌星象。俯察山川變形狀。決戰方將九地量。畫戟須將旗幟張。夜戰須將火鼓揚。步戰屯雲護軍帳。水戰隨風使帆槳。奇正相生

兵最強。仁勇之行勇怎當。耳聽將軍定這廂。坐擬元戎取那廂。飛奏邊庭進表章。齊賀昇平回帝鄉。比及你列土分茅拜卿相。先將你各部下的軍卒。重重的賞

唱了一套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秉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廚役。並吹打各色人役。就要起身。回說學生不當。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裏肯放。說道我今日正是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饑。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太美饌。如何反言受饑。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與天泉。參謁參謁兵科。好領劄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如此。大人何必又回下處。就在我這裏歇了罷。明日好與我家做官的干事。敢問如今下處在那裏。西門慶道。學生就暫借敝同僚。夏龍溪令親。崔中書宅中權寓。行李都在那邊。何太監道。這等也不難。大人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何如。我這後園兒裏。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淨。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兒。強如在人家。這個就是一家。西門慶道。在這裏也罷了。只是使夏公見怪的。學生疎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晨不做官。晚夕不唱喏。衙門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怎生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今日我定然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裏。快放桌兒。管待你西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來了。吩咐打發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

階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沒的扯淡哩。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裏鑾駕庫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難怪于你。不由分說。就打發玳安並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若是到任所。還望大人那裏替他看所宅捨兒。然後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夫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天泉去了。老公公這宅子誰人看守。何太監道。我兩個名下官兒。第二個姪兒。何永福。見在莊子上。叫他來住了罷。西門慶道。老公公吩咐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出外銀子的房兒才夠住。西門慶道。敝同僚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倒要打發。老公公保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甚好。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闊。只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來。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半房。收拾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乃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捨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裏。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眾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黃經來了不曾。玳安道。黃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又叫賁四在那裏看守着。西門慶因附耳低

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吩咐拿我帖兒。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裏房子的原契來與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前來。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裏面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我家做官的既治產業。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自古使的憨錢。治的莊田。千年房捨換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把這何太監聽了。喜歡的要不的。便道你是那裏的。此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叫甚麽名字。西門慶道。此是捨下伙計。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契來。今日是個上官好日期。就把銀子兑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而已。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午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到宮裏擺了膳。就出來設朝升大殿。又受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們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你們事了。說畢。何太監吩咐何千戶進後邊。連忙打點出二十四定大元寶來。用食盒抬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抬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與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

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與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咀兒吃。三人磕了頭謝了。何太監吩咐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於大人餘光。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這裏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何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取入京。收拾了這裏。長官家小起是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才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二更天氣。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暖房內宿歇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投壺。吃了一回。方才起身。歸至後園。正比三間書院。四面都是粉牆。臺柳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絳燭高燒。疊席牀帳。錦幔倭金屏護。琴書幾席清幽。翠簾低掛。鋪陳整齊。爐上茶煮寶瓶。篆內香焚麝餅。何千戶又陪西門慶敍話。良久小童看茶吃了。方道安置。起身歸後邊去了。西門慶向了回火。方才摘去冠帽。解衣就寢。黃經玳安打發脫了靴襪。合了燈燭。自往下邊暖炕被褥歇去了。這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都是綾錦被褥。貂鼠綉帳火箱。泥金暖閣牀。在被窩裏。見滿窗月色。番來覆去睡不着。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況離家已久。欲待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忽然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牀。靸着鞋襪。悄悄啟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妝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軟。襪襯弓鞋。輕移

蓮步。立于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裏。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取去也。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于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便是。言訖。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牀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咐西門慶。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廝不時伺害于你。千萬勿忘此言。是必記于心者。言訖。撒手而別。挽西門慶相送到家。走出大街。見月色如畫。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旋踵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横窗。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有詩為證。

玉宇微茫霜滿襟。疏窗淡月夢魂驚。
淒涼睡到無聊處。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番來覆去盼鷄叫。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清辰。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拿洗面湯手巾。王經玳安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戶道。家公公從五更鼓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圍着火盆。四碟齋整小菜。四大碗熬爛下飯。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圓子。餛飩鷄蛋頭腦湯。金匙銀廂

雕漆茶鍾。一面吃着。吩咐出來伺候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下來。與手下人吃了。玳安氈包內拿着金段。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府巷所過。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道。乃袁指揮家也。西門慶于是不勝嘆畢。到了崔中書家。夏公才出馬拜人去。見西門慶到。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西門慶至廳上。拜揖敍禮。西門慶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賜昨者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何太監央學生看房一節。我因堂尊吩咐。就說此房來。何公到好就估着要。學生無不作成。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了原價。是內臣性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呵呵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還且待後。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且權在衙門裏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裏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便道。要留長官坐坐。爭柰在于客中。彼此情諒。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伺候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搬取家小。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

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爹。那裏差人送下程來了。找尋到崔老爹那裏。崔老爹使他來這裏來了。于是拿帖來宛紅帖兒。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豬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二罈。點心二盒。眷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蒙翟大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抬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連忙接了。說道小的不敢領。西門慶道。將就買杯酒吃便了。那人方才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插口。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裏去看看愛姐。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腳手。西門慶道。單單兒怎好拿去。吩咐玳安。我皮箱內有稍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罐兒。用小描金盒兒盛着。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教他同跟了。往府裏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那一口豬。一罈酒。兩盒點心。抬到後邊。孝順老公公。在此多有打擾。慌的何千戶。就來拜謝。說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管待了酒飯。因見王經身上穿的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鼈衣兒。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喝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了兩個拜帖兒。忙的兩個整衣冠。迎接到廳敍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提刑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又賞了賫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

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敘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辭了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夜飲。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其夜裏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牀。脫的精赤條。摟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正是。不能得與鴛鴦會。且把紅娘去解饞。一晚題過。到次日起五更。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候時。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禁中環佩響珊珊。
花迎劍戟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
瑞靄光中瞻萬歲。祥烟影裏擁千官。
欲知今日天顏喜。遙觀蓬萊紫氣蟠。

少頃只聽。九重門啟。鳴噦之鸞聲。閶闔天開。觀巍巍之轎袞。重熙累洽之日。致履端嘉慶之時。當時天子祀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于宮省等候設朝。須臾鍾響罷。天子駕出宮。升崇政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球撥轉。簾捲扇開。怎見的。當日朝儀整肅。但見

皇風清穆。溫溫靄靄氣氤氳。麗日當空。郁郁蒸蒸雲靉靉。微微穩穩。龍樓鳳閣。散滿天香

靄。霏霏拂拂。珠宮寶殿映萬縷朝霞。大慶殿。崇慶殿。文德殿。集賢殿。燦燦爛爛金碧交輝。乾明宮。神寧宮。昭陽宮。合壁宮。清寧宮。光光彩彩。丹青炳爛蒼蒼涼涼。日影着玉砌雕欄。裊裊嬰嬰霧鎖着金棣畫棟。紫扉黃閣。寶鼎內。縹縹緲緲。沉檀香爇。丹階墀。玉砌臺。明明朗朗畫燭高焚。龍龍鼕鼕。報天敲。擂疊三通。鑒鑒鈎鈎。長樂鍾撞。一百八下。枝枝楂楂。叉刀手互相磕撞。挨挨曳曳。龍虎旂來往盤旋。錦衣花帽擎着的。是圓蓋傘方蓋傘上上下下開展。即龍蟠駕着的。是金輅輦玉輅輦。左左右右相陣。又見那。立金爪。臥金爪。三三兩兩。雙龍扇。平龍扇。疊疊重重。羣羣隊隊。金鞍馬。玉轡馬。性貌馴習。雙雙對對。寶匣象駕轅象猛力猙獰。鎮殿將軍。一個個長長大大賽天神。甲披金葉侍朝。熏衛一人。齊齊整整如地煞。刀繫綉春嚴嚴肅肅。殿門內。擺列着。糾儀御史。人人豸冠。森聳秉笏當胸。端端正正。姜擦邊。立站定眾官員。個個錦衣炳煥。宣聽旨。金殿參參差差齊開寶扇。畫棟前。輕輕款款高捲球簾。文樓上嘐嘐噦噦報時鷄人。三唱玉階前。剌剌刮刮。肅靜鞭響三聲齊齊整整。列簪纓。有五等之爵。魏魏蕩蕩。坐龍牀倚綉褥瞳萬乘之尊。遠遠望見頭戴十二旒。平頂冠。穿赭黃袞龍袍。腰繫藍田玉帶。脚靸烏油舄履。手執金廂白玉圭背九雷龍鳳扆。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天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一朵紅雲捧玉皇。

這帝皇果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若說這個官家。才俊過人。口工詩韻。目類羣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道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杯。仿佛如金陵陳後主。從十八歲登基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年號。先改建中靖國後改崇建改大觀。改正和。

當下駕坐寶位。靜鞭響罷。文武百官。九卿四相。秉簡當胸。向丹墀五拜三叩頭禮。進上表章。已有殿頭官。自穿紫窄衫腰繫金廂帶。步着金階。口傳聖勅。道朕今即位。二十禩于茲矣專嶽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㝵共之。言未畢。斑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響。袍袖列風生。官不知多大。玉帶顯功名。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金階叩首。口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禩疊見。日重輪。星重輝。海重闊。聖上握乾符。永享萬年之正統。天保定。地保寧。人保安。皇圖應寶。歷益增永壽之無疆。三邊永息于兵戈。萬國來朝于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籙膺頒于吳闕。絳宵深聳于乾宮。臣等何幸。掀逢盛世。交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蓋見忠誠。

朕心加悅。詔改明年。為宣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寶。肆赦覃賞。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階。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引天下提刑官員事。後面跪的。兩淮兩浙。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關西。福建廣南。四川等處。刑獄千戶章　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升補。繳換劄何。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龍袍一展。羣臣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出。那十二象。不待牽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只聽甲響。叉刀力士。團子紅軍盡盡而出。惟見戈明。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眾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鐵桶相似。良久只見知印局來。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轎兒已在西華門理安放。如今要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眾官都散了。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一夕。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同眾生往科中掛了號。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咐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數。從十一月十一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鴉。疏林淡日影斜暉。暮雪凍雲迷晚渡。一

山未盡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卒律律寒颷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既不能卸柳。暗藏着水妖山怪。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驚得那。綠楊堤鷗鳥雙飛。紅蓼岸。鴛鴦並起。則見那人紗窗。撲銀燈。穿盡閣。透羅裳。亂舞飄。吹花擺柳。昏慘慘。走石揚砂。白茫茫。刮得那大樹連聲。吼刷吼刷。驚得那孤雁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塵土遮天。好相似百萬貔貅捲土至。趕趨得。材落。漁翁罷鈞。捲鈎綸疾走回家。山中樵子魂驚。掖奔栖忙唬得那山中虎豹縮着頭。隱着足。潛藏深壑。刮得那海底蛟拳着爪。蟠着尾。難顯猙獰。刮多時只見那房上瓦飛似燕吹良久。山中走石如飛。瓦飛似燕。打得客旅迷踪失道。石走怒千唬得那。商船緊纜收帆。大樹連根撥起。小樹有條無稍。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拆地獄門前。刮起　都頂上塵。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的崑崙頂。只刮的大地乾坤上下搖。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氈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對西門慶說。投奔前村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抓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剎。數株疏柳。半堵橫牆。但見

石砌碑橫夢草遮。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燈火。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何千戶入寺中投宿。見題着黃龍寺。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裏坐禪。又無燈火。房捨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炊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鷄臘肉。果餅棋子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爨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氣始晴。與了老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投古寺無烟火。解使行人心內焦。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為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冤

寒暑相推春復秋。他鄉故國兩悠悠。
清清行李風霜苦。蹇蹇王臣涕淚流。
風波浪裏任浮沉。逢花遇酒且寬悉。
蝸名蠅利何時盡。幾向青童笑白頭。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前者西門慶上東京。在金蓮房飲酒。被奶子如意兒看見。西門慶來家。反受其殃。架了月娘一篇是非。合了那氣。以此這遭西門慶不在月娘通不招應。就是他哥嫂來看也不留。即就打發。吩咐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每都不出了。各自在房做針指。若經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經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兒備了舌。在月娘處。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做。又教他同韓嫂兒漿洗。就在李瓶兒那邊曬晾。不想金蓮這邊。春梅也洗衣裳槌裙子。問他借棒槌。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槌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把個棒槌使。秋菊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

嫂在這裏。替爹槌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決烈的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便道。耶嘍耶嘍。這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裏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娘不肯還要教我洗裏腳。我漿了這黃絹裙子。問人家借棒槌使使兒。還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拿甚麼槌。教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裏腳忽然聽見。便問怎麼的。這春梅便把借槌如意兒不與來一節說了。只這婦人因懷着舊時仇恨。尋了不着這個由頭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他是丫頭。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還是年壯。一衝性了。不由的激犯。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世人也怎的。要棒槌兒使使不與。他如今這屋裏。又鑽出個當家人來了。如意兒道。耶嘍耶嘍。這裏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在這裏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吩咐。趁韓媽在這裏。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綢褲子來等着。又拙出來要槌。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槌兩下兒。作拿上使去。就架上許多誑。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這裏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就跟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咀。死了你家主子。如今這屋裏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衣服。你死拿這個法兒降伏俺們。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這說話。大娘不吩咐俺們。好意掉攬替爹整理也怎的。金蓮道。賊歪刺骨。雌漢的淫婦。還強說甚麼咀。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

干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偷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道。正景有孩子還死了哩。俺們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用手摳他勝利。這金蓮就被韓嫂兒向前勸開了。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們這裏還閒的聲喚。你來雌漢子。合你在這屋裏是甚麼人兒。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們後來也不知甚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裏孤假虎威起精兒來。老娘成年拿雁。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後慢慢的走將來。說道。五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御在這裏亂些甚麼。一把手拉進到他房中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為甚麼起來。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說道。我在屋裏正描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歪在牀上還未睡去着也。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槌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鐵裏腳槌槌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教秋菊問他要棒槌使使。他不與。把棒槌匹手奪下了。說道。前日拿了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槌衣服。教我心裏就惱起來。使了春梅。你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伏人。俺們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甚麼兒。押折橋竿兒娶你來。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咀裏　裏剝刺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日賴在中間拉着我。我把賊沒廉耻

雌漢的淫婦。口裏肉也掏出他的來。要俺們在這屋裏點韭買葱。教這淫婦在俺們手裏弄鬼兒也沒鬼。大姐姐那些兒不是他想着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和他為冤結仇。落後一染膿帶。還垛有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們眼裏是放的下砂子底人。有那沒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裏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裏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裏一似嚼蛆的。不知說的甚麼到晚夕要吃茶。淫婦就起來連忙替他送茶。又忔忽兒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了久慣的淫婦。他說丫頭遞茶。許你去撑頭獲腦去雌漢子。是甚麼。問他要披襖兒。沒廉耻他便連忙鋪子拿了細段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學他爹。爹就進屋裏燒紙去。見丫頭老婆正在炕上坐。看摑子兒。他進來收不及。反說道姐兒你們要耍供養的匾盒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們吃了罷。這等縱容看他謝的甚麼。這淫婦請說爹來不來。俺生不等你了。不想我兩步三步。就扠進去。說的他眼張失道。于是就不言語了。行貨子甚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這等你餓眼見瓜皮。不管了好歹的。你收攬答下。原來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想有些甚麼好正條兒。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是瞞着人搗鬼張眼兒溜睛的。你看一向在人眼前。花哨星那樣花哨。就別摸兒改樣的。你看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兒裝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玉

樓聽了只是笑。金蓮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饒的。雪裏消死屍自然消他出來。玉樓道。原説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説兒成不的。他不整攧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兒寡瘦的乞乞縮縮。那等腔兒。看你賊淫婦。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腦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子當誰的。玉樓笑道。你這五丫頭。倒且是有權屬。説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遺誰擊。萬事無根只自生。有詩為證。

一掬陽和動物華。深紅淺綠總萌芽。
野梅亦足供清玩。何必辛夷樹上花。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吩咐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歸公廨乾淨。輕下。他便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拂去塵土舀水淨面畢。就令丫環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月娘便問。你為甚麼許願心。西門慶道。且休説。我性命來家。往回路上之事。告説一遍。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遭。遇大風。那風那等凶惡。沙石迷目。通不放前進。天色又晚。百裏不見人。眾人多慌了。馱垜又多。誠恐鑽出個賊怎了。前行投到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燈火沒個兒。各人隨身帶着些乾糧麵食。借了燈火來。熬了些豆粥。人各吃一頓。吹了些柴

薪草根。喂了馬。我便與何千戶在一個禪炕上抵足一宿。次日風住了。方才起身。這場苦。比前日還更苦十分。前日雖是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懼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頭行路上。許了些願心。到臘月初一日。宰豬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裏怎不來家。卻往衙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箕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升將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戶。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歲。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如今且教他在衙門裏住着。待夏大人搬取了家小。他的家眷才搬來。昨日夏大人。甚是不願意。在京不知甚麼人走了風。投到俺們去京中。他又早使了錢。不多少銀子。尋了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大尉說。情願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的。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裏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干事不謹密。不知他甚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信。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子。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詐不實的告這個說一湯。那個說一湯。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乍務。頭鄆你干。人家曉的不耐煩了。人家悄悄干的事兒停停脫脫。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份禮兒走走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喜歡。說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

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着去不去。西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道。他說不吃罷。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多來參風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家。還有李瓶兒在。今日卻沒他了。一面走到他前邊房內。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如意兒。迎春綉春。都來向前磕頭。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吩咐討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了去。又教來興兒宰了半口豬。半腔羊。四十斤白麵。一包白米。一壇酒。兩腿火燻。兩只鵝。十只鷄。柴炭兒。又並許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戶送下程。又叫了一名廚役。在那時答應。正在廳上打點。差玳安送去。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道有請。溫秀才穿着綠緞道袍。伯爵是紫絨襖子。從前進來。參見西門慶連連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又看家裏。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俺房下就先說。只怕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走的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還得上半月期。怎的來得快。我三日一遍。在那裏問。還沒見來的信息房下說。來不來。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裏。不想說哥來家了。走到對過會溫老先兒。不想溫老師也才穿衣裳。說我就同老翁一答兒過去罷。因問了今東京路上的人。又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臺上。出來擺放便問道。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如此同來。家小還未到。且在衙門中

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來家坐了吃接風酒。再沒人。請二位與大哥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緞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道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說畢。眾人笑了。伯爵道。說正經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的償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二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說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道。老先生兒好說連我扯下水去了。家中拿上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西門慶道。他已做了堂尊了。直掌鹵簿大嗚。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甚麼。須與看寫了帖子兒。抬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西門慶拉溫秀才伯爵。廂房內暖炕上籠了火。那裏坐。又使琴童。先往院裏叫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來安兒拿上案來擺下。西門慶吩咐再取雙鍾筋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共坐。把酒來斟。因說回東京一路上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多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休道老先生為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經濟道。家中爹去後。倒也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裏。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了大盤子。黃芽韭豬肉盒兒上

來。西門慶陪着才吃了一個兒。忽有平安走來報。衙門裏各房令史。和眾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令他進見。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尋常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三十兩買辦就是了。二人應喏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吩咐上任的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人道。何老爹才定准在一十八日上任。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們伺候就是了。二人到衙門領了銀子出來。定桌席買辦去了。落後喬大戶又來拜望道喜。西門慶留坐不坐。吃茶起身去了。當下西門慶陪二人至掌燈時。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裏歇了一宿。題過。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戶接風。文嫂又早打咱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看請。西門慶這裏。買了二付爊蹄。兩尾鮮魚。兩只燒鴨。一罈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裏賞了玳安三錢銀子。這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錦屏耀目。桌椅鮮明。地鋪錦氈。壁掛名人山水。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都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戶。不一時小優兒上來磕頭。應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這伯爵便道。你惱他們。不言語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平安慌忙拿帖兒稟說。師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敍禮。道及轉升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是分賓主坐着。周守備問京中見

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衙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坐的。在舊房中擺飯。何千戶到午後方來。吳在舅等各相見敍禮畢。各敍寒溫。茶湯換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個小優。銀箏象板。玉院琵琶。遞酒上坐。堂中金爐焚獸炭。玉盞泛羊羔。放下簾了。合席春風。滿堂和氣。正是得多少。金樽浮醁醑。玉燭剪春聲。飲酒至起更時分。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各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吩咐收了家火。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妝。薰香澡牝。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教春梅點茶與他吃。吃了。打發上牀歇宿。端的暖衾暖被。錦帳生春。麝香藹藹。被窩中相挨素體。枕席上緊帖酥胸。口吐丁香。蚪含珠。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扣拽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定從下品鸞簫。這婦人的說。無非只是要拴西門慶之心。又況抛了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那話把來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西門慶要下

牀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裏。替你咽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你又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這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于是真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多咽了。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吃。金蓮道。略有些咸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檔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掏了幾個和在口內才罷。侍臣不有相如渴。特賜金莖露一杯。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蠱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不為證。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為此。是夜西門慶與婦人盡為盤桓無度。次日早往衙門中。何千戶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才回家。排軍隨即抬了。桌席來。王三官那裏。又差人早來邀請。西門慶使玳安緞鋪中。要了一套衣服。包在氈包內。才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爺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不迭。出來迎接。安郎中食經正等丞的俸。擊金厢帶。穿白鷴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敍禮。彼此道及公恭賀之。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才起身回。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大戶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觀。前日有書來。有早晚便到。學生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

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唱道而去。西門慶即出門。前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聽的西門慶到了。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敍禮原來五間大廳。球門蓋造五脊獸重檐滴水。多是菱花槅鑲。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啟運元劣第。山河帶礪家。廳內設着虎皮公座。地下鋪着裁毛綫毯。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畢禮。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紅漆丹盤。拿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扳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筵。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系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搭抹的如銀人也一般。梳着縱鬢。點着朱唇。耳帶一雙胡珠環子。裙拖垂兩掛。玉佩叮咚。西門慶一面將身施禮。請太慶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沖瀆大人。蒙大人寬宥。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杯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見賜將來。使我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為公事往東京去了。誤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便了。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臺兒來。等我與太太送杯杯壽酒。連忙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氈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紫丁香色。通袖

緞襖。翠藍拖泥裙。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先是有五七分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叫兩個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林氏道。你看叫進來做甚麼。在外答應罷了。一面攆出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才待送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生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那好人。若不是大人垂愛。凡事也指教為個好人。今日我跟前。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但看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訓。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如今年少。為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倒不必介意。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深深還了萬福。自以此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有這等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詩人看到此。必甚不平。故作詩以嘆之。詩曰

從來男女不通酬。賣俏營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饒貼親娘還磕頭。

又詩

大家閨閣要嚴防。牝鷄司晨最不良。

不但孛得家聲喪。有愧當時節義堂。

遞畢酒。林氏吩咐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侯。當時席前唱了一套新水令。

翠簾深小。房櫳滴玉鈎。抵控馳茸門蜆龜背錦屏風。春意溶溶。梅稍上暗香動。

喬牌兒　瑣窗橫倒掛綠毛鳳。梨雲一片羅浮夢夜深沉

求

甜　水令　瓊樹生花。玉龍晚凍。瑞雪舞回鳳。碧落塵淡。自窺丹雲接欞臭門珠玄

折桂令　錦排場賞玩。春正二八環。十六歌童花底藏門。尊前暗令。席上投只嬌滴滴爭妍競寵。幸孜孜椅翠偎紅。走瑩飛觥。換的移玄妙。清謳慢撥輕籠。

水仙子　麝媒香靄。綉美帶葉鳳。臘光搖金蝶。象牀春暖花。胡的脂粉香。珠翠業。彩雲深。羅騾龍涎細。金爐獸。相暖溶溶。和氣春風。

雁兒落得勝令　銀箏秋雁橫。玉管鶯弄花。明翡翹酒滿玻璃寺衫袖。捧金尊羅帕春葱。橙嫩霜剖。茶香帶雪烹。歡濃。醉後情從重。筵終更深樂未窮。

沽美酒　轉秋波一笑中。透犀兩情道燈下端祥可重種。似嫦娥出月玄。知女下巫峰。

太平令　欹鬢嚲金釵飛鳳。舞裙惚翠。縷蟠龍。粉汗溫鉛。華嬌容舌吐丁香微送。臂釧封

守。原是一對兒雛鸞嬌鳳。

川撥棹　喜相逢相逢可意。種柳因花慵。玉暖酥融。那一回風流受用。巍巍寶髻松。困藤秋冰橫曲彎彎眉黛濃。七弟兄。醉烘。玉窮。暈微紅。龍花蝶玉歡情縱。有身在醉魂中。蕊珠玄裏遊仙夢。梅花酒恰便似雲雨蹤。沒亂殺。見慣司空禁故簾籠。馬棟。鄰鷄唱終。玉漏滴咽雖龍良倚爐落螢沙寶。到曉光籠。碧天邊日那融融。

收江南呀倒聽的轆轤聲在粉牆東。早鴉啼金井下梧桐。春嬌滿眼未惺越。將一段幽歡密寵。等閒驚覺忽忽。

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更衣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邀到他那邊書院中。獨獨的一所書院。三間小軒。裏面花木掩映。文物消洒。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掛四軸古畫。轅問道。伏生墳典。丙吉問牛。宋京觀史。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才說是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抬過高過來來。只顧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和丫環養娘。只顧打發添換菜蔬果碟兒上來飲酒。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作辭起身。賞小優兒三錢銀子。親送到大門。看他上轎。兩個排軍。打着燈火。西門慶頭戴暖耳。身披貂表。作辭回家到家。想着金蓮白日裏話。逕往他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哩。才摘去冠兒。挽着雲髻。淡妝濃抹。正在房內倚靠着。梳臺腳。登着爐臺兒。口中

磕瓜子兒等待。火邊茶烹王蕊。桌上香裊金猊見西門慶進來。慌的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向前接衣裳安放。西門慶坐在牀上。春梅拿淨甌兒。婦人從新用纖手抹盞邊水漬。點了一盞。濃濃艷艷芝麻鹽筍栗系。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青。拿天鵝。木樨玫瑰。潑鹵六安雀舌芽茶。西門慶剛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滿心抓喜。然後令春梅脱靴解帶。打發在牀。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兩個被翻紅浪。枕欹彩鴛。並頭交股而寢。春梅向桌上罩合銀荷。雙掩鳳槅。歸那邊房中去了。西門慶將一只胳膊支婦人枕着。精赤條摟在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玉股交椏。臉兒廝椏。嗚咂其舌。婦人一把扣了瓜子穰兒。用碟兒盛着。安在枕頭邊。將口兒噙着。舌支密哺送下口中。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話。打開淫器包兒。把銀托子。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曾。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長獨自一個又睡不着。隨問怎的暖牀暖鋪只是害冷。伸着腿兒觸冷伸不開手中了的酸了。數着。口子兒白盼不到。枕邊眼淚不知流夠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兩個一炕兒通廝腳兒睡。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咀。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裏的心兒。你説我不知道。想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千密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鷄一般。今日多往那去了。止的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那鳳裏揚花。滚上滚下。如今又

與起那如意兒。賊歪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好剌。你為官為宦。傳出去甚麼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了。因春梅兩個為一個棒槌和你兩個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哩。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甚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裏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過不去。婦人道耶· 。說高高手兒他過不去了話。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裏有些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許你到那屋裏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也非為別的。因越了不過李大姐情。一兩夜不在那邊歇了。他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摭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甚麼靈在那屋裏也不是守靈。屬米他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丫頭似的。聽好柳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摟個脖子來。親了個咀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于是令他吊過身子去。隔山勾火。那話自後插入牝中。把手在被窩內。接抱其股。竭力扇磞的連聲響亮。一面令婦呼叫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婦人道。怪奴才不管着你。待好上天也。我曉的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對我說。也不許你悄悄偷與了。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的塵鄧鄧的不讓我。就擯先了這淫婦。也不差會麼兒。又想李瓶兒來頭。

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打倒贅字號去了。你這波答子爛桃行貨子。豆芽菜有甚正條綑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子。西門慶笑道。你這小淫婦兒。原來就是六禮約。當下兩個殢雨龍雲。纏到三更方歇。正是有窗有鳥賣。有機御得春來枝上説有詩可證。

帶雨籠烟世所稀。妖嬈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留在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情未足。便不住只往西門慶手裏揑弄那話。登時把麈柄揑弄起來。叫道。親達達我一心要你身上睡睡。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接着他脖子。只顧揉搓。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瓜的緊緊的。他便在上極力抽擬。一面扒伏在他身上揉。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婦人便道。我的達達。等我白日裏替你一條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裏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睡時。你扎他在根子上。卻拿這兩根帶扎拴後邊。腰裏拴的兒緊的。又顯火又得全放進。強如這根托子。格澆着格的人疼。又不得盡美。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泉上磁盒兒內。你自家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晚夕拿與他試試看。好不好。于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抬了兩壇金華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道。他好小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閘上回説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窗叫玳

安問了話。拿帖兒進。折開看着。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散酌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二盆。清玩浙酒二樽。少助待容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氈巾。穿着絨氅衣。走出到廳上。令安老爹入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兩壇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多得早來。戲子用海鹽的。不要這裏的。一面打發了。西門慶吩咐左右。把花草抬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旋叫泥水匠隔山拘火。打了兩座暖炕。恐怕煤烟薰觸。寄委春鴻來安澆灌茶水有誤。西門慶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兑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帖。教應寶揣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了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爺請回來。伯爵紐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腳。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爺往那裏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裏有些事兒。李銘道。到家中小的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個間漢掇着盒兒。這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們頭。起來把盒兒掇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只。老酒二瓶。説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

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説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和我説。怎的買禮來與我。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的一家兒是不知道。不爭爹因着那邊怪我。難為小的了。這負屈銜冤。沒處聲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倘到宅內。見了爹。替小的加句美語兒。説説。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其勻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也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嗔道昨日你爹從東京來。在家擺酒。與何老爹接風。請了我何大舅溫師父同坐。叫了吳惠鄭春邵春左順。在那裏答應。我説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説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兒。你還不走踵着些兒。還好。你與誰賭鱉氣哩。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們四個。在那裏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晨在裏邊。又叫了兩名小的兒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倒沒小的。小的心裏怎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一説。明日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説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説。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自那裏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親跟了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説。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稀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罷了。千恩萬謝。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説道盒子且放在二爹這裏。等小的到宅內回來取罷。于是與伯

爵同出門。轉灣抹角。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裏。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響。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這溫秀才正在書窗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裏面坐。畫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正面列四張東坡椅兒。掛着一軸莊子惜寸繪圖。兩邊帖着墨刻。左右一聯書着瓶梅香筆研窗雪冷琴書。一間掛着布門簾。溫秀才聽見他來。一面即出來相見。敍禮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裏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幾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溫秀才道帖在那裏。將來學生寫。伯爵即令應寶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這溫秀才拿到房內研起墨來。才來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慌張張。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如今請東頭喬親家娘和大妗子去。頭裏琴童來取了。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妗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三個。請黃四嬸。付大娘。韓大嬸和甘伙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裏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裏去在廳上看着收禮。喬親家那邊送禮來了。二爹請過那邊坐的。伯爵道。我寫了這帖兒。就去。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才與伯爵寫得完備。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逢着頭只在廳上收禮。打發回帖。傍邊排擺桌面。見伯爵來唱喏畢。讓坐廳上。生着一盆炭火。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

甚麼。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請蔡九府之事。告與他説了一遍。伯爵問道。明日是戲子。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裏又預備下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邵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裏做甚麼。伯爵道。哥怎的説這個話。你喚他他才來。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三孀那邊干事。他怎得曉的。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裏。哭哭啼啼。告訴我休説小的姐姐在爹宅內。只小的答應該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倒沒小的。他再三賭神發咒。並不知他三孀在那邊一字兒。你若惱他。卻不難為他了。他小人。有甚麼大湯水兒。你若動動意兒。他怎的禁得。便教李銘。你過來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見公婆。那李銘便過來。站在槅子邊。低頭斂足。只見僻廳鬼兒一般。看着二人説話。再不敢言語。聽得伯爵叫他。一面走進去。直着腿兒。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説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搩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耻笑。他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裏是個主兒。説畢。號啕痛哭。跪在地下。只顧不起身。伯爵在傍道。罷罷。哥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説沒他不是。就是他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罷。你過來。自古穿黑衣。抱黑拄。你爹既説開。就不惱你了。李銘道。二爹説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伯爵道。打面面口袋。你這回才到過醮來

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説。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才令應寶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説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捨光降。光降。西門慶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二十八日。小兒彌月之辰。寒捨薄具豆觴。奉酬厚貺。千希魚軒賁臨。不勝幸荷。下書應門杜氏斂衽拜。

西門慶看畢。合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實是和你説。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二十八日他又要往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嫂子不去。滿園中果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裏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説都知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寶接了。笑了道。哥剛才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歹請嫂子走走去。于是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在書房中坐坐。等我梳了頭兒。咱們吃飯。説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才不是我這般説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在性兒。隨他説幾句罷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放三分和氣。你若撐硬船兒。誰理你。休説你們隨機應變。全要四水兒活。才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趕熱腳兒來。兩當一兒。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禮來兒。一天事多了了。李銘

道。二爹說得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祝孫天化。伯爵道。我不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蝗蟲螞蚱一例。撲了去。你敢怎樣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們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了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列來了。他們怎樣的再不和來往。只不干礙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個是他老子。我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五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了他了和李銘一答包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鎌。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裏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干事最苦。先從爐臺底下。直買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去干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為證。

順情說好話。干直惹人嫌。
世事淡方好。人情耐久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為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巧壓多乖拙厭閒。善嫌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妒貧遭辱。勤又貪圖儉又慳。
觸目不分皆笑拙。見機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為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正在花園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爐炕。牆外燒火。裏邊地暖如春。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忽見平安拿進帖來。稟說。帥府周爺那裏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十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來人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並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並郁大姐。都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吳月娘在上房擺茶。眾姊妹都在一處陪侍。須臾吃了茶。各人都取便坐了。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三不知走到房裏拿過針綫匣。揀一條白綾兒。用扣針兒親手納龍帶兒。用纖手向減妝磁盒兒內。傾了些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裏面周圍。又進房來。用倒

口針兒撩縫兒。甚是細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這婦人連忙收過。一連陪他坐的。這薛姑子見左右無人。悄悄遞與他。向他說。多整理完。備了。你揀了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一度就成胎氣。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也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做了錦香囊。我贖道硃砂雄黃符兒。安放在裏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放在廂中。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這個不當甚麼。拿到家買根菜兒吃。等坐胎之時。你明日捎了硃砂符兒來着。我尋疋　與你做鍾袖。薛姑子道。菩薩快休計較。我不像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我兩個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墜業。我不與他急執。我只替人家行好。救人苦難。婦人道薛爺。你只行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裏勾當你也休和他說。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肯和他說。去年為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背地得了多少錢。掛了一半與他才罷了。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到明日死沒。披毛戴角還不起。說了回話。婦人教春梅看茶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參靈。方歸後邊來。約後晌時分。月娘兩個放桌兒。炕屋裏請坐。諸堂客明間內。坐的齊整錦帳圍屏。放八仙桌鋪着火盆。菜的案酒。晚夕孟玉樓與西門慶遞酒。穿着何太監與他那五彩飛魚

氅衣。白綾襖子。同月娘居上。其餘四位都兩邊列坐。不一時。堂中畫燭高燒。壺內羊羔滿泛。邵鎌韓佐。兩個優兒。銀箏象板。月面琵琶。席前彈唱。紛紛瑞靄飄。朵朵祥雲墜。玉樓打扮粉妝玉琢蓮臉生春。與西門慶遞酒。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四個頭。然後方與月娘眾姊妹俱見了禮。安席坐下。只見陳經濟向前。大姐執壺。先遞了西門慶月娘。後與玉樓上壽行畢禮。傍邊坐下。廚下壽麵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只見來家。拿進盒兒來說。應寶送人情來了。西門慶教月娘收了。教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二哥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寶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子母五個。只少了他。由不得心中痛。眼中落淚。不一時。李銘掛上酒。下邊吃。湯飯上來了。兩個小優兒也來了。月娘吩咐。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有才待拿起樂器來彈唱。被西門慶叫近前來吩咐。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

憶吹簫玉人何處也。今夜病較添些。白露冷秋蓮香。粉牆低皓月偏斜。止不過暫時間鏡破釵。分倒勝似數十弟信絕音絕。對西風倚樓空自嗟。望不斷嚴樹重疊。悄的是流光去馬匪陳擺蛇。

逍遙樂　歡娛前夜。喜根燈能。香玉帶結。剛得了和協。誰承望又早離別。常記得相靠相偎

笑語碟。畫堂中那日驕奢。受用些樽中綫。釵扇底紅牙枕上蝴蝶。

（醋蘆蘆）我和他。那日相逢臉帶羞。乍交歡心尚怯。半裝醉。半裝醒。半裝呆兩情濃到今難棄。錦帳裏鴛鴦衾。方才溫熱。把一枝鳳凰簪兒。做了三兩截。

又　我和他挑着燈將好句兒截。背看人惱心說。直等到碧梧窗外影兒斜。惜花心怕將春漏。步蒼苔脚尖輕立露珠的常污了踏青靴。

又　我為他。朋情上將說話兒丟。他與我母親個。將喬樣兒掮。我為何。在家中費盡了巧哄舌。他為我褪湘裙杜鵑花上血。原來潘金蓮。見唱些詞。盡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說道孩兒那裏豬八戒走在冷鋪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裏討杜鵑花上血來。好了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只知道那裏曉的甚麽。兩個小優唱道。

又　我為他。耳輪兒常熱。他為我面皮紅羞把扇兒遮。蝴蝶兒。一個相府內懷春女。一個是君前門彈劍客。半路裏忽逢者。剛幾個千金夜。忽刺八抛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

後庭花　夢了些。虛飄飄枕上蝴蝶。聽了些。咭叮噹簷前鐵。剛合上溫郎鏡。又早攔回卓氏車。我這裏痛傷嗟。鴛帳冷香消蘭麝。困將來。剛困些望陽臺道路賒。那愁怎打疊。這相思

索害他看銀河直又斜。對孤燈又滅

青歌兒　呀　風亂酒階前階前。黃葉一半遮柳稍柳稍。殘月這離情比前春較陡些害也斜瘦的待桑田重變。海枯渴還不了風流業。浪裹來煞這愁剛。還在眼角哲一。又來到眉上惹恨不的債三屍腑細鑑碣有一日綉幃中肌玉重廝帖我將他指尖兒輕捏直說到樓頭北門柄兒斜

唱畢。那潘金蓮不憤他唱這套。兩個在席上只顧攔咀起來。月娘就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且強甚麼。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丟的在屋裏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們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往房裏陪楊姑娘。潘姥姥。大妗子。坐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向前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吩咐廚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來罷。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歹來看看。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晨多有累老先生兒。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着春盛案酒。擺在桌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崢嶸。揚須鼓鼠。金碧掩映。蟠在身上。諕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裏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你們瞧瞧。猜是那裏的。伯爵道。俺們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

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相送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方極口誇奬。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愁玉帶蟒衣。何況飛魚。穿過界兒去了。說着。琴童安放鍾筯。湯點心酒上來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嫂遞杯酒兒才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不打緊。等我磕頭去。着緊不成頭。炕沿兒上見個意思兒出來。就是了。被西門慶向他頭上盡力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孩兒們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兩個又犯了回咀。不一時拿將壽麵來。西門慶讓吳大舅溫秀才伯爵吃。西門慶因在後邊吃了。遞與李銘吃了。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教吳大舅吩咐曲兒教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去。西門慶道。大舅好聽瓦盆這一套兒。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于是筝排雁柱。款定冰弦。這唱了一套。教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廚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吩咐六名廚役。二名茶酒。明日具酒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明日大巡在姐夫這裏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就在大巡手裏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教我青白青白到年終他若滿任之時。圖他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

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會便和他說。這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垛。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了李銘等出門。就吩咐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去了。小廝收進家活。上房內擠着一屋裏人。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裏去了。卻說金蓮只說往他屋裏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裏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窗下聽覷。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爹進去來屋裏來。和三娘多坐着不是。又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裏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便問。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王八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會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教他唱鴛鴦浦蓮開。他才依了你唱這套。好個猾小王八子。又不知叫甚麼名字。一日在這裏。只是頑。西門慶道。他兩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甚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慢慢躡足潛蹤。掀開簾兒進去。教他暖炕兒背後便道。你問他。正景姐姐吩咐的曲兒不教他唱。平白胡枝扯葉的。教他唱甚麼憶吹簫。李吹簫。支使的一飄個小王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這玉樓扭回看見是金蓮。便道是這一個六丫頭。你在那裏來。猛可說出句話。倒諕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路在我背後。怎的沒看見你進來腳步兒響。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小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西門慶道。哥兒。你濃着些兒罷了。你的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

府中懷春女。他和我多是一般後婚老婆。甚麼他為你褪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見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多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豬。空有這些老婆睜着。你日逐只咊屎哩。見有大姐在上。俺們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的了。一個大姐。怎當家理紀。也扶持不過你來。可可兒只是他好來。他死。你怎的不拉掣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也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裏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也喜歡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裏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言不說的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自古鏇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瞞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那裏說道。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內官。那日你沒對着應二和溫蠻子說。從他死了。好菜也拿沒出一碟子來。怪不的你老婆多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甚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麼。賊沒廉耻撒根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腳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着春梅肩背往前邊來。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晚夕宣卷。于是教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西門慶沒看見他。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裏去了。金蓮道。他

醉了。快發訕由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笥便道。娘你等等我。取些果子兒捎與姥姥吃去。于是走到牀房內袖出兩個柑子。兩個蘋波。一包蜜餞。三個石榴。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西門慶回來。說道五娘端的在那邊。爹好不尋五娘。這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向窗眼裏望裏張覷覷看見西門慶坐在牀上。正摟着春梅做一處頑耍。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裏。把秋菊將果子交付與了他。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囑付他果子好生收在揀妝內。原復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並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坐了一屋裏人。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薛姑子在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眾人多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往他屋裏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他到屋裏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月娘道。他不打你。嫌我見你頭裏。話出來的忒緊了。常言漢子臉上有狗毛。老婆臉上有鳳毛。他有酒的人。我怕一時激犯他起來。激的惱了。不打你打狗不成。俺們倒替你捏兩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格的。正景姐姐吩咐的曲兒不教唱。且東滿黎。西滿窑。支使的個小王八子。亂烘烘的不知依那個的是。就是今日孟三姐好的日子。不該唱憶吹笥。這套離別之詞。人也不知死那裏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我和剌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兒們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為甚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着怎的又

出他去了。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説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了。落了幾點眼淚。教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剛才搶白了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吩咐。教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們多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子家的心。怎麼不慘切個兒。玉樓道。好奶奶這半日你還歌唱誰嗔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裏滋味。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尚的怎的。兩個交的情厚。又怎麼設山盟海誓。你為我。我為你。無比賽的好。這個牢成的。又不顧慣。只顧拿言語白他。和他整廝亂了這半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甚麼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若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俺們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説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説出來個曲兒。就和爹熱亂。兩個白搽白的。必須搽惱了才罷。俺們使不去管他。孟玉樓在傍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存了這個丫頭子。這丫頭子這般精靈兒古怪的。如今他大了。成了人兒。就不依我管教了。金蓮便向他打了一下。笑道。你又做我的。又來打上輩我的娘起來了。玉樓道。你看恁慣的少條兒尖教的又來打上輩。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他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熱突突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如何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想怎

的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甚麼抬一個。滅一個。俺們多是劉湛兒鬼兒不出村的。大姐在後邊。他也不知道。你還沒見哩。每日他從那裏吃了酒來。就先到他房裏。望着他影。深深唱議。惹口裏恰似嚼蛆一般。供着個羹飯兒着。舉筋兒只像活的一般兒讓他。不知甚麼張致。又嗔俺們不替他戴孝。俺們便不說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七罷了。只顧帶幾時。又與俺們亂了幾場。楊姑娘道。姐姐們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楊姑娘道。好快。斷七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道早哩。到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的念個經兒。月娘道。捱年近節。忙忙的。且念甚麼經。他爹只怕過年念罷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土豆泡菜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向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先念揭曰。

禪家法教豈非凡。佛祖家傳在世間。
落葉風飄着地易。等閒復上故枝難。

此四句詩。單說着這為僧的。戒行最難。言人生就如同鐵樹一般。落得容易。全枝復節甚難。墮業容易。成佛作祖難。卻說當初治平年間。浙江寧海軍。錢塘門南山淨慈古孝刹。有兩個得道的真僧。一個喚作五戒禪師。如何謂之五戒。第一不殺生命。第二不偷財物。第三不染淫聲美色。第四不飲酒茹葷。第五不妄言綺語。如何謂之明悟。言其明心見性。覺悟我真。這五戒禪師。在家年方三十一歲。身不滿三尺。形容古怪。自伊師明悟。少其一目。俗名金禪。字佛教。如法了

得。他與明悟是師兄師弟。一日同來寺中。訪大行禪師。禪師觀五戒佛法曉得。留在寺中做個首座不數年大行圓覺。眾僧玄他做了長老。每日到坐。那第二個明悟。年二十九歲。生得頭圓耳大。面闊口方。身體長大兔數。羅汗。俗姓王。兩個如同一母所生。但遇說法同外法應。忽一日冬盡春初時節。天道嚴寒作雪。下了兩日。雪霽天晴。這五戒禪師早晨坐在禪椅上。耳邊連連只聞得小兒啼哭。便叫一個身邊知心腹的清一道人。你往山門前看有甚事來。報我知道。這道人。開了山門。見松樹下。雪地上。一塊破席。放着一個小孩兒。這是甚麼人家丟在此處。向前看。是五六個月的女孩兒。破衣包裹。懷內片紙。寫着他生時八字。清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連忙到方丈稟知長老。長老道善哉。難得你善心。即抱回房中好生喂養。救他性命。這是好事。到了周歲。長老起了個名字。喚做紅蓮。日往月來。養在寺中。無人知覺。一向長老也忘了。不覺紅蓮長成十六歲。清一道人每日出鎖入鎖。如親生女一般。女子衣服鞋襪。如沙彌打扮。且是生得清俊。無事在房做針綫。只指望招尋個女婿。養老送終。一日六月熱天。這五戒禪師。忽想數十年前之事。逕來千佛閣後。清一道人房中來。清一道。長老希行來此何干。五戒因問紅蓮女子在于何處。清一不敢隱諱請長老進房一見。就差了念頭。邪心輒起。吩咐清一。你今早送他到我房中。不可有誤。你若依我。後日抬舉你。切不可泄漏與人。清一不敢不依。暗思今夜必壞了這女身。長老見他應得不爽利。喚入方丈。與了他十兩白金。又度諜。清一只得收了銀

子。至晚送紅蓮到方丈。長老遂破了他身。每日藏鎖他在牀後紙帳房內。把些飯食與他吃。卻說他師弟明悟禪師。在禪牀上。入定回來。已知五戒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垢了紅蓮女子。把多年德行。一旦拋棄了。我去勸醒。再不可如此。次日寺門前荷蓮花開。明悟令行者採了朵白蓮花來。插在膽瓶內。令請五戒來賞蓮花。吟詩談笑。不一時五戒至。兩個禪師坐下。明悟道。師兄我今日見此花甚盛。竟請吾史賞玩。吟詩一首。行者拿茶吃了。預備文房四寶。五戒道將那荷根為題。明悟道。便將蓮花為題。五戒控起筆來。寫詩四句。

一枝菡萏瓣兒張。相伴蜀葵花正芳。
紅留似火開如錦。不如翠蓋芰荷香。

明悟道。師兄有詩。小弟豈得無詩。于是拈筆寫四句。

春來桃杏柳舒張。千花萬蕊盡芬芳。
夏賞芰荷如燦錦。紅蓮爭似白蓮香。

寫畢呵呵大笑。五戒聽了此言。心中一悟。面有愧色。轉身辭回方丈。命行者快燒湯洗浴罷。換了一身新衣。取紙筆忙寫八句。頌曰。

吾年四十七。萬法本歸一。
只為念頭差。今朝去得急。

傳語悟和尚。何勞苦相逼。
幻身如閃電。依舊蒼天碧。

寫畢放在佛前。歸到禪牀上就坐化了。行者忙去報與明悟。明悟聽得大驚。走來佛前看見辭世頌。遂說你好卻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着。你如今雖得個男身去。我不信佛法三寶。必然滅佛謗僧。後世墮落苦輪。不得歸依正道。深可痛哉。你道你去得。我趕你不着。當下歸房。令行者燒湯洗浴。坐在禪牀上。吾今趕五戒和尚去也。汝可將兩個人神子盛了。放三日一時焚化。說畢。亦圓寂坐化。眾僧皆驚。有如此異事。傳得四方知道。本寺連日坐化了兩僧。燒香禮拜。布施者。人山人海。抬去寺前焚化。這清一道人。遂收紅蓮改嫁平人養老。不日後五戒托生。在西川眉州。與蘇老泉居士做兒子。名喚蘇軾。字子瞻。號東坡。明悟托生與本州。姓謝道法為子。為端卿。後出家為僧。取名佛印。他兩個還在一處作對。相交契厚。正是

自到川中數十年。曾在昆盧頂上眠。
參透趙州關捩子。好姻緣做惡姻緣。
桃紅柳綠還依舊。石邊流水響潺潺。
今影指引菩提路。再休錯意戀紅蓮。

薛姑子說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方盒細巧素菜。果碟茶食點心。收了香爐。擺在桌

上。又是一壺茶。與眾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罐麻姑酒。眾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色兒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筲便傍邊斟酒。又替金蓮打桌底下轉了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這玉樓道。金蓮露出手來不許他褪在袖口邊。玉筲不許他近前。當夜一連反贏了金蓮幾鍾酒。又教郁大姐彈唱。月娘道。你唱了鬧五更俺們聽。郁大姐便調弦高聲唱（玉交枝）道。

彤雲密布剪。鵝雪花辭舞。朔風凜冽穿窗戶。你心毒。奴更受苦。爹娘罵得奴心忒狠毒。你說來的話。全不顧。把更兒從頭細數

（金字經）夜迢迢。孤另另。冷清清。更靜初。不寄平安。一紙書。腮邊流淚珠。不把佳期顧。一更裏無限的苦。

（玉交枝）一更才至冷清。撇奴在帳裏番來復去如何睡。二更裏淚珠垂。

（又）二更難過。討一覺頻頻的睡着。今宵夢兒裏。來托我思他。他思我。去時節海棠花兒開了半朵。到如今樹葉兒皆零落。枉教奴痴心兒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可合少離多。咱命薄命薄。孤另孤另。怎生奈何。好着教難存坐。三更裏。睡夢兒多。

（玉交枝）三更月上好難挨。今宵夜長燒殘蠟燭。銀臺上淚珠流三兩行。紅綾的被兒。間了

半牀。新桃的手帖兒在誰行放瘦損了腰肢。腰肢沈郎。
(金字經)沈郎的腰肢瘦。每日家愁斷了腸。盼望情人淚兩行。兩行。對菱花懶去妝。瘦損了嬌模樣。四更裏偏夜長。
(玉交枝)四更如畫。枕邊想不覺的淚流。靈神廟裏曾發咒剪青絲兩下裏放。說來的話餓不應口。到如今閃的我。似章臺柳柳教奴癡心等守。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休。望盼情人空倚樓。倚樓。想情人一筆勾。不由把眉雙皺。五更裏淚珠流。
(玉交枝)五更鷄唱。看看兒天色漸曉。放聲欲待。放聲又恐怕傍人笑:一全家心內焦。燒香告。禱神前笅。負心的自有天知道。枉教奴痴心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了。簷外叮當鐵馬兒敲兒敲。攪的奴睡不着。一壁廂寒鴉叫。淒淒涼涼直到曉。
(玉交枝)曉來梳洗傍妝臺。懶上畫眉房。簷上喜鵲兒喳喳的。小梅香來報喜。報道是有情郎。真個歸奴。奴向人羅幃裏。向前來奴家問你。
(後庭花)我問你個負心賊。你盡知一去了半年來。怎生無個信息。我道你應舉求官去。誰想你戀烟花家貪酒杯。我為你受孤恓在那裏偎紅倚翠。我為你病懨懨減了飲食。瘦伶仃消了

玉體。挨清晨怕夕晚。一更裏聽天邊孤雁飛。二更裏想情人魂夢裏。五更裏醒來時不見你。

（柳葉兒）呀 空間了鴛鴦錦被。寂寞了蒸約蒸約。鶯斯海神廟見放着傍州例。不由我心中氣。你盡知負心的。自有個天知道。

（尾聲）流蘇錦帳同歡會。錦被裏鴛鴦成對。永遠團圓直到底。

當下金蓮與玉樓猜枚。被玉樓贏了一二十鍾酒坐不住往前邊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才開。只見秋菊操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倒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裏。摟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烤火。婦人要茶吃。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你倒茶我吃。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教他另拿小鍾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炖的苦艷艷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牀屋裏睡哩。等我叫他進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裏。見春梅歪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被他搖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噦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唬人剌剌的。一面起來。慢條斯禮。撒腰拉袴。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眼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教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朵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只。往那裏去了。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只。金玲瓏

墜子。便點燈往那邊牀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牀。脚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裏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乞帳鈎子抓下來了。才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吃茶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了水。坐在火上。使他搧了些炭。放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兒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子。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裏袖了幾個果子。和蜜餞。是玉筲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裏。這婦人一面叫秋菊問他。果子在那裏。秋菊道。有我放在揀妝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一數。只是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裏去了。秋菊道。娘遞與拿進來。就放在揀妝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漲溢咀。你不偷。往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賊奴才。你看省手拈搭的。零零落落。只剩下這些兒。乾淨吃了一半。原來只孝順了你。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咀把。春梅道。那髒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這手。婦人道你與我拉他。雙手推顙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擰着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即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了不數。我難道醉了。你偷吃了。一徑裏渗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淨。那討酒來。娘信他。不是他

吃了。娘不信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裏不止的。婦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掏他袖子。用手撇着。不教掏。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個手八便罵道賊奴才。痞不長俊。奴才你諸般兒不一。相這説舌偷咀吃偏會。剛才掏出皮來吃了。真贓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要打你。你爹睡在這裏。我茶前酒後。我且不打你。到明日清淨白省。和你算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了行行忽忽的。好生旋剝了。教一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教他忍疼。他也懼怕些。甚麼門猴兒。似的湯那幾棍兒。他才不放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的臉脹腫的。谷都着咀往廚下去了。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白兩半又拿了個頻婆石榴遞與春梅。説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屜內。婦人把蜜蒸。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待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不題。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教春梅掇進坐桶來澡了牝。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少時分。春梅道。月兒大倒西。也有三更天氣。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牀房裏。見桌上銀燈已殘。從新剔了剔。向牀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于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坐換睡鞋。脱了褪褲。上牀鑽在被窩裏。與西門慶並枕而臥。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原來西門慶。與春梅才行房不久。那話綿軟。急切揑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欲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話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呑裏龜頭。只顧往來不絕。西門慶

猛然醒了。見他在被窩裏。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才來。婦人道。俺們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兒。郁大姐唱着。俺們陪大妗子。楊姑娘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先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兩個五子三猜。俺兩個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益。睡起一覺兒來。好熬我。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慶道。你整治那帶子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看了。扎在塵柄根下。系在腰間。拴的緊緊的。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慶道。我吃了。須臾那話。乞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跳腦。挺身直舒。比尋常更舒七寸有余。婦人扒在身上。龜頭昂大。兩手扇着牝戶往裏放。須臾突入牝中。婦人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那話漸沒至根。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　腰子。墊在你腰底下。這西門慶。便向牀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這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那消幾揉。那話盡入。婦人道。達達你把手摸摸都全放進去了。撐的裏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都揉進去。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發。止剩二卵在外。心中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觸冷。咱不得拿燈兒照着干。趕不上夏天好。這冬月間。只是冷的慌。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子。比那銀托子。識好不好。強如格的陰門生疼的。這個顯的該多大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今日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

他口裏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款抱香肩。睡不多時。怎禁那欲火燒身。芳心撩亂。于是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叫親心肝罷了。六兒的死了。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叫我的親達達。把腰扱緊了。一面把奶頭。教西門慶咂。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溢下。停不多回。婦人兩個抱摟在一處。婦人心頭。小鹿實實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于是洩出來。猶剛勁如故。婦人用帕搽之。便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卻怎麼的。西門慶等睡起一覺來再耍罷。婦人道。我也挨不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枕籍于牀上寐不覺東方之既白。正是等閒試把銀缸照。一對天生連理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王氏捲

昔年南去得娛賓。願遜階前共好春。
螘泛羽觴蠻酒域。鳳啣瑤句蜀箋新。
花憐遊騎紅隨後。草戀征車碧繞輪。
別後清清鄭南路。不知風月屬何人。

話說西門慶。摟抱潘金蓮。一覺睡到次日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豎一條棍相似。便道達。你將就鐃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咂咂罷。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不若咂咂的過了。是你造化。這婦人真個蹲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雙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兒的。吮勾一個時分。精還不過。這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往來。只顧沒稜露腦。搖撼那話。在口裏吞吐不絕。抽拽的婦人口邊白沫橫流。殘脂在莖。精欲洩之際。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爹送了請帖來。請俺們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都收拾了去。婦人道。我有樁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年時玉招宣府中。當的皮襖。你穿就是

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了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卻與雪娥穿。我穿李大姐這皮襖。你今日拿出來與了我。我搽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我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油般大黑蜂毛兒。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是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的。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硶貨。我是你房裏丫頭。在你跟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粉臉上。只顧偎揾良久。又呑在口裏。挑弄蛙口。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弦。攪其龜稜。然後將朱唇裹着。只顧動動的。西門慶。靈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連聲呼小淫婦兒。好生裏緊着。我待過也。言未絕。其精邈了婦人一口一面。口口接着多咽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慇懃愛把紫簫吹。

當日卻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睡在被裏。便說道。你趁閒尋尋兒出來罷。等一回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奶子丫頭。又早起來收拾乾淨。安頓下茶水伺候。見西門慶進來坐下。問養娘如意兒。這咱供養多時了。西門慶見如意兒穿着玉色對衿襖兒。白布裙子。葱白段子紗綠高底鞋兒。薄施朱粉。長畫蛾眉。油胭脂搽的咀唇鮮紅的。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手上帶着李瓶兒與他四個烏金戒指兒。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

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牀房裏鑰匙去。那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把老婆就摟在懷裏。兩手就舒在胸前。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養了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個臉對臉兒親咀。且咂舌頭做一處。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裏去。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為了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咀的人對爹說。又說爹要了我。他也告爹來不曾。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如意兒道五娘咀頭子雖利害。到也沒甚麼心。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的多。就是別的娘多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好做惡人。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們晚夕等我來這房裏睡。如意道爹真個來。休哄俺們着。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了。西門慶教開了牀房門。又開廚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用包襖包了。教迎春拿到那邊房裏去。如意兒悄悄向西門慶說。我沒件好披襖兒。你趁着手兒。再尋出來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就教他開箱子。尋出一套翠藍段子襖兒。黃綿綢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綢綿褲兒。又是一雙妝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門去

了。就使送皮襖與金蓮房裏來。金蓮才起來。在牀上裹脚。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甚麼兒沒有。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紬絹衣裳。年下穿。教我來與娘磕頭。于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們。這般卻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那個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抬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裏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是的。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裏。西門慶是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裏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甚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卻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着設席。擺列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荀子孝。生旦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頭見了。西門慶。吩咐打發飯與眾人吃。吩咐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那日門前韓大姨。孟大妗子都到了。又是傅伙計。甘伙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大姐。並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那個五短身子。穿綠段襖兒紅裙

子。勒着藍金綃箍兒。不搽胭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甚麼。西門慶道。五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咀頭了。他死了嗔人分散房裏丫頭像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見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早時他死了。你只望這皮襖。他不死。你只要好看一眼兒罷了。幾句話得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李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甚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看帖兒上。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拜。西門慶。即便叫王經。拿眷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出了門。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方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氈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宮坐着哩。那桂姐即向夾道內進裏邊去。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裏去。月娘道。爹看見來不曾。玳安道。爹陪着客。還不見哩。月娘便說道。連盒放在明間內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裏。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果餡壽糕。一盒玫瑰八仙糕。兩只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勒着白挑綫汗巾。大紅對衿襖兒。藍段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甚麼。月娘道。剛才桂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

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芝兒家請秦玉芝兒。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進來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是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又是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幾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裏生個天疱瘡。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干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歹的也招惹來家。平白教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嬌張致。說道爹笑一笑兒。我才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不妨。潘金蓮在傍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教他張致。如今在這裏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卻跪着你。你那時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桂姐才起了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爹和安老爹來了。這西門慶便教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去了。桂姐向月娘說道。爹喋喋。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虛頭願心。說過道赤罷了。前日兩遭往裏頭去。沒在那裏。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沒往我家裏。若是到我家。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我。渾身生天泡瘡。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裏。多往鄭月兒家走走。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道一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

不知俺們這裏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月娘接過來道。你們裏邊與外邊怎的。打偏別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跪下去。月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敍禮。每人一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桌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叫上戲子來參見。吩咐等蔡老爹到。用心扮演。不一時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今有巡撫候石泉老先生。新升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二十九日。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吩咐。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桌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吏上來氈包內。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封分資來。每人一兩。共十二兩銀子。要一張大插桌。餘者六桌都是散桌。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宋御史又下席作揖致謝。少頃請去捲棚聚景堂那裏坐的。不一時。鈔關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換了茶。擺棋子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中幽深。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掛着一幅陽捧日橫批古畫。正面鏍鈿屏風。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見爐內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䁥觀看。誇奬不已。問西門慶這付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裏。替我稍帶這一付來。送蔡老先。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裏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吩咐下邊。看了兩個桌盒。細巧菜蔬。果餡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

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天寒飲一杯無礙。原來宋御史已差公人。船上邀蔡知府去了。近午時分。來人回報邀請了。在磚廠黃老爹那裏下棋便來也。宋御史令起去伺候。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們唱個宜春令奉酒。于是帖旦唱道。

第一來為壓驚。第二來因謝誠。殺羊茶飯。來時早已安排定。斷行人。不會親憐。請先生。和俺鶯娘匹聘。我只見他。歡天喜地。道謹依來命。

五供養　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下工夫將頭盧來整。遲和疾擦倒蒼蠅。光油油輝花人眼睛。酸溜溜螯得牙根冷。天生這個後生天生這個俊英。

玉降鶯　今宵歡慶。我鶯娘何曾慣經。你須索要款款輕輕。燈兒下共交。鴛頸端祥可憎。誰無志誠。恁兩人今夜親折證。謝芳卿。感紅娘錯愛。成就了這姻親。

解三醒　玳筵開。香焚寶鼎綉簾外風掃閒庭。落紅滿地胭脂冷。碧玉攔杆花弄影。准備鴛鴦夜月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屏。合歡令。更有那鳳簫象板錦瑟鸞笙。生唱可憐我書劍飄零無厚聘。感不盡姻親事有成。新婚燕爾安排定。除非是折桂手報答前程。我如今博得個跨鳳乘鸞客。到晚來臥看牽牛織女星。非僥幸。受用的珠圍翠繞。結果了黃捲青燈。

尾聲　老夫人專意等。生唱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紅唱休使紅娘再來請。

唱畢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

府穿素服金帶。跟着許多吏先令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見在本處作千兵。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亦道容當奉拜。敍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扳話良久。就上坐。西門慶令小優兒。在傍彈唱。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廚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摺。酒過數巡。宋御史令生且上來遞酒。小優兒席前唱。這套新水令。玉驄嬌馬出皇都。蔡知府笑道。拙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郎舊紫髯。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眾人都笑了。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胡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價。原是楊州人。宋御史携着他手兒。教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坐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階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眾位款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名吏典。把桌席羊酒尺頭。抬送到新河口。下處去訖不題。宋御史于是亦作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了戲子。吩咐後日原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

上酒桌。使玳安去請溫相公來坐坐。再教來安兒去。請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說鄭金左順在後邊堂客席前。西門慶又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到說得好。小人家那裏抬放。將就叫了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眾娘嫂子下降。這裏前廳吃酒。唱了一日。孟大姨與孟二妗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家去不是。薛姑子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教他宣卷。咱們聽。楊姑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們外弟二個姪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于是作辭而去。只有傅夥計。甘伙計娘子。與賁四娘子。段大姐。月娘還留在上房陪大妗子。潘姥姥。李大姐。申二姐。郁大姐在傍。一遞一套彈唱。兩個小優兒都打發在前邊來了。又吃至掌燈已後。三位伙計娘子。都作辭去了。止段大姐沒去。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潘姥姥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妗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西門慶散了。小廝收進家活來。這金蓮慌忙抽身。就往前走了。到前邊黑影兒裏。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趔着脚兒。就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入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教鍾筋。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大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在前邊做甚麼。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裏去了的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

惱。因向玉樓道。你向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裏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那屋裏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恰似咱們把這件事。放在頭裏。爭他的一般。于是大師父。說笑話兒的來頭。左右這六房裏。由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才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的往前走了。因問小玉。灶上沒人了。與我把儀門拴上了罷。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們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大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問大妗子道。我頭裏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宣。今日可可兒。楊姑娘已去了。吩咐玉簫頓下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子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了大姐姐這屋裏。于是各往房裏吩咐。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炕桌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衆人俱各坐了。擠了一屋裏人。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垂八相。由人相以顯法身。朗朗惠燈。通開世戶。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賴剎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從逞六根貪欲。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我好十方傳句偈。八部會垓場。救大宅之蒸熬。發空門之侖綸。倡日富貴貧窮各有曲。只緣分定不須求。未曾下的春時種。空手

荒田望有秋。眾菩薩。每聽我貧僧演說佛法道。四句偈子。乃是老祖留下。如何說。富貴貧窮各有由。相如今你道眾菩薩。嫁得官人。高官厚祿。在這深宅大院。呼奴使婢。插金帶銀。在綾錦窩中。長大綺羅堆裏。生成思衣而綾錦千箱。思食而珍羞百味。享榮華。受富貴。盡皆是你前世。因由根基上有你的。一般大緣分。不待求而自得。就是貧僧在此宣經。念佛。也是吃着這美口茶飯。受着發心布施。老大緣分。非同小可。都是龍華一會上的人。皆是前生修下的功果。你不修下時。就如春天不種下場。到了秋成時候。一片荒田。那成熟結子。從那裏來。正是淨掃靈臺好下工。得意歡喜不放松。五濁六根爭洗淨。參透玄門見家風。又百歲光陰瞬息回。此身必定化飛灰。誰人肯向生前悟。悟卻無生歸去來。又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墜西山。寶山歷盡空回首。一失人身萬劫難。想這富貴榮華。如湯潑雪。仔細算來。一件無多做了虛花驚夢。我今得個人身。心中煩惱悲切。死後四大化作塵土。又不知這點靈魂往何處受苦去也。懼怕生死輪回。往前再參一步。唱(一封書)生和死兩下。相嘆浮生終日忙。男和女滿堂。到無常只自當。人如春夢終須短。命若風燈不久常。自思量可悲傷。題起教人欲斷腸。開卷曰。應身長救苦。並本無去亦無來。彌陀教主大願弘深。四十八願度眾生。使人人悟本性。彌陀今惟心淨主渡苦海。苦海洪波。證菩提之妙果。持念者罪滅河沙。稱揚者。福增無量。書寫讀誦者。當生華藏之天。見聞受持。臨命才時定往西方

淨土。凡念佛者。斷有功。無量慈悲故。慈悲大。慈悲及。皈命一切佛法僧信禮。常住三寶法輪。常輪度眾生。偈日無上甚深做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意。黃氏寶卷才展開。諸佛菩薩降臨來。爐香遍滿虛空界。佛號聲名動九垓。昔日漢王治世。雨順風調。國泰民安。感得一位善心娘子出世。家住曹州南華縣。黃員外所生一女。端嚴美色。年方七歲。吃齋把素。念金剛經。報答父母深恩。每日不缺。感得觀世音菩薩。半空中化魂。父母見他終日念經。苦切不從。一日尋媒。吉日良時。把他嫁與一婿。姓趙名方。屠宰為生。為夫婦一十二載。生下一男二女。一日黃氏。告其夫曰。我與你為夫妻一十二載。生下轎兒嬌女。但貪戀恩愛。永墮沉淪。妾有小詞。勸喻丈夫聽取。詞曰。宿緣夫婦得成雙。雖有男和女。誰會抵無常。伏望我夫主。定念與雙同。共修行終年富貴也。須草草貪名與利隨。分度時光。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豬去。黃氏女見丈夫去了。每日淨房寢歇。沐浴身體。燒香禮誦金剛經。

今方當下山東去。四個兒女在中堂。黃氏女在西房。
香湯沐浴換衣裳。卸簪珥淺淡梳妝。每日家向西方。
燒香禮拜。面念顏並寶卷。持念金剛。
看經文猶未了。香烟衝散。念佛音聲朗朗。

貫徹穹蒼。地獄門天堂界。豪光發現。
閻羅王一見了。喜悅龍顏。莫不是陽世間。
生下佛祖。急宣召二鬼判。審問端詳。
有鬼判告吾王。聆音察理。曹州府南華縣。
有一善良。看經文黃氏女。持齋把素
行善心功行大。驚動天堂。唱金剛經。
閻羅王聞言心內忙。急點無常鬼一雙。一雙急奔趙家莊。黃氏正看經卷。忽見仙童在面前。
念
善人便是童子請。惡人須遣夜叉郎。黃氏看經忙來問。
誰家童子到奴行。仙童答告娘子道。善心娘子你莫慌。
不是凡間親眷屬。我是陰間童子郎。今因為你看經卷。
閻王請你善心娘。黃氏見說心煩惱。小心一一告無常。
同姓同名勾一個。如何勾我見閻王。千死萬死甘心死。
怎捨嬌娃女一雙。大姐嬌姑方九歲。伴嬌六歲怎抛娘。
長壽嬌兒年三歲。常抱懷中心怎忘。苦放奴家魂一命。

多將功德與你行。仙童答告娘子道。何人似你念經剛。

善惡二童子。被黃氏女哀告。再三不肯赴幽。留戀一二個孩兒。難拋難捨。仙童催促。說道

善心娘子。陰間取你三更死。定不容情到四更。不比你陽間好轉限。陰司取你。若違了限。

我得罪。更不輕說短長。黃氏此時心意想。便喚女使去燒湯。香湯沐浴方才了。將身便乃入

佛堂。盤膝坐定不言語。一靈真性見閻王唱

楚江秋　人生夢一場。光陰不久常。臨危個個是風燈樣。看看回步見閻王。急辦行妝。鄉臺

上把家鄉望。見啼女哭好　惶。

排鈸打鼓作道場披麻帶孝安塋葬白

不說令方　惶事。且言黃氏赴陰靈。看來到柰何。

一道金橋接路行。借問此橋作何用。單等看經念佛人。

奈何兩邊血浪水。河中多少罪淹魂。悲聲哭泣紛紛鬧。

四面毒蛇咬露筋。前到破錢山一座。黃氏向前問原因。

是你陽間人化紙。殘燒未了便拋焚。因此挑翻多破碎。

積聚號作破錢山。又打枉死城下過。多少孤魂未托生。

黃氏見說心慈悲。舉口便誦金剛經。河裏罪人多開眼。

屍山爐剔樹鶱林。鑊湯火池蓮花現。無間地徹瑞雲籠。
當下仙童忙不住。急忙便去奏閻君唱。
山坡羊　黄氏到了那森羅寶殿。有童子先奏説。請了看經人來見。閻羅王便傳召請。黄氏拜在金階下。不由的跪在面前。有閻君問你。從幾年把金剛經念起。何年月日感得觀世音出現。這黄女又手訴説前情來訶。自從七歲吃齋。供養聖賢望上聖聽言。從嫁了兒夫。看經心不減白
閻君當下忙傳旨。善心娘子你聽因。你念金剛多少字。
幾多點化接陰陰。甚字起頭甚字落。是何兩字在中間。
你若念經無差錯。放你還魂回世間。黄氏當時階下立。
願王聽奴念金剛。字有五千四十九。八萬四千點畫行。
如字起頭行字住。荷擔兩字在中央。黄氏説經尤未了。
閻王殿前放毫光。舉手龍顏真喜悦。放你還魂看世間。
黄氏聞知忙便告。願王俯就聽奴言。第一不往屠家去。
第二不要染衣行。只願作個善門子。看經念佛過時光。
閻王取筆忙判斷。曹州張家轉為男。他家積有家財廣。

缺少墳前拜孝郎。員外夫妻俱修善。姓名四海廣傳揚。
吃罷迷魂湯一盞。張家娘子腹懷耽。十月滿足生一子。
左肋紅字有兩行。此是看經黃氏女。曾嫁觀水趙令方。
此是看經多因果。得為男子壽延長。張家員外觀看見。
愛如珍寶喜開顏唱
皂羅袍　黃氏在張家托化轉男身。相湊無差。員外見了喜添花。三年就養成人。大年方七
歲。聰明秀發。攻書習字。取名俊達。十八歲科舉登黃甲
卻說張俊達。十八歲登科應舉。升授曹州南華縣知縣。忽然思憶。是他本鄉。到縣中赴任之
後。先去王糧國稅。然後理論公廳。差兩個公差。即去請趙郎令方。我和他說話。兩個公差
不敢怠慢即到趙家來請令方。白
趙令方在家中。看經念佛兩公人。忙喝喏聽說來因。
即時間。忙打扮。來到縣裏。
公廳上忙施禮。且說家門。張知縣起躬身。
便令坐。敍寒溫分賓主。捧出茶湯。
你是我親夫主。令方姓趙。我是你前妻子。

黃氏之身。你不信到靜臺。脫衣親見。
左腮下朱砂記。字寫原因。我大女嬌姑兒。
嫁人去了。第二女伴姐姐。嫁了曹真。
長壽兒我掛牽。守我墳塋。咱兩同個同騎馬。
前到先塋

知縣同令方兒女五人。到黃氏墳前。開棺見屍。容顏不動。回來做道場七日。令方看金剛經。瑞雪紛紛。男女五人。總駕祥雲升天去了。臨江仙一首為證。

黃氏看經成正果。同日登極樂。五口盡升天。道善人傳觀音菩薩未度我。

寶卷已終。佛聖已知。法界有情。同生勝會。南無一乘字無量。又真空諸佛海會。悉蓝普使河沙同淨土。伏願經聲佛號。上徹天堂。下透地府。念佛者出離苦海。作惡者永墮沉淪。得悟者。諸佛引路。放光明照徹十方。東西下。回光返照。南北處親到家鄉。登無生漂舟到旂。小孩兒得見親娘。人母胎三寶不怕。八十部永返安康。偈曰

眾等所造諸惡業。自始無始至如今。
靈山失散迷真性。一點靈光串四生。
一報天地蓋載恩。二報日月照臨恩。

三報皇王水土恩。四報爹娘養育恩。

五報祖師親傳法。六報十類孤魂早超身。

摩訶般若波羅密

薛姑子宣畢卷。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了。眾人吃了。後孟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幾樣精制果菜。一坐壺酒來。又頓了一大壺好茶。與大妗子段大姐。桂姐眾人吃。月娘又教玉筲拿出。四盒兒細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三位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道。月娘道。也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等我也唱個兒與娘們聽。問月娘要聽甚麼。月娘道。你唱更深夜深靜悄。當下桂姐送眾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款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唱道

更深靜峭。把被兒熏了。看看等到月上花稍。全靜悄悄。全無消耗。敲殘了更鼓。你便才來到。見我這臉兒不瞧。來跪在奴身邊告。我做意兒瞧。他偷眼兒瞧。甫能咬定牙。其實忍不住笑。又勤兒推磨。好似飛蛾援火。他將我做啞謎兒包籠。我手裏登時猜破。近新來把不住船兒舵。特故裏搬弄心腸軟。一似酥蜜果。者麼是誰。休道是我。便做鐵打人。其實難不過。又踈狂或薄情無奈。兩三夜不見你回來。問着他便撒頑不睬。不由人轉尋思權寧耐。他

笑吟吟將被兒錦開。半掩過香羅。待。我推綉鞋不去睬。你若是惱的人。慌只教氣得我害。又花街柳市。你戀着蜂蝶採。使我這裏玉潔冰清。你那裏瓜甜蜜柿。恰回來無酒半裝醉。只顧裏打草驚蛇。到尋我些風流罪。我欲待揭了你面皮。又恐傷了就裏待。要隨順了他。其實受不的你氣。

桂姐唱畢。郁大姐就才要接琵琶。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掛在胳膊上。先説道。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妗子和娘每聽罷。于是唱道。

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也燒。

一套唱畢月娘笑道。慢慢兒的説。左右夜長儘着你説。那時大妗子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的郁大姐唱。吃了茶多散歸各房內睡去了。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中。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後邊房兒裏睡。郁大姐申二姐與玉箫小玉在那邊炕屋裏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正是

參橫鬥轉三更後。一鈎斜月到紗窗。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愬言潘金蓮

萬裏新墳盡十年。修行莫待鬢毛斑。
死生事大宜須覺。地徹時常非等閒。
道業未成何所賴。人身一失幾時還。
前程暗黑路途險。十二時中自着研。

此八句。單道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影隨形。如谷應聲。你道打坐參禪。皆成正果。相這愚夫愚婦。在家修行的。豈無成道。禮佛者。取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看經者。明佛之理。坐禪者。踏佛之境。得悟者。正佛之道。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後修。先修後作。有如吳月娘者。雖有此報。平日好善看經。禮佛布施。不應今此身懷六甲。而聽此經法。人生貧富壽夭賢愚。雖蒙父母受氣成胎中來。還要懷妊之時。有所應召。古人妊娘懷孕。不倒坐。不偃臥。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弄詩書金玉異物。常令瞽者誦古詞。後日生子女。必端正後美。長大聰慧。此文王胎教之法也。今吳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聽其生死輪回之說。後求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日後被其顯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正是前程黑暗路途險。十二時

中自着研。此系後事表過不題。當下後邊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單表潘金蓮在腳門邊久站立。忽見西門慶過來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雇坐在牀上。便問你怎的不脱衣裳。那西門慶摟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婦手裏使巧兒。拿些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才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這個是你早晨和那歪刺骨兩個嘀定了腔兒。好去和他個合窩去。一徑拿我扎筏子。嗔道。頭裏不使丫頭。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兒來。小賊歪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判子。我還是李瓶兒時。教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裏我不醋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個頭兒。你又說他的那不是。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便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歪刺骨弄答的齷齷齪齪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不與我使慣了。卻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了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趔趄着腳兒就往外走。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停眠整宿在一鋪兒長遠睡。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耻。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教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吩咐你。慌走怎的。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教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在進我這屋裏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西門慶道。怪小淫

婦兒。瑣碎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𠯠。媳婦耳頑。倒沒的教人與你為仇結仇。誤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桌兒擺下棋子。婦人問你姥姥睡了。春梅道。這咱哩後邊散了。來到屋裏就睡了。這裏房中春梅與婦人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一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吃飯。于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只見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裏冷。你往屋裏坐去罷。這西門慶一把手摸到懷裏。摟過來就親了個咀。一面走到房中牀正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外邊散的早。西門慶道。我明日還要早船上拜拜蔡知府去。不是也還坐一回。如意兒道。爹。你還吃酒。斟酒與爹吃。還有頭裏後邊。送來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素兒。金華酒湯飯俺們吃了。酒菜還沒敢動。留有預備。只把爹用。西門慶道。你們吃了罷了。吩咐下飯不要別的。好細巧拿幾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教綉春你打了燈籠往花園藏春軒書房內。還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斟那個酒我吃。那綉春應喏。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邊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于是燈下揀了一碟鴨子肉。一碟鴿子雛兒。一碟銀絲鮓。一碟掐的銀苗豆芽菜。一碟黃牙韭和的海蜇。一碟燒臟肉釀腸兒。一碟黃炒的銀魚。一碟春不老炒冬笋。兩眼春槅。不一時擺在桌上。抹得鍾

筋乾淨。放在西門慶面前。良久綉春前邊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嚐了嚐。無比美酒。紅紅的顏色。當下如意兒。就挨後在桌上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兒與他下酒。那迎春知局。往後邊廚房內與綉春坐去了。這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教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摟着。與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老婆剝果仁兒。放在他口裏。西門慶一面解開他穿的玉色䌷子對衿襖兒。鈕扣兒。並抹胸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用手揣摸着他奶頭。跨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道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的一般樣兒。我摟着你。就如同摟着他一般。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的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兒。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倒白淨肉色兒。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的清秀。又白淨。五短身子兒。又道我有句說話兒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裏戴。爹與他了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廂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與他一杯酒吃。惹的他不惱麼。這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兒與他。又揀了兩　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在傍邊。一面吃了。老婆道。你叫綉春姐來吃些兒。那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哩。走去良久。迎春向炕上抱他鋪

蓋後邊睡去。迎春道我不往後邊。在明間板櫈上賣良姜。我與綉春廚房炕上聊去。茶在火上等爹吃。你自家倒倒罷。如意兒道姐。你去帶上後邊門。等我插去。那迎春抱了被褥。一直後邊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火。點茶與西門慶吃了。插上後門。原來另預備着一牀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綾綃被褥。扣花枕頭。在枕上薰的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牀上睡。西門慶道我在牀上睡罷。如意兒便把鋪蓋抱在牀上鋪下。打發西門慶上牀解衣。替他脫了靴襪。他便打了水。拿出明間內澡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燈臺拿在牀邊上一張小桌兒上擱放。然後他方脫了衣褲上牀。鑽入被窩裏與西門慶相摟抱。並枕而臥。婦人用手揑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托子。猙獰跳腦。又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窩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　得面如火熱。又道祂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鋪子裏。拿半個紅段子。與你做小衣兒穿。再做只紅段子睡鞋兒穿在腳上。好伏待我。老婆道可知好裏。爹與了我。等我閒着做。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年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歲。一壁干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你大娘生了孩兒。你好生看妳着。你若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

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你娘的窩兒。你心下如何。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願一心只伏侍爹。再有甚麼二心。就死了不出爹這門。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這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着機會。心中越發喜歡。揝着他雪白的兩只腿兒。穿着一雙綠羅扣花鞋兒。只雇沒稜露腦。兩個搧干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出來。嬌聲怯怯。星眼濛濛。良久卻令他馬伏在下。且舒雙足。西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燈光下兩手按着他雪白的屁股。只雇搧打。口中叫章四兒。你好去叫着親達達。休要住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真個口中顫聲柔語。呼叫不絕。足頑了一個時辰。西門慶方才精泄。良久拽出塵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搽拭。摟着睡到五更鷄叫時方醒。老婆又替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咂半夜。怕我害冷。連尿也不教我下來溺。都替我嚥了。老婆道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這西門慶真個把胞膈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媱妮溫存。萬千羅唣。合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盆中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吩咐玳安。早教兩名排軍。把捲棚正面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又教陳經濟對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教琴童氈包內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哥那裏。俺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在家裏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你的是一方兜肚。一個金墜兒。五錢銀子。他四個每

人都是二錢銀子。一方手帕。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討下應二。都往他家去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裏不自在。俺姐不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個茶食盒子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西門慶才穿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荊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即出迎接至廳上敍禮。荊都監穿着補服員領。戴着暖耳。腰繫金帶。叩拜堂上道。久違欠恭高轉失賀之意。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敍畢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荊都監便道良騎俟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秦宇。都借學生這裏作東。請他一飯。蒙他昨日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荊都監道。正是小弟一事來奉瀆見。巡按宋公過年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膽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我這裏。等我抵回和他說又好些。這荊都監連忙下坐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喚椽房寫字的取出。荊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衙指揮僉事荊忠。年三十二歲。系山後檀州人。由祖後軍功累升本衙左

所正千戶。從某年由武舉中式歷升今職。管理濟州兵馬。歷年餘文。一一開載明白。西門慶看畢。荊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物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荊都監道。不然。總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阻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碗。荊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吩咐平安。我不在。有甚人來拜望。帖兒接下。休往那去了。派下四名排軍把門。說畢就上馬。琴童跟隨拜蔡知府去了。卻說玉簫早晨打發西門慶出門。走到金蓮房中。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晚夕眾人聽薛姑子宣黃氏女卷。坐到那咱晚。落後二娘管茶。三娘房裏。又拿將酒菜來。都聽桂姐申二姐賽唱曲兒。到有三更時分。俺們才睡。俺娘好不說五娘哩。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裏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裏走兒。把攔的爹恁緊。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剌剌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兒。隨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　瞧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裏睡來麼。玉簫道。前邊老大這娘屋裏。六娘又死了。爹卻往誰屋裏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這玉簫又說。俺娘怎的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裏。娘說了爹幾句。好的李大姐死了。嗔俺分散他的丫頭。多少時兒。相你把他心愛的皮襖。拿了與人穿。就沒話兒說了。爹說他見沒皮襖

穿。娘説他怎的沒皮襖。放着皮襖他不穿。坐名兒只要他這件皮襖。早是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你敢指望他的。金蓮道。沒的那扯毯淡。有了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把攔他一面兒罷了。偏有那些毯聲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説。娘只放在心裏。休要説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俺娘收拾戴頭面哩。今日要留下雪娥在家。與大妗子做伴兒。俺爹不肯。都封下人情。五個人都教去哩。娘也快些收拾了罷。説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嗔換孝。都教穿淺淡色衣服。這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鬏髻珠子箍兒。用翠藍銷金綾汗巾兒搭着。頭上珠翠堆滿。銀紅織金段子對衿襖兒。藍段子裙兒。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臥兔兒珠子箍兒。胡珠環子。上穿着沉香色遍地妝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路。轎內安放銅火踏。王經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卻説前邊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吃酒的那一桌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罐內又打出一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四五個做一處。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説申二姐會唱的好掛真兒。沒個人往後邊去。便叫他來到。好歹教他唱個掛真兒咱們聽。迎春才待使綉春叫去。只見春鴻走來向着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了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教王經

去了。留我在家裏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還不尋到這屋裏來烘火。因叫迎春你篩半甌子酒與他吃。吩咐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説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那春鴻連忙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筲都在上房裏坐的。正吃芫荽芝麻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在這裏。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那裏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的我。有郁大姐在那裏。也是一般。這裏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説。我叫他。他不來哩。都在上房坐着哩。春梅道。你説我叫他。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説你叫他來。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説道大姑娘在這裏。那裏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説是春梅姑娘。他説你春梅姑娘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裏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奶奶到説。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屍神暴跳。五臟氣衝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紅紫遍了雙腮。眾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裏。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對着小廝説我。那裏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敢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們在那毛裏夾着來。是你抬舉起來。如今從新鑽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抬的瞎淫婦。你來俺家才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

好成樣的套數唱。左右是那幾句東滿籬。西滿壩。油咀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錦詞。就拿斑做勢起來。真個就來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這個兒。韓道國那淫婦家與你。俺這裏不與你。你就學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妗子攔阻說道。快休要舒口。把這申二姐罵的睜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爺喋喋。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剛才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歹。這般潑口言語瀉出來。此處不留人。也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合遍街。搗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比是你有恁性氣。不訪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兒與我走。再也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教小廝把鬢毛都撏光了你的。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甚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道。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衝言衝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你教他慢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卻怎樣兒的。卻不急了人。玉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卻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眾人說道。乞我把賊瞎淫婦一頓罵。立攆了去了。若不是大妗子勸着我。臉上與這賊瞎淫婦兩個耳刮子才好。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拿斑做勢兒

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株。忌口些。郁大姐在這裏。你卻罵瞎淫婦人。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先前他還不知怎樣的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人兒來。教他唱個兒他就唱。那裏像這賊瞎淫婦大膽。不道的會那等腔兒。他再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還不知怎的拿斑兒。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瑣南枝。油裏滑言語。上個甚麼抬盤兒。也怎的我才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裏就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胡大姐道。可不怎的。昨日晚夕大娘多教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娘說郁大姐。你教他先唱。你後唱罷。郁大姐道。大姑娘你休怪他。他原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好容易。春梅道。我剛才不罵的你。你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如意兒道。等我傾杯兒酒與大姐姐消消惱。迎春道。我這女兒有惱就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鴛鴦鬧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着氣就是惱了。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鍾酒兒罷。那春梅忍不住笑罵迎春。說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來了。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俺們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唱

花家月艷。減盡了花容月艷。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連纖。落紅千萬點。香串懶重

添。針兒怕待拈。瘦損喦喦。鬼病懨懨。俺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損。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憎厭。這些時對鶯花不捲簾。

槐陰庭院。靜悄悄槐陰庭院。芭蕉新乍展。見鶯黃對對。蝶粉翩翩。情人天樣遠。高柳噪新蟬。清波戲彩鴛。行過闌前。坐近他邊。則聽得是誰家唱採蓮。急攘攘。愁懷萬千。拈起柄香羅紈扇。上寫阮郎歸詞半篇。

炎蒸天氣。挨過了炎蒸天氣。祈涼人綉幃。怪燈花相照。月色相隨。影伶仃訴與誰。征雁向南飛。雁歸人未歸。想像腰圍。做就寒衣。又不知他在那裏貪戀着。並無個。真實信息。倩一行人稍寄。只恐怕路迢遙衣到遲。

梅花相問。幾遍把梅花相問。新來瘦幾個。笑香消容貌。玉減精神。比花枝先瘦損。翠被懶重溫。爐香夜夜薰。着意溫存。斷夢勞魂。這些時睡不安眠不穩。枕兒冷。燈兒又昏。獨自個向誰評論。百般的放不下心上的人。

這裏彈唱吃酒不題。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裏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歷日。荊都監老爹。差了家人送了一口鮮豬。一罈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了。沒敢與他回帖兒。等爹來打發。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

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並抬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歷日。西門慶叫了陳經濟來。問了四包銀子。已久交到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廳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眾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眾人打夥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妗子。三個姑子。都往這邊屋裏坐的。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裳坐下。放桌打發他吃飯。教來興兒定桌席。三十日與宋巡按擺酒。與巡撫侯爺送行。初一日宰豬羊。家中祭祀還願心的。初三日請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眾位。吃慶官酒。吩咐已了。玉簫在傍。請問爹你吃酒放桌兒。釃甚麼酒你吃。西門慶道。有菜兒擺上來。有剛才荊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好吃。只見來安兒來家回話。玉簫連忙便提酒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西門慶令斟來我吃。須臾擺上茶來。西門慶在房中。卻說來安同排軍。拿了兩個燈籠。晚夕接了月娘來家。月娘便穿着銀鼠皮。披藕金段襖兒。翠藍裙兒。李嬌兒等。都是貂鼠皮襖。白綾襖兒。紫丁香色織金裙子。原來月娘。見金蓮穿着李瓶兒皮襖。把金蓮舊皮襖與了孫雪娥穿了。都到上房拜了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都過那邊屋裏去了。拜大妗子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說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

堂客。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原來他房裏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那時節亂的他家裏大小不安。本等沒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復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只好教豬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咀。自你家的好拿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他立着說道。俺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上不敢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裏。打窗戶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實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廝便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撥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才與俺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月娘起身過這邊屋裏。拜大妗子並三個師父。西門大姐與玉簫衆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做聲。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先就家去。大妗子隱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子。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通沒些摺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曳麼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

氣。誰教他拿斑兒做勢的。他不罵的他嫌腥。月娘道。你倒且是會說話兒的。合理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乞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了。金蓮道。莫不為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把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鄰親戚。都教他罵遍了罷。于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使的好規矩的大姐。如此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對西門慶說。西門慶笑道誰教他不唱與他聽來。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裏。沒拿去哩。月娘兒見西門慶笑說道。不說叫將他來嗔喝他兩句。虧你還雌着咀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都先歸去房裏。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月娘進裏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簫。這廂上四包銀子。是那裏的。西門慶說是荊都監送來干事的。二百兩銀子。明日要央宋巡按。圖干升轉。玉簫道。頭裏姐夫送進來。我放在箱子上。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裏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廚櫃中不題。金蓮在那邊屋裏。只顧坐的等着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晚兒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姤。圖壬子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邊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是強汗世界。巴巴走來我這屋裏。硬來叫他。沒廉耻的貨。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因說西門

慶。你這賊皮搭行貨子。怪不的人說你。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吃他在前邊攔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教人怎麼不惱你。冷灶着一把兒。熱灶着一把兒才好。通教他把攔住了。我便罷了。不和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裏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裏。通一日恁甚麼兒沒吃。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淒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他屋裏瞧他瞧去。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他心裏不自在。吩咐收了家伙罷。我不吃了。于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蘭香便熱煤炭在地。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裏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扶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只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裏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淒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干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才上房對我說。我才曉的。婦人道。可知你曉的俺們不是你老婆。你疼心愛的去了。西門慶于是摟過粉項來。就親個咀。說道道怪油咀。就奚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茶上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兒邊吃。婦人道拿來等我自家吃。會那等喬　勞旋蒸勢賣兒的。誰這裏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裏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平白你說他爭出來　包氣。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閒。婦人道。可知你

心不得閒。可不了一了心愛的。扯落着你哩。把俺們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揣了號聽題去了後十年掛在你那心裏。見西門慶咀搵着他香腮便道吃的那爛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噹噹着來。那裏有甚麼神思。且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沒吃甚麼兒。叫丫頭拿飯來咱們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婦人道。你沒的説人這裏淒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去罷。明日早使小厮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由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教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揑病。手到病除。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西門慶忽然想起。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清心蠟丸。用那藥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就拿素兒帶些酒來。玉樓道。休要酒。俺這屋裏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西門慶看見。篩熱了酒剝去蠟。裏面露出金丸來。看着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趁着酒。你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被玉樓瞅了一眼。説道就休那汗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裏去吃。你這裏且做甚麼哩。卻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攛掇上路兒來了。緊教人疼的鬼兒也沒了。還要那等掇弄人。虧你也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牀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撲撒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摟其粉項。

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因説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兑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了人家多少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又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廝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五姐教他管去。也該教他管管兒。卻是他昨日説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幾席酒兒。你交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説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裏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晨得梳了頭。小廝你來我去。秤銀子換錢。把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接着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説着。一面慢慢搊起這一只腿兒。跨在胳膊上。摟抱在懷裏。揝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子的綉鞋兒。説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只愛你這兩只白褪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兩只腿兒柔嫩可愛。婦人道。好個説咀的貨。誰信那綿花咀兒。可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沒有來。愁好的沒有。也要千取萬。不説俺們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來右説着哩。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謊就死了我。婦人道。怪行貨子。沒要緊賭甚麼誓。這西門慶説着。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插放入他牝中。婦人道。我説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便道且住。賊小肉兒。

不知替我拿下了不曾。沒有遂伸手。向牀褥子度下。摸出絹子來。預備着抹搽。因摸不見銀托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不趁早除下來哩。那西門慶那裏肯依。抱定他一只腿在懷裏。只顧沒稜露腦。淺擠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嗛鏇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抹隨出。口裏內不住的作柔顫聲。叫他達達。你省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了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牀上歡娛頑耍。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在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叫過畫童兒送到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裏等說着。還鎗鎗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們五個在前頭吃酒兒進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上頭上臉的。還嗔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乞他罵了去罷。要俺們在屋裏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教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的。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們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夫姑不言語好惹氣。當夜無語。歸到房中。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這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了。又誤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次日老早使來安叫了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吳月娘早

晨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與了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裏庵裏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因擺下茶。在上房內管待間。大妗子一巡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才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于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便問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晨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也住了這幾日了。他家中丟着孩子。也沒人看。我教他家去了。玉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于是遞與秋菊。放在抽櫃內。這玉簫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了。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汗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耻。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放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裏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着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姐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這金蓮聽說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就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管情又不知心裏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當下月娘自在屋裏說話。不防金蓮暗走

到明間簾下。聽覷多時了。猛可開言説道。大娘説的我打發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説來。你如今怎麼的。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道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教我還説。誰知為甚麼惱他。你便就攮着頭兒説別人。不知道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金蓮道。他不來往我那室裏去。我成日莫不拿豬毛繩子套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你昨日怎的他在屋裏坐好好兒的。你恰似強汗世界一般。掀着簾子。硬着來人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説。漢子頂天立地。吃辛受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豬毛繩子套他。賤不識高低的貨。俺們倒不言語。只顧趕人不得趕上。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穿在身上。掛口兒也不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們在這屋裏放小鴨兒。就是孤老院裏。也有個甲頭。一個使的丫頭。和他貓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管好歹。就罵人。倒説着你咀頭子不伏個燒埋。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們打不是。我也在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為我要皮襖。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説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我也浪了圖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卻是誰浪。吳月娘乞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漒了雙腮説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説。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趁來的老婆。那沒廉耻趁

漢精。便浪。俺們真材實料不浪。被吳大妗子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饒勸着。那月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少我了。孟玉樓道。耶嚛耶嚛。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着俺們。一棒打着好幾個人也。沒見這五姐。你讓大姐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打起咀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廝打沒好手。廝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們攘開。俺們親戚在這裏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去呀。嗔我這裏叫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打臉上。自家打幾個咀巴。頭上　髻都撞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甚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趁將你家來了。彼時恁的也不難的勾當。等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就是了。潑腳子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咀頭子。就相淮洪一般。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好老婆我別變了就是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麼。那金蓮道。你是真材實料的。誰敢辨別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好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屋裏養下漢子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玉樓見兩個伴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起金蓮。往前邊去罷。卻說道。你恁的怪刺刺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教他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扯起來。送他前邊去了。大妗子便勸住月娘。只說道。姑娘你身上又不方便。好惹氣。

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歡歡喜喜。俺們在這裏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卻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辭月娘。衆人起來道問訊。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竈內無烟。心頭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盡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繩慢鎖頭松。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為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了。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我回去也。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即叫大姐。你和那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于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月娘陪大妗子衆人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只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從早晨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裏。大妗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攬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裏住看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倒拿住巡更的。我到容了人。人到不肯容我。一個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干的那無所不為的事。人干不出來的。你干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耻也不顧。他燈臺不明。自己還張着咀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們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誮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早時剛才你們

看着。擺着茶兒。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不打發的去了。就安排着要嚷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裏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那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們都在屋裏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在明間內坐着。也不聽見腳步兒響。孫雪娥道。他單為行鬼路兒。腳上只穿氈底鞋。你可知聽不見。他腳步兒響。想着起頭兒。一來時。該和我今日多少氣。背地打夥兒嚼說我。教爹打我那兩頓。娘還說我和他便生好鬥的。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剛才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撒潑兒。一徑使你爹來家知道。管就把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乞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裏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了。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裏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內。也卻罷了。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為眾好。與人為怨忌仇。勸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心口內有些惡泛泛的上來。教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躺躺去。吩咐李嬌兒。你們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吩咐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卻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個午牌時分。才來

家。正值荊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説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吩咐。教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裏。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説。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拿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問丫環都不敢説。走到前邊金蓮房裏。見婦人蓬頭撦腦。拿着個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荊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晨嚷鬧合氣之事。具説一遍。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説道你甚緊自身上不方便。理那小淫婦兒做甚麼。平白和他合甚氣。月娘道。你看説話哩。我和他合氣。是我便生好鬥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眾人不是。早晨好意攞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便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走來後邊撑着頭兒和我兩個嚷。自家打滾撞頭。鬏髻跺遍了。皇帝上位的叫。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眾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裏也要把我降伏下來。行動就説你家漢子。説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頂不下來。咀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一回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甚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頭又疼。兩只胳膊都麻了。剛才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了乾淨了。我這身子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

鬼。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乞他害死了罷。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大晦氣。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越聽了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摟抱在懷裏。説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兒見識。他識甚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到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不敢罵他。還要拿豬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教他説惱了我。乞我一頓好腳。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嚐着些甚麼兒。大清早晨。才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腦袋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腳。説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廝去。請了那任醫官來。看了討藥去。天晚了。他趕不進門來了。月娘道。手不答。請甚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教他死。才趁了人的心。甚麼好的。老婆是牆上泥坯。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哩。他怎的你。如今不請任後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裏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剁兩針。由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説。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廝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那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那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

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裏廝守着月娘。禁張丫頭連忙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粥兒又不吃。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了。説任老爹在府裏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裏請。明日也不消咱這裏人去。任老爹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戶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太醫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裏去罷。這日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你看誂的那腔兒。你去我不妨事。等我消一回兒。慢慢閘闥着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筲。快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裏。教他唱與娘聽。玉筲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這咱哩。西門慶道。誰教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筲踢了兩腳。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要去。你管他腿事。玉筲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走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後溪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散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教你休叫他。你又叫他白眉赤眼。教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就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説我從東京來了。要與我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請我那裏説甚麼話。落後邀過朱台官來陪我。我熱着你。

心裏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咀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語花言。可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左。就死了。終值了個破沙鍋片子。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甚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了儀官。銀子也封下了。教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二百本歷日。我還不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稍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儀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說。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裏分上討討兒。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賣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備一口豬。一罐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果品。大清早晨。本府出票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員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西門慶吩咐前廳儀門裏。東廂房那裏聽候。中廳西廂房與海鹽子弟做戲房。只見任醫官從早晨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廳上陪坐。道連日闊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才來家見尊票。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後溪一診。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吃畢茶。琴童收下盞托去。西門慶吩咐後邊對你大娘。任老爹來了。明間內收拾。這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妗子李嬌兒孟玉樓教師在房內。

見琴童來說任醫官進來。爹吩咐教收拾明間裏坐。月娘坐着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日教將人家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教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由他好了。好這等的搖鈴打鼓散着哩。好與人家漢子喂眼。玉樓道。大娘這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出去。卻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妗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你教他看看你這脉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為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上氣血。安安胎氣。你不教他看。依着你就請了劉婆子來。他曉的甚麼病源脉理。一時耽擱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兒。戴上冠兒。玉簫拿了鏡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拿抿子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預備拿衣裳。月娘頭上止擺着六根金頭簪兒。戴上臥兔兒。也不搽臉。薄施胭粉。淡掃蛾眉。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正面關着一件金蟾蜍分心。上穿白後對衿襖兒。插黃寬攔挿綉裙子。襯着綾波羅襪。尖尖嬌嬌。一副金蓮。裙邊紫錦香囊。黃銅鑰匙。雙垂綉帶。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月殿嬋娟出畫堂。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動靜謀為要三思。莫將煩惱自招之。
人生世上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了一遍。見月娘穿衣裳。方才請進任醫官。到上房明。間內坐下。見正面酒金軟壁。兩邊安放春櫈。曝夏啉地平上鋪着氈毯。安放火盆。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五短身材。團面皮兒。黃白淨兒樣樣兒。不肥不瘦。身體兒不短不長。兩兩春山。月鈎一雙鳳眼。纖長春笋。露甄妃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望上拜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地面一椅坐下。琴童安放桌兒綿茵。月娘向袖口邊飾玉腕。露青葱。教任醫官胗脉。良久。月娘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脉來的又浮澀。雖有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腕有些阻滯。作其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了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胳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後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

胸膈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吩咐。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藥來。清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多嘿。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冷。望乞有暖宮丸藥見賜來。任醫宮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悉言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候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心中駭然尊敬。西門慶在門前揖讓上馬禮去。比尋日不同。倍加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即使琴童拿盒兒。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眾人都在月娘屋裏裝定果盒。搽抹銀器。便說大娘你頭裏還要不出去。怎麼知道你心中如此這般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不知那淫婦他怎麼的。行動管着俺們。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顧好看我一般兒裏。他不討了他口裏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攛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去。常言道。一鷄死一鷄鳴。新來鷄兒打鳴不好聽。我死了。把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才撥了蘿卜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耶。那裏有此話。俺們就待他賭個大誓。這五姐不是我說他。要的不知好歹。行事兒有些勉強。恰似咬羣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貨子。大娘你若惱他。可是錯惱了。月娘道。他是

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哩。他怎的會悄悄聽人兒。行動拿話兒說諷着人說話。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罷了。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把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心裏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裏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于是他說的。他屋裏。拿豬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妗子在這裏。你們兩個笑開了罷。你不然教他爹兩下裏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裏去。又不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們都在這定果盒。忙的了不得。落得他在屋裏。是全躲猾兒。悄靜兒。俺們也饒不過他。大妗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妗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裏都不好行走的。那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這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娘。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豬毛繩子套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五姐。你怎的裝憨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才如此這般。俺們對大娘說了。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裏。將出好氣兒來看

怎的。與他下個禮。賠了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簷底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陪過不是兒。天大事卻了。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裏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耶嗏。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兒。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比不的。玉樓道。你又他說不是。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那就我嫁了你的漢子。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白恁就跟了往你家來。來砍一枝損百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才好。不管螺蟲螞蚱。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們臉上就沒些血兒。一切來往都罷了。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這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戴上鬏髻。穿上衣裳。同玉樓逕到後邊上房內。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衝撞親家。高抬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裏。隨親家打。我老身卻不敢說了。那潘金蓮插燭也似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笑了。那月

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料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妗子道。這個你姊妹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聒聒的。你們人家廝抬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兒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説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們是個地。娘容了俺們。俺們骨禿扠着心裏。玉樓也打了他肩背一下説道。我的兒。你這回兒。打你一面口袋了。便道。休要説咀。俺們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洗手剔甲。在炕上與玉樓裝定果盒。不在話下。那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竈上整理菜蔬廚役。又在前邊大廚房內。烹炮蒸煮。燒錦纏羊。割獻花豬。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把丸藥送到玉樓房中。煎藥與月娘。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前日吩咐那根兒。下首裏只是有些怪疼。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説。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裏管下寒的。是按下後邊。卻説前廳寧御史先到了。看了桌席。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又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早知我正要奉送公祖猶恐見卻。豈敢雲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説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略可否而答之。次問其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自知其本府胡正尹。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説宋御史問道。守禦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為人卻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荊都監。青年武舉出身。

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荊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也要乞望公祖情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見任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升擢指揮。亦望公祖提援。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俾他加升。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見任管事。這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荊都監並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辦吏典收執。吩咐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那書吏如同印板。刻在心上。不在話下。正說話間。前廳鼓樂響。左右來報。兩個老爹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敘禮。這宋御史慢慢才走出花園角門。眾官見畢禮數。觀其正中。擺設大插桌。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一簇盤。大飲五牲。果品甚是齊整。周圍桌席。甚豐勝。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為不足。四泉看我的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補奉。西門慶道。豈有此禮。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眾官都說。候老先生那裏已各人差官邀去了。還在都府衙未起身哩。兩邊俳長樂工。鼓樂笙笛簫管方響。在二門裏伺候的鐵桶相似。看看等到午後時分。只見一疋報馬來到。說候爺來了。這裏兩邊鼓樂一齊響起。眾官都出大門前邊接。宋御史在二門裏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候巡撫穿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眾官

迎接進來。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豸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敍畢禮數。各官廷參畢。然後與西門慶拜見。宋御史道。此是主人西門千兵。見在此間理刑。亦是蔡老先生門下。這候巡撫。即令左右官吏。拿雙紅友生候蒙𥚃拜帖。遞與西門慶。門慶雙手接了。吩咐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眾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捧畢茶。階下動起樂來。宋御史把盞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抬下桌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廚役上來割獻花豬。俱不必細說。先是教坊間弔上隊舞回鼓。都是官司新錦綉衣裝。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才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候公吩咐。搬演裴晉公還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為證。

華堂非霧亦非烟。歌遏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蛾垂玉佩。果然綠鬢插金蟬。

候巡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下來五兩銀子。分賞廚役茶酒樂工腳下人等。就穿衣起身。眾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眾官辭謝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吩咐把桌席休動。教廚役上來攢整菜蔬餚饌。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來。並溫秀才。應伯爵。傅伙計。甘伙計。賁地傳。陳經濟。來坐聽唱。拿下兩桌酒饌餚品。打發海鹽子弟吃了等的人來教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夜宴。

抬出梅花來。放在兩邊桌上賞梅飲酒。原來那日賁四來興兒管廚。陳經濟管酒。傅伙計甘伙計看管家火。聽見西門慶請。都來傍邊坐的。不一時溫秀才過來作揖坐下。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聲喏。前日空過眾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材。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今我今對宋大巡。替大舅說了。說那個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荊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說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姊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于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沒人。如何只顧不出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下。教我過了初三日初四日家去罷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月娘留他坐。不坐。來到前邊安排上酒來飲酒。當下吳大舅二舅應伯爵溫秀才上坐。西門慶主位。傅伙計甘伙計賁地傳陳經濟兩邊打橫。共五張桌兒。下邊戲子鑼鼓響動。搬演韓熙夜宴。郵亭住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裏。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這西門慶隨即下席到東角門首。見喬親家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

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箚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拿回去。一面吩咐玳安。教廚下拿了酒飯點心。在書房內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語休饒舌。當日唱了鄆亭兩摺的。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收了家伙。進入月娘房來。月娘正與大妗子在炕上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裏去了。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加他。除加升一級。還教他見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才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旨意下來。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裏有二三百兩銀子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兄。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干。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筲。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打發你娘吃了罷。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才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是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他頭裏與我陪了不是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裏去。月娘道。你不往那屋裏去。往誰屋裏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妗子好不拿話兒咂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圖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月娘道。你只依我今日偏不要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裏。你往下邊李嬌姐房裏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你了。這西門慶見恁說。無法可處。只得往李嬌兒房裏歇了一夜。到次日臘月初一日。早往衙門

中去。同何千戶發牌升廳畫卯。發放公文。一早晨才來家。又打點禮物豬酒。並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討過答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擺設豬羊酒果。燒紙還願心畢。打發徐先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已封過劄付來。上面用着許多印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肉。與喬大戶家。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劄付瞧。又分送與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傅伙計。甘伙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人都是一盒。俱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禦。荊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戶。範千戶。吳大舅。喬大戶。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　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在月娘房內攢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代與金蓮管理。使用銀錢他不管了。因問月娘道。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怪不的人說。怪浪囪。平白教人家漢子揑了揑手。今日好了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揑兒。連大妗子也笑了。西門慶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這西門慶方才兑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戶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義官喬洪名字。挽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儲。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説明日喬通。好生送到家去。若親家見招。在下有此冠帶。就敢來陪他也不妨。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

面吃畢茶。吩咐琴童。西廂房書房裏放桌兒。親家請那裏坐。還暖些。到書房地爐內。籠着火。西門慶與喬大戶對面坐下。因告訴說昨日巡按兩司請候　院之事。俟老甚喜。明日起身。少不的俺同僚們都送郊外方回。才抹桌兒收拾放菜兒。只見應伯爵到了。斂了幾分人情。叫應寶用盒兒拿來。交與西門慶說。此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打開觀看。裏面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咀。常時節。白來創。李智。黃四。杜三哥。共十分人情。西門慶道我的這邊。還有捨親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並三個伙計。溫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後邊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家。從早晨望朋友去了。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經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桌上擺列許多熱下飯。湯碗無非是豬蹄羊頭。燒爛煎　。雞魚鵝鴨。添案之類。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義官箚付來了。容日我這裏備禮寫文軸。咱們從會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歷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歷日俺們不曾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吳大舅。伯爵。溫秀才。三人分了。伯爵看了開年。改了宣和元年。該閏正月。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告家去。西門慶陪吳大舅。坐到起更時分方散。吩咐伴當。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裏。起身同往郊

外送候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那婦人未及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懶施。渾衣兒歪在牀上。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牀內。叫着只不做聲。西門慶便在牀上問道。怪油咀。你怎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來。他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嬌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的香腮上。滾下淚來。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問他一聲兒。連忙一只手摟着他脖子說。怪油咀。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言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馬我是攔漢精。趁漢精。趁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教你又來我這屋裏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屋裏纏。早是肉身聽着。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裏睡來。白眉赤眼兒。你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丫頭。沒不往你那裏與你磕頭去。為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張主的。一拳柱定。那裏有這些閒言悵語。怪不的俺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裏買來賤裏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趁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妻不氣長。自古人善得人欺。馬善得人騎。便是如此。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裏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攛掇侍奉的是誰。苦惱俺們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裏。也沒個人兒來啾問。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教含着那眼淚

兒。走到後邊與他賠個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裏嗚嗚咽咽。哭的捽鼻涕。彈眼淚。西門慶一面摟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這一句兒就罷了。你教我說誰的是。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見替你懷着孩子。俺們一根草兒拿甚麼比他。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咀道。怪油咀。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教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裏倘着不是。帶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裏。說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裏。只見春梅容妝不整。雲髻斜歪。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咀。你怎的不起。叫着他。只不做聲推睡。被西門慶雙關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酩子裏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交。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道。達達起來了手。你又來理論俺們這奴才做甚麼。也沾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咀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我做奴才。一來也沒幹。壞了甚麼事。並沒教主子罵我一句

兒。攮我一下兒。做甚麼為這 遍街。搗遍巷的。賊瞎婦教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管我。莫不為瞎婦扯倒打我五棍兒。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與他一頓好的不罵。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為他合起氣來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意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裏。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王屠。連毛吃豬。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裏。還教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咀兒。誰教你不吃些甚麼兒。因說道。咱們往那邊屋裏去。我也還沒吃飯哩。教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烤果餡餅兒。炊鮓湯。咱們吃。于是不由分訴。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吩咐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一碗燒豬頭。一碗頓爛羊肉。一碗熬雞。一碗煎鰷鮮魚。和白米飯。四碗吃酒的菜蔬。海蜇豆芽菜。肉鮓蝦米之類。西門慶吩咐春梅。把肉鮓打上幾個雞豆。加上酸笋韮菜和上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桌兒。擺下。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果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邊隨着同吃。三個你一杯。我一杯。吃了一更方散。就睡到次日。西門慶早起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這裏先送了禮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往夏指揮家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玳安王經在家。只見午後時分。有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王奶奶。

何老人家。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裏走走。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㨂門㨂戶。今日不因老九。因為他兄弟的事。敢來央煩老爹。老身還不來哩。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兒。只怕有狗。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臥兔兒。穿着一身錦段衣裳。搽抹的如粉妝玉琢。正在房中炕上。脚登着爐臺兒。坐的磕瓜子兒。房中帳懸錦綉。牀設縷金。玩器爭輝。箱奩耀日。進去不免下禮。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子道。老身有心中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曾。婦人道。有到好了。小產過兩遍。白不存。又問你兒子有了親事。王婆道。還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胡亂積賺了些小本經紀。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慢慢替他尋一個兒與他。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爹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老九有椿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兄弟何十。乞賊攀着。見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裏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等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侯着哩。明日教他來討話罷。婦人

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説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夠了。婦人道。甚麼夠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毆氣不了在這裏。那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水來溫手。這等插金帶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道説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是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趁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到那裏是那裏。説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于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為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于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經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並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説。是與申二姐的。教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説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衝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至晚月娘來家。穿着銀鼠皮襖。遍地金襖兒。錦藍裙。坐大轎。打着兩個燈籠。到家先拜見大妗子眾人。然後相見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道了萬福。當下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多謝重禮。今日也有許多親鄰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顧車搬取家小上京去也。説了又説。好歹教

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了。好個身段兒。嗔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了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才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如今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抬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裏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裏。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抬舉他。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說咀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那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綫鋪子教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節綢絹絨綫正快。如何關閉了鋪子。到明日等再處。說畢。月娘進裏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如此這般。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就開出你兄弟來放了。你往衙門首伺侯。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裏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順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世上有如此不公事。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為證。

宋朝氣運已將終。執掌提刑忒不公。

畢竟難逃天地眼。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向午就來了。都拿着衣裳包兒。齊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衆人磕了頭。月娘在上房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大妗子月娘衆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一齊與西門慶插燭也磕了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才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椿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裏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年小不上三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宗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他這女婿。常時言笑自若。漸漸在家。嚷的人知道。住不牢。一日道他與丈母往鄉裏娘家去。周氏便向宋得說。你我本沒事。枉耽其名。今日在此山野空地。咱兩個成其夫妻罷。這宋得就把周氏姦了。一度以後。娘家回還道通姦不絕。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鄰。才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平府。姦妻之母。系緦麻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了他了死罪也不多。你穿着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西門慶道。他吃我把奴才拶了幾拶子。好的為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

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婦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邊。連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俺裏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響。荊都監老爹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廳上。敍禮。謝其厚賜。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向慨許。執事恭喜。必然在邇。荊都監聽了。又轉身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薦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內相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降階相讓入廳。兩個敍禮。二位內相。皆穿青縲絨蟒衣。寶石絛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禦到了。一處敍話。荊都監又問周守禦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與侯公送行。曾稱頌公之厚情。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即。周守禦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範千戶。吳大舅喬大戶。陸續都到了。喬大戶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大椅上四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捨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禦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喬大戶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裏遞上一道茶來。然後收拾上座。錦屏前玳筵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輝。階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果。良久遞酒安席畢。各家僮僕上來接去衣服。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下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今日在捨。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座。王三官必

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罷湯飯。廚役上來割道燒鵝獻小割。下邊教坊回數隊舞。吊畢。撮弄雜耍百戲。院本之後。四個唱的慢慢才上來。拜見過了。個個妝扮花兒。人人珠翠仙裳。銀箏玉玩。放嬌聲。倚翠偎頻笑語。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儉如良藥可醫貧。

不說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作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恁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吩咐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那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才好。若有那怪攮刀子的。俺們不來。說畢磕了頭。揚長去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伙。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並會中人。李智黃四。杜三哥。並家中二個伙計。十二張桌兒。席間正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平安來

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西門慶聽言。連忙道有請。只見雲離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邊伴當抬着禮物。先遞上揭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離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離守道。在下昨日才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磕頭。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眾人敍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下鍾 。下了湯飯。腳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離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其家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衛任命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已定來賀。當日眾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離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幾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和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這個罵他怪門神。白臉子撒根甚的貨。那個罵他是醜冤家。怪物勞。朱八戒。坐在冷鋪裏賊。罵道。我把你這兩個女人。十撇鴉胡石影子布兒。朵朵雲兒了口惡心。不說當日酒筵笑聲。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才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離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因為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送家小往

京裏去。不久就回。小人稟問道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敍其闊別。謝其早晚看雇家下。又借賁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府叫了小人去。吩咐初六日家小准上車起身。小人也得月半才回來。說畢把獅子街鋪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我教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鋪子罷。那賁四方才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這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僕從跟隨去。拜雲指揮去了。那日是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侯。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上房管待大妗子。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鞍子房兒。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夥子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上轎去了。便問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拉他怎的。惹的他㤞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他。他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教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道。又不管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個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咀巴。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怪肉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教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帶氈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剜牆拱。平安道。對過溫師父叫着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溫師父叫

你仔細。他有名的溫屁股。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你們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如何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怎麼溫屁股。玳安道。娘自問他就是個。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小奴才。你實說。他喚你做甚麼。你不說着。我教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廝。急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裏。弄的脹脹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撥出來。他又不肯撥。只顧來回動。且教小的拿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聽了便喝道。怪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五姐只管好審問他。說的碜死了。我不知道。還當好話兒。側着耳朵兒聽他。是個不上蘆蔕的行貨子。人家小廝與他使。卻背地干這個營生。那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蔕的肯干這營生。冷鋪睡的花子。才這般所為。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耻。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們就沒見他老婆怎生這等。平安道。怎麼樣兒。娘們合勝看的見他。他但往那裏去。每日只出鎖兒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每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出來。倒榪子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裏坐天牢裏。說了回。月娘同眾人回後邊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伙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甚是無可不可。旋放桌兒留我坐。打開一罐酒陪我吃。如今衛中荊南崗升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我和他喬親家。就是兩分賀

禮。眾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挂軸子。少不的教溫葵軒做兩篇文章。早些買軸子寫下。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烏葵軒哩。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耻。傳出去。教人家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言。諕了一跳。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廝去。西門慶道。是那個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俺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溫蠻子弄他來。這西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拶子拶他。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要干小營生兒。今日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教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裏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兒家伙與他。又某日他望他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便道。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吩咐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怪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得曉的這樣狗背石東西。平白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看寫禮帖兒。怪不的你我家有這些禮帖書柬寫。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家裏底事。往外打探。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教他走

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安來了。吩咐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教溫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幾鋪子沒人。倒好教他二舅來替他開的兩日兒。左右與來招一遞。三日上宿飯倒都在一處吃。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招顧了我的兄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坐的吃酒。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招早往獅子街開鋪子去。不在話下。卻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教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了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又不敢接。說道。俺爹才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們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疏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難免今朝一面羞

靡不有初鮮克終。交情似水淡長情。
自古人無千日好。果然花無摘下紅。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

飛彈參差拂早梅。強欺寒色尚低回。
風憐落媢留香與。月令深情借艷開。
梁殿得非肖帝瑞。齊宮應是玉兒媒。
不知謝客離腸醒。臨水應添萬恨來。

話説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携家小搬移舊家去了。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座。不在話下。一日尚舉人來拜辭起身。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氈衫。西門慶陪他坐的待茶。又送贐禮與他。因説起喬大戶。雲離守。兩位捨親。一授義官。一襲祖職。見任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紙禮拜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為。學生敝同窗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為師。在捨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説。老翁差盛使持軸。送到學生那邊。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這裏。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並氈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光景。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掛在壁上。但見青段錦軸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記戶與雲

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見。西門慶道。又題甚麼溫老先生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伯爵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時你有後眼。不然教調壞了咱家小兒們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於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瞧。于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一遍。喝採不已。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備羊酒花紅果盒。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明日初八日早起身去也。小的答應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裏。明早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觀見六摺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香絹賻儀。吩咐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雷啟元。安忱拜。連忙穿衣裳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吃了飯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一個白鷴。一個雲鷺。一個穿豸補子。手下跟從許多官吏。進入大廳敍禮。道。及向日厚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穀汪少華。並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升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東定初九日赴會。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裏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吩咐。學生埽門拱候。安郎中令吏

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公左右收了。相送出門。雷東穀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搭伙計。學生已並除他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為多較。言畢。相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頂了一把新等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教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等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了頭背。出生入死。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眾小廝皆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裏使錢好。五娘行動沒打不說話。卻說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起身去了。長官沒曾委人。那裏看守鎖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原差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到那裏看看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兩個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他前邊花亭。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西門慶道。長官來到明日還收拾了耍子所在。栽些花翠。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添些磚瓦木石。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閒散悶。西門慶因問府上寶眷有多少來住。何千戶道。學生這房頭不上數口。還有幾房家人。並伴當。不過十數人而已。西門慶道。似此還住不了這宅子。前後五十余間房。看了一回。吩咐家人收拾打掃關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趕年裏搬取家眷。當日西門慶年別回家。何千戶看了一回。還歸衙門裏去

了。次日才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兒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様下飯鷄鵝。一罈酒來謝。西門慶又是劉內相差官送了一食盒。大小純紅掛黃蠟燭。二十張桌圍。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罈自造內酒。一口鮮豬。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説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書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見西門慶在廳上站立。換了冠帽。戴着白氈忠靖冠。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向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還説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説道。老爹今非昔比。小人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上陪着吃了一盞茶。説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説。我親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説。何九道。家老爹恩點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着哩。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閒些了。説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坐廳上。看着打點禮物果盒花紅羊酒軸文等。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後叫王經送雲離守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離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

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閒。往那裏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兒。早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吩咐備馬。就戴着氈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褶。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掛着花拷拷兒。發賣綢絹絨綫絲綿。擠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回說一日也攢銀錢二十兩。西門慶又吩咐來昭妻一丈青。二舅茶飯。每日這裏依舊打發。休要誤了。來昭妻道。逐日頓美酒飯。都是我自整理。西門慶見天陰晦上來。但見彤雲密布。冷氣侵人。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院中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西門慶長身貂鼠皮襖。後面排軍拿了一盒酒菜。裏面四碟醃鷄下飯。煎炒鵝鴿。四碟海味案酒。一盤韭盒兒。一錫瓶酒。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吃了三杯。吩咐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着。自在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勾攔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正是拳頭大塊空中舞。路上行人只叫苦。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撏綿。裁織片片。大如拷栳。見林門竹筍茅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却言消災障猶嫌小。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手撚梅花唱道

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幽人。吟咏多詩草。

西門慶隨路踏着那亂瓊碎玉。貂襖沾濡粉蝶。馬蹄蕩滿銀花。進入勾攔。到於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丫環看見。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出來迎接。至於中堂見禮。說道。前月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自有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才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住房。明間內。但見綠窗半啟。氈幕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才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攢。翠梅花鈿兒。金鈒釵梳。海獺臥兔兒。打扮的霧靄雲鬟。粉妝粉。香花琢。上穿白綾襖兒。綠遍地錦比甲。下着大幅湘紋裙子。高高顯一對小小金蓮。猶如新月。狀若蛾眉。好似羅浮仙子臨凡境。神女巫山降世間。粉頭出來笑嘻嘻的。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們。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咀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響瓜兒。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物勞。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們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們來。我便說沒爹這裏燈籠送俺們。蔣胖子弔在陰溝裏。缺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

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兒走着哩。說了一回說道。爹只怕你冷。往房裏生的。這西門慶到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只見丫環來放桌兒。四碟細巧菜蔬。安下。三個薑碟兒。須臾拿了三甌兒黃芽韭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道。又撥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門慶道。我夠了。才在那邊房子幾鋪。陪你吳二舅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裏要來你這裏走走。不想天氣落雪。家中使小廝取了皮襖穿上。就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教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來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昨日捨伙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十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于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吩咐休見了桂姐銀姐說。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到明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裏過夜。問我他幾時來了。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們四個都在這裏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裏。不敢請你的。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才請你來唱。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

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誤了人情。西門慶道。等明日你雲老爹擺酒。我請你和銀姐那裏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吩咐。我去。不一時丫環收拾飯桌去。粉頭取出個瀏　木匣兒。傾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氈條上。抹牌頑耍。愛香兒也坐在傍邊看牌。院內雪如飛風舞梨花。紛紛只顧下。但見

恍惚漸迷鴛甃。頃刻拂滿蜂鬚。似玉龍鱗甲遶空飛。白鶴羽毛搖地落。好若數蟹行沙上。猶賽亂瓊堆砌間。正是盡道豐年瑞。豊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

當下三人抹了回牌勝負。須臾擺上酒來飲酒。桌上盤堆異果。餚列珍羞。茶煮龍團。酒斟琥珀。詞歌金縷。笑啟朱唇。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箏排雁柱。款跨鮫綃。姊妹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青衲襖。

想多嬌。情性兒標。想多嬌。恩意兒好。想起攜手同行共歡笑。吟風咏月將詩句兒嘲。女溫柔。男俊俏。正青春年紀小。誰人望將比目魚分開。瓶墜簪折。今日早魚沉雁杳。

罵玉郎　多嬌一去無消耗。想着俺情似漆。意如膠。常記的共枕同歡樂。想着他花樣嬌。柳樣柔。傾國傾城貌。

大迓鼓　千般豐韻嬌。風流俊俏。體態妖嬈。所為諸般妙。　箏撥阮歌舞吹簫。總有丹青難畫描。

感皇恩呀好教我無緒無聊。意攘心勞。懶將這杜詩溫。韓文敍。柳文學。我這裏愁懷越焦。

這些時容貌添憔。不能勾同歡樂。成配偶。到有分受煎熬

東歐令　潘郎貌。沈郎腰。可惜相逢無下稍。心腸懊惱傷懷抱。烈火燒佛廟。滔滔綠水淹藍橋。相思病怎生

採茶歌　相思病怎生　離愁人擺的堅牢。鐵石人見了也魂消。愁似南山堆積積。悶如東海水滔滔。

賺　誰想今朝。自古書生多命薄。傷懷抱。痴心惹的傍人笑。對難陳告。

烏夜啼　想當初偎紅倚翠。踏青鬥草。相逢對景同歡樂。到春來語呢喃燕子尋巢。到夏來。荷蓮香開滿池沼。到秋來菊滿荒郊。到冬來瑞雪飄飄。想當初畫堂歌舞。列着佳餚。今日個孤枕旅館無着落。鬼病侵難醫療。好教我情牽意惹。心癢難撓。

節節高　悶懨懨睡不着。想多嬌。知音解呂明宮調。諸般好閉月羞花貌。言語嬌媚。心聰俏。恰似仙子行來到。金蓮款步鳳頭翹。朱唇皓齒微微笑。

鵓鴿兒　你看他體態輕盈更那堪衣穿素縞。脂粉施蛾眉淡掃。看了他萬總妖嬈。難畫描。酒泛羊羔。寶鴨香飄。銀燭高燒成就了美滿夫妻。穩取同心到老。

尾聲　青雲有路終須到。生前無分也難消。把佳期叮嚀休忘了。

唱一套。姐兒兩個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頑笑。杯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把眼看見鄭愛月兒房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掛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羣。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穀春三月。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須慕。莫使無心托白雲。

下書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摭説道。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説。學爹説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西門慶滿心歡喜。説道。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説來。我才曉的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説畢。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個並肩疊股。搶紅飲酒。因説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日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到正月裏。請他和三

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沒他。那一段兒風流嬌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看用個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丫環拿上幾樣細果碟兒來。都是減碟果仁風菱鮮柑。螳螂雪梨。蘋婆。蛔螺。冰糖橙丁之類。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得餅蜜送入他口中。又用纖用掀起西門慶藕合段褲子。看見他白綾褲子。西門慶一面解開褲帶。露出那話來。教他弄。粉頭見根下束着銀托子。那話猙獰跳腦。紫漒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個低垂粉頸。輕啟朱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咂有聲。品弄了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欲求媾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環向前掛起錦幔。款設鴛枕。展放鮫綃。薰熱香球。牀上鋪得被褥甚厚。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牀。粉頭澡牝回來。掩上雙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為證。

聚散無憑在夢中。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念。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丫環掌燈進房。整衣理髩後。釃美酒。重整佳餚。又飲夠幾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才作別了。鴇子粉頭。

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叫道。爹若叫我早些來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卻是初八日。打聽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這邊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慶房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晴。天有風色甚冷。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放桌兒。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並折帕都送過去了。你的人情。我這邊已是替你們家封了二錢。出上了。你那裏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那應伯爵舉手謝了。西門慶道。何大人已搬過去了。今日我送茶並慶房人情。你不送些茶兒與他。伯爵道。他請人。又問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個一個雷兵備。一個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因在我這裏擺酒。明日要請杭州趙霆知府。新升京堂大理寺丞。是他們本府父母官。如何不敬代一張桌面。餘者散席。戲子他那裏叫來。俺這裏少不的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便了。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沒曾對我題起開除他罪名來了。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才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我那邊左近住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家宅內答應。好幾年了。也有了媳婦兒了。因在莊子上和一般家

人不和出來了。如今閒着。做不的甚麼買賣兒。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尋個人家。做房家人。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薦與大爹宅內答應。又怕大爹少人使。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叫他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穿着青布四塊瓦布襪。靸鞋。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這狗拘的。膂力儘有。掇輕服重。都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那人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才十九歲兒。廚竈針綫。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為人樸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裏答應。吩咐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個磕了個罷。西門慶教琴童兒。領着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了。對月娘說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同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不在話下。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或是隔壁韓嫂兒的兒子。小雨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裏坐的。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娘子兒和氣。就是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鋪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動。且玳安兒與平安兒。常在他屋裏坐的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那日早晨來爵兒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綢襖。青布披

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胭抹粉。施朱唇。纏的兩隻腳翹翹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起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竈。不題。玳安與平安。常在他屋裏坐的多。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這邊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起身都往北邊。與他燒紙弔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段鋪子。書房內看着毛襖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攢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玳安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買瓜子兒磕。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姨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裏從他屋裏出來做甚麼來。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沒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們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你這屋裏來看你。看兒。你心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討個汗巾兒來。與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使陳經濟看着裁貂鼠。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鋪內。取了金赤虎。又是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封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坐下。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與他一封簪兒。把那一封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插燭也似磕了頭。西門慶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了飯

來。吃了飯出來。在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過去坐坐。叫小的拿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棉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迴紋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着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油走到書房暖閣兒裏。作揖坐下。致謝外日多有相擾。敍話間。畫童兒對門拿過茶來吃了。花子油悉把門外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吩咐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說看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了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坐在一處。圍爐飲酒。桌上擺設四盤四碟。都是煎炒雞魚。燒爛下飯。又叫孫雪娥烙了兩炷餅。又是四碗肚肺。乳綫湯。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誥來。西門慶請來同價值吃酒。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伙計。收了鋪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眾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裏去了。西門慶道。北邊他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裏備了張插桌祭祀。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兒。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兒。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他們外姪兒那裏

養活。材兒也是我這裏替他備下的。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老人家。有了黄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隲。説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伙計作辭去了。西門慶道。十一日該姐夫這裏上宿。玳安道。那邊鋪子裏。付二叔也家去了。只小的一個在鋪子裏睡。西門慶道。就起身走過來。吩咐後生王顯。仔細火燭。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没人。兩估步就走入賁四家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封門關的門響。西門慶從黑影中走至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裏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説道。爹請裏邊紙門内坐罷。原來裏間　扇廂着後半間。紙門内。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從新糊的雪白。掛着四扇弔屏兒。那婦人頭上勒着翠藍銷金箍兒。鬏髻插着四根金簪兒。耳朵上兩個丁香兒。上穿紫綢襖。青綃絲披襖。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兒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説。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他那裏曉的。于是不由分説。把婦人摟到懷中。就親咀。拉近枕頭來。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插入牝中。就拽了幾拽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内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攘進去。方才澀住淫津。肆行抽拽。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肩膊。兩相迎湊。在下颼聲顫語。呻吟不絶。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胳膊上。只顧没稜露腦。鋭進長驅。肆行搧磞。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髻髯鬆。舌

尖冰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注。良久拽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揩之。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妝。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婦人拜謝了。悄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鋪子裏。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響。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非人不知。除非已莫為。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睃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識破他。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這裏會同慶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做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一日。每家一張桌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洲綢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雇船裝載。趕至臨清馬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雇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裏。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賊見鬼的。因你爹從早晨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裏。並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裏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裏把爹來不見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不做聲言語。不想西門慶從前邊進來。把眾小廝乞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裏。入港才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兒。都替他揑兩把汗。都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

畢。交了書帳説。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楊州與他兩個分路。他們往杭州去了。俺們都到苗親家住了兩日。因説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抬了楊州衛一個千戶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説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襪如　。兩只腳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端的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態度似紅杏枝頭推曉日。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廂奩。治衣服。待開春。韓伙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説道你船上稍了來也罷。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妝奩。愁我家沒有。于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楊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有詩為證。

聞道楊州一楚雲。偶憑出鳥語來真。
不知好物都離隔。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兑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令煩青日。言訖。當下作辭。往喬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説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進來若不是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荊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為妙。這西門慶即差答應節級。拿着五錢銀子。往巡

按公衙書辦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道寫甚的。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此國家莫急於文武兩途。而激動之典不容不亟舉也。臣奉命按臨山東等處親歷省察風俗。至於。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必容訪。復令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撫民有方。廉使趙訥。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操砥礪之行。嚴督率之條。又訪得兵備副使雷啟元。軍民咸服其恩。威儀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經濟可望。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居任清慎。視民如傷。徐州府知府韓邦奇。志務清修。才堪廊廟。蔡州府知府葉照。屏海冠而道不拾遺。惠民疇而墾田不涸。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參議馮延鵠。傴僂之形。桑榆之景。形若木偶。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妾父而通賄。所致勝謗於公堂。慕羨餘而誅求。詈言聲輒遍於閭閻。此二臣者。所當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禦周秀器宇懨弘。操持老練。得將師之體。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荊忠。年力精強。才猶練達。冠武科而稱為儒將。勝算可

以臨戎號令而極其嚴明。長策卒能禦侮。兗州兵馬都監溫璽。夙閒韜略。熟習兮馬。休養騎卒。以備不虞。並力設險以防不測。此三臣者。所當亟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有德。以練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擣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效命。實一方之保障。為國家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誠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爵不濫。而人心思奮。守牧得人而

聖治有賴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所奏內。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體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實。以裨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氏幸甚。奉欽依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拿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本下來了。已是何舉你哥升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守禦與荊大人。都有獎勵。轉副參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丫環看下酒菜兒。我愁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

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使。我這裏兑一千兩銀子。你那裏使者。那吳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旁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經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報往荊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

勸君不費鐫研石。路上行人口是碑。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玩燈請黃氏

黃鍾應律好風催。陰伏陽生淑歲回。
葵影便移長至日。梅花先趁大寒開。
八神表日占和歲。六管吹葭動細灰。
已有岸傍迎臘柳。參差又欲領春來。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荊都監早晨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寶為啣結難忘。範大人便老了。張菊軒指望升轉他一步兒。照舊也罷了。還虧他些。說畢。茶湯兩換。荊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這裏宰了一口鮮豬。兩罈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豸員領。一疋黑青妝花紵絲員領。一百果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拿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入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裝於套內封了。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今親荊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

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下書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歷日。四萬紙。一口豬來回禮。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吳大舅本衙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稍閒。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眾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十回度人。整做法事。大吹大打。倡道行香。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禮畢。又是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付伙計。甘伙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家半口豬。半腔羊。一罈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杭州絹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裏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牕梅痕月。檐雪滾風。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紙。又到於李瓶兒房靈前。祭奠已畢。置酒於後堂。合家大小。月娘等。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並女婿陳經濟。都遞了酒。兩旁列坐先是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如意兒。五個磕頭。然後小玉。綉春。小鸞兒。元宵兒。中秋兒。秋菊磕頭。其次者來招妻一丈青惠慶。來昭妻惠祥。來興妻惠秀。來爵妻惠元。

一般兒四個家人媳婦磕頭。然後才是王經。春鴻。玳安。平安。來安。棋童兒。琴童兒。畫童兒。來昭兒子。鐵棍兒。來保兒子。僧寶兒。來興女孩兒。年兒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炷了香。燒了紙。吃了點心。備馬就出去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眾婦人。早起來。施朱付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方鞋。妝點妖燒。打扮可喜。都來後邊月娘房內。廝見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踢毽拜帖。落後門薄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自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毽子兒。放炮燂。又磕瓜子兒。袖香桶兒。戴鬧娥兒。眾夥計主管。門下底人。伺候見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經濟一人。在前邊客位管待。後邊大廳。擺設錦筵桌席。單管待親朋。花園捲棚。放下氈幃煖簾。鋪陳錦裀綉毯。獸炭火盆。放着十桌。都是銷金桌幃。妝花柳甸。寶妝果品。瓶插金花。筵開玳瑁。專一留待士大夫官長。約晌午間。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有四五個人跟隨。就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吳月娘出來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才拿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經濟。管待陪王三官兒。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經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荊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歸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又

出去賀節。直至晚歸家來。家中韓姨夫。慶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油來拜。陳經濟陪侍在廳上。坐的候至已久。西門慶到了。見畢禮。重新擺上酒菜點心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油隔門先起身去了。只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着如定油兒一般。還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等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揑了一把手。玳安就知意。説道。他屋裏沒人。這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對門裏。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閒話。走到裏間內。老婆脫衣解帶。仰揊炕上。西門慶褪了褲子。扛起腿來。那話使有銀托子。就干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干。兩只手揊着。只教西門慶攮他心子。那浪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牀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攮進去。兩手扱着腰。只顧兩相揉搓。麈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口中只叫親爺。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説與我。老婆道。媽娘家姓葉排行五姐。這西門慶口中。喃喃吶吶。就叫葉五兒。不知道口裏令合不合。那老婆原來奶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為妻子。五短身材。兩個鵪鶉胎眼兒。今年也是屬兔的。三十二歲了。甚麼事兒不知道。口裏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麈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吮淨了罷。這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吮咂的乾乾淨淨。才系上褲子。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裏也盼他哩。只怕京中夏大人留住他

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見。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閒在鋪子裏。掩門等候的。西門慶進來。方才關上拴。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自古上樑不正。則下樑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子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僕。皆效尤而行。原來賁四這個老婆。不是守本分的。先與玳安有姦。落後又把西門慶勾引上了。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付伙計又沒在鋪子裏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賁四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裏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正是對人不用穿針綫。那得工夫送巧來。有詩為證。

滿眼風流滿眼迷。殘花何事濫如泥。
拾琴暫息商陵操。惹得山禽遶樹啼。

卻說賁四老婆。晚夕對玳安說。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伙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稀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果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已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你到明日進來磕頭。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咀。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趁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掇進後邊月娘

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裏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這盒兒點心瓜子與娘吃。月娘道。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教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果子。與他說。多上覆。多謝了。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有玉皇廟吳道官來拜。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脱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爺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爺且不消去。頭裏小的撞見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教爺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裏伺候着哩。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有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一言難盡。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了。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空慢姐夫來了。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半頭相還下來。說道大舅恭喜。自然之道理。至親何必計較。吳大舅於是拜畢西門慶道。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頭戴翡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臥兔白綾對衿襖兒。沉香色遍地金比甲。玉色綾寬襴裙。耳邊二珠環兒。金鳳釵梳胸前帶着金三事　領兒。裙邊紫遍地金。八條穗子的荷包。五色鑰匙綫帶兒。紫遍地金扣花。白綾高底鞋兒。打扮的鮮鮮兒的。向前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兒罷。說道。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擾害你

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不到。望哥躭待些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裏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裏。聽見嚷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都是海獺臥兔兒白綾襖兒。玉色挑綫裙子。一個是綠遍地金比甲兒。一個是紫遍地金比甲兒。頭上戴的都是髮髻。玉樓帶的是環子。金蓮是青寶石墜子。下邊尖尖趫趫。顯露金蓮。與吳大舅磕了頭。逕往各人房裏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放安桌兒。擺上春盛果盒各樣熱碗夏飯。大饅頭點心。八寶攢湯。一齊拿上來。小玉。玉筲。都來與大舅磕頭。須臾吃了湯飯。月娘用小金廂玳瑁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裏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果菜來。都是冬笋。銀魚。黃鼠。鰊鮓。海蜇。天花菜。蘋婆。螳螂鮮柑。石榴。風菱。雪梨之類。飲酒之間。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了畢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年即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還有屯所裏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裏到任。行牌拘教那屯頭來參見。吩咐吩咐。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是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任。如今我接管承行。須得也要振刷在冊花戶。驚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才好下屯衛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這屯田不瞞姐夫說。太祖舊例練

兵衛。因田養兵。省轉輸之勞。才立下這屯田。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那時只是上納屯田。秋糧又不同民地。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草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才傾齊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一戶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進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有些甫餘兒也罷。難道說全徵。若徵收些出來。斛鬥等秤上。也勾咱們上下攬給。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尋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鷄鵝豚米。面見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西門慶道。得夠你老人家攬給。也盡我一點之心。正說着。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才起身去了。西門慶那日。就在前邊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往衙門中開印。升廳畫卯。發放公事。先是雲離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並合衙官員吃慶官酒。西門慶次日。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離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罷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巴不到次日。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賞賜包兒。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留下帖兒。文嫂兒又早在那裏接了帖

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爺後邊坐。轉道大廳。到於後邊。進入儀門。少間住房掀起明簾子。上面供養着先公王景崇影像。陳說兩桌春臺果酌。朱紅公座。虎皮校椅。腳下氈毹匝地。簾幕垂紅。少傾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襖兒。珠翠盈頭。粉妝膩臉。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吩咐大官。把馬牽於後槽畏養。茶湯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外叔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才來。這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上蓋。裏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粉底皂靴。十分綽耀。婦人房安桌席。黃銅四方獸面火盆。生着炭火。朝陽房屋。日色照窗。房中十分明亮。須臾丫環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餚饌堆盈。酒汎金波。茶烹玉蕊。婦人錦裙綉襖。皓齒明眸。玉手傅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良久意洽情濃。飲多時。目邪心蕩。看看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下邊耳房放桌兒。自有文嫂兒主張酒饌點心管待。三官兒娘子。另在那邊角門內。一所屋裏居住。自有丫環養娘伏侍。等閒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裏間房內。掀開綉帳。關上窗戶。丫環輕剔銀缸。佳人忙掩朱戶。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腳上牀。枕設寶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家中磨槍備劍。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鏖戰這婆娘。早把胡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子。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塵柄入牝中。舉腰展力。那一陣掀騰鼓搗。其聲猶若數尺竹泥淖中相似。連聲響亮。婦人在下。沒口叫達達如流水。正是照海旛幢秋色

裏。擊天鼙鼓月明中。有長詞一篇。道這場交戰。但見

錦屏前迷魂陣擺。綉幃下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王。頭戴肉紅盔。錦兜鍪。身穿烏油甲。降紅袍。纏觔縧。魚皮帶。沒縫靴。使一柄黑纓槍。帶的是虎眼鞭皮薄頭流星搥。沒毯箭。跨一疋掩毛凹眼渾紅馬。打一面發兩翻雲大師旗。攝魂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頭戴雙鳳翹珠絡索。身穿素羅衫。翠裙腰。白練襠凌波襪。鮫綃帶。鳳頭鞋。使一條隔天邊。話絮刀。不得見。淚偷垂。容瘦減。粉面搗。羅幃傍。騎一。百媚千嬌玉面打一柄倒鳳塡鸞遮日傘。須臾這陣上。撲鼕鼕鼓震春雷。那陣上。鬧挨挨麝蘭靉靆。這陣上腹溶溶。被翻紅浪。那陣土刷刺刺。帳控銀鉤。被翻紅浪精神健。帳控銀鉤情意乖這一個。急展展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個。忽剌剌一十八滾難掙扎。一個是慣使的紅綿套索鴛鴦扣。一個是好耍的拐子流星鷄心搥。一個火忿忿桶子槍。恨不的扎勾三千下。一個顫巍巍囟膀牌。巴不得榻勾五十回。這一個善貫甲披袍戰。那一個能奪精吸髓乖。一個戰馬。叭碭碭番歌舞地。一個征人軟濃濃塞滿密林崖。一個醜搊搜剛硬形骸。一個俊嬌嬈杏臉桃腮。一個施展他久戰熬場法。一個賣弄他鶯聲燕語諧。一個鬥良久。汗浸浸釵橫鬢亂一個戰多時。喘吁吁枕亂裀歪。頃刻間只見這內襠縣。乞炮打成堆。個個皆腫眉膿眼。霎時下則望那莎草場。被槍扎倒底。人人肉綻皮開。正是愁雲拖上九重天。一派敗兵沿地滾。幾番鏖戰貪淫

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是被他拴縛定了。於是滿口應承都去。這西門慶滿心歡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方回家去。正是不愁明日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為證。

盡日思君倚畫樓。相逢不捨又頻留。

劉郎莫謂桃花老。浪把輕紅逐水流。

卻說西門慶到家。有平安迎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請爺早往門外皇莊看春。又是雲二叔家。差人送了五個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帖兒都交進去了。西門慶聽了。沒言語。進入後邊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已摘了首飾花翠。止戴着髻。撇着六根金簪子。勒着珠子箍聊。上着藍綾襖。下着軟黃綿綢裙子。坐着說話。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就在正面椅上坐下問道。你今日往那裏。這咱才來。西門慶無得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到這咱晚。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還年小哩。今年才十八歲。生的燈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今博古。透靈兒還強十分。見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狎。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房裏倒使着四個丫

頭。兩個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御前生活所藍大監姪女兒。與他陪嫁了。好少錢兒。又道小廝對你說來。明日雲伙計家。又請俺們吃節酒。送了五個帖兒。在揀妝上閣着。連薛內相家帖子。都放在一處。因令玉筲拿過來。與你爹瞧。這西門慶看了薛內相家帖兒。又看雲離守家帖兒。下書他娘子兒雲門蘇氏歛衽拜請。西門慶說。你們明日收拾了。都去走走。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只怕大節下。一時有個人客驀將來。他們沒處攔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裏。你們四個去罷。明日我也不往那時去。薛太監請我門外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邊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一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那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靜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少不的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荊南　娘子。張親家母。喬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會。也只在十二三掛起燈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廝扮戲耍一日。爭耐去年還有賁四在家。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了。卻交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插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這西門慶就瞅了金蓮道。這個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採顧。就擺了。因說道。那三官兒。娘咱們與他沒有大會過。人生面不熟的。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個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不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

懷着個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姐姐沒的說。怕怎麼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兒才好。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孫雪娥房裏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於雪娥房中。晚間交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晨。只見應伯爵走來借衣服頭面。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個帖兒。今日請房下陪眾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出門入戶。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嘆話。敢來上覆嫂子。有上蓋衣服。借的兩套兒。頭面簪環。借的幾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裏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拿着氈包並盒哩。哥哥累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氈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說道。裏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二珠環兒。應寶接的往家去了。西門慶陪着伯爵吃茶。說道。昨日房下在何大人家吃酒。來晚了。今日不想雲二哥娘子。送了五個帖兒。又請房下們都會會兒。大房下又有臨月身孕。懶待去。我說他既來請。大節下你等走走去罷。我又連日不得閒。只昨日才把人事拜了。今日咱們在雲二哥家。吃了酒來。昨日家又出去。有些小事。來家晚了。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教小婿去了罷。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疾流注。在這下部。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

家。誰是肯輕放了你我的。怎麼忌的住。伯爵又問。今日那幾會嫂子去。西門慶大房下和第二第三第五的房下四人去。我在家且歇息兩日兒罷。正說着。只見玳安拿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不去。於是看盒兒內放着三個請書兒。一個宛紅僉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閫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待生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那裏說不認的。教咱這裏轉送送兒罷。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卻怎樣兒的。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他來請我。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裏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教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哥謝容易。是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卻表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爵媳婦兒惠元。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畫中人。裊娜宮腰迎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往雲離守家吃酒去了。西門慶吩咐大門主平安兒。

隨問甚麼人。只説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徑過一遭。那裏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那日。只在李瓶兒房中。轉爐坐的。自從李瓶兒沒了。月娘教如意兒休勒上奶去。每日只喂妳來興女孩兒城兒。連日西門慶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房中。教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頭上戴着黃霜霜簪環。滿頭花翠。勒着翠藍銷金汗巾。藍綢子襖兒。玉色雲段披襖兒。黃綿綢裙子。腳下沙綠潞綢。白綾高底鞋兒。妝點打扮。比昔時不同。手上戴着四個烏銀戒指兒。坐在旁邊。打發吃了藥。又與西門慶斟酒舖菜兒。迎春打發吃了飯。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綉春在廚下打發。西門慶見丫環都不在屋裏。在炕上斜靠着背。扯開白綾吊的絨褲子。露出那話來。帶着銀托子。教他用口吮咂。一面傍邊。放着果菜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達咂。我到明日。尋出件好妝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憐兒。咂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裏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你揀着燒炷香兒。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子脫了上炕來。仰臥在枕上。底下穿着新做的大紅潞綢褲兒。褪下一只褲腿來。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燒酒浸的香馬兒。撇去他抹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個坐在他小肚兒底下。一個安在他　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須臾那香燒到肉

跟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裏顫聲柔語。哼成一塊。沒口子叫達達爹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那婦人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合不會。婦人道。達達會合毬。兩個淫聲艷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撐的婦人牝戶滿滿。彼往來出入。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翅一般。翻覆可愛。西門慶於是把他兩股扳拘在懷內。四體交匝。兩相迎湊。那話盡沒至根。不容毫發。婦人瞪目失聲。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樂極。精邈如涌泉。正是不知已透春消息。但覺形骸骨節鎔。有詩為証。

任君隨意蕩霞杯。滿腔春事浩無涯。
一身徑藉東君愛。不管牀頭墜寶釵。

當日西門慶燒了這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妝花比甲兒與他。至晚月娘眾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姊妹。一處做針指。來往同親戚兒耍子。應二嫂做保証。西門慶聽了話笑。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卻是潘金蓮上壽。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吩咐小廝們。抬出燈來。收拾揩抹乾淨。大廳捲棚。各

處掛燈。擺設錦帳圍屏。叫來興買下鮮果。叫了小優。晚夕上壽的東西。這潘金蓮早晨打扮出來。花妝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廳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着。高櫈在那裏掛燈。那三大盞珠子吊掛燈。嘆嘻嘻說道。我道是誰在這裏。原來是你們在這裏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吩咐下俺們掛了燈。明日娘的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們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們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爺嚛。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裏。小的們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咀。你與他好生仔細掛那燈。沒的例兒搘兒的。拿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裏。為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裏不見了。險了險。赦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諕小的。玳安道。娘也不打。聽這個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鍾。鍾的聲兒。松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扎。乞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個伙計家。那裏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撞木靶。有此事真個的。畫一道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捉人說他。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瞞那傻王八千來個。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性。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閒着。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咀。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們好圖踐狗尾兒。說的

是也不是。敢説我知道。嗔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小買住我的咀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沒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閒也不往他屋裏去。娘也少聽韓回子老婆説話。他兩個為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好不能夠。要歹登時就一篇。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聽者有。不聽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為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曾惡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裏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和處。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個靶子。兩是半頭磚兒。也是一個兒。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拿的兒舀。好個怪淫婦。他便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瓜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正説着。只見小玉走來説。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裏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道裏。我送進去了。一來的抬轎的該他六分銀子轎子錢。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説沒有。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抬轎子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妗子。二妗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盡力數落了一頓説道。你沒轎子錢。誰教你來了。恁

出魄削劃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個錢兒與我來。老身那討個錢兒來。好容易賙辨了這分禮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裏討個錢兒與你。你看着睜着眼在這裏。七個窟壠。到有八個眼兒。等着在這裏。今後你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休要傚打咀的獻世。包關王買豆腐人硬。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毴聲味氣。前日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你罷了。驢糞球兒面前光。卻不知裏面受恓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裏邊炕上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後邊。請陪大妗子吃飯。才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拿進帖兒來。說荊老爹升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升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荊忠頓首拜。慌的西門慶令抬開飯桌。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荊總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掾軍牢。一面讓至大廳上。敍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待茶畢。荊統制說道。前日升官。勅書才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桌兒。荊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逕起身。西門慶那裏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果上來獸炭頓燒。暖簾低放。金壺

斟玉液。翠盞貯羊羔。才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咱才來。問鄭春那一個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柱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拿樂器上來彈唱。與他荊爺聽。須臾兩個小優。安放樂器停當。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嗄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荊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拜。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敍。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荊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荊已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升轉。荊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營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荊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壽。後廳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已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作歡。頑要做一處。卻說潘姥姥到那邊屋裏。如意迎春。讓他熱坑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樹果柑子。石榴蘋菠。雪梨。鮮果。蒸酥點心。饊子麻花。滿爐焚着末子香蠟。點着長明燈桌上拴着銷金桌幃。旁邊掛着他影。穿大紅遍地金袍兒。錦裙綉襖。珠子挑牌。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姐姐好處生天

去了。因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夠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這般大供養夠了。他是有福的。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妗子。和大妗子都在這裏來。十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楊播道場。水火煉度。晚上才去了。潘姥姥道。幫年逼節。丟着個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裏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嗔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楊姑娘。如意兒道。姥姥有鍾兒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教迎春姐。你放小桌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杯。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來這裏。沒曾把我老娘當別人看成。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麼兒。與我拿了去。誓沒曾空了我。不瞞姐姐你們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正經我那冤家。半個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象小眼簿皮。愛人家的東西。想今日為轎子錢。你大包家拿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他沒有。倒教後邊西房裏姐姐。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歸到屋裏。還數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教我來。沒轎子錢。休教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來到這

裏。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姐姐你們聽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聽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教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腳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他把娘喝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嗔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做也曾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響。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二姐。你去瞧瞧去。那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只見春梅進來。頭上翠花雲髻兒。羊皮金沿的珠子箍兒。藍綾對衿襖兒。黃綿綢裙子。金燈籠墜子。貂鼠圍脖兒。走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姥姥還沒睡哩。我來瞧瞧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摟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緊挨着他坐。如意坐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才吃了酒。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了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教秋菊掇了來。我已是攢下了。那綉春不一時。走過那邊。取了來。秋菊放盒內掇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瓶金華酒。吩咐秋菊。你往房裏看去聽着。若叫我。來這裏對我說。那秋菊把咀穀都着了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薰臘鵝。細鮓糟魚

果仁鹹酸蜜食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一鍾如意兒。一鍾與迎春。綉春在旁邊炕兒上坐的。其五人坐。把酒來斟。春梅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吃。說道。姥姥這個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個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你到明日。管情好一步。一步自高。敢是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為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他就扛的我失了色。今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他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同的六娘錢自有。他本等手裏沒錢。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相俺爹雖是抄的銀子。放在屋裏。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藏背掖的。教人看小了他。他怎麼張着咀兒說人。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個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認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兒生。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入櫃。五娘他也沒個貼皮貼肉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刀上來了。便叫迎春二姐。你拿骰盆兒來。咱們擲個骰兒。搶紅耍子兒罷。不一時取了四十個骰兒的骰盆兒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

鍾子。你一盞我一鍾。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罐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方才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開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櫈兒。聽他兩個在屋裏行房。怎的作聲喚。口中呼叫甚麼。正聽在熱鬧。不防春梅走來到跟前。向他腮頰上。盡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裏聽甚麼。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裏打盹。誰聽甚麼來。你就來打我。不想房內婦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關門他不動。於是替他摭過了。秋菊揉着眼。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頭睡了。不在話下。正是鵁鶄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晚暉。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傅伙計。甘伙計。賁四娘子。崔本娘婦段大姐。吳舜臣娘婦鄭三姐。吳二妗子。都在這裏。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騎馬喝道。往何千戶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雜耍。周守禦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眾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他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教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吩咐陳經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聽着多心。走到屋裏。一面攛掇。把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裏丟着孩子沒人看。

教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打發去了。因對着李轎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教他在屋裏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似。倒沒的教我惹氣。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四個請書兒。往招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有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他。如何住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直到正月初二日才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綫鋪。另打一間。教吳二舅開鋪子賣綢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且教賁四叫花兒匠在家。攢造兩架烟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早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吳大舅。常時節四位。白日在廂房內坐的。晚夕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當日外承携之事。坐下吃畢茶。方才說起。李三哥來。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端的甚麼買賣。你說來。李三道。今有朝庭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干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老爹拿出五千兩

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伙計。二八分錢使。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庭皇城內新蓋的良嶽。改為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妝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尋商鼎。漢篆秦爐。宣王后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並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此是我與人家打夥兒做。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拿不出這一二萬兩銀子來。李三道。得爹全做又好了。俺們就瞞着他那邊了。左右這邊二叔和俺們兩個。再沒人。伯爵道哥。家裏還添個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跟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裏。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這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料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乞別人家干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設使應行到府裏。我也還教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於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價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裏了。從前日起身。往兖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價往兖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會下有了書。教他往我那裏歇。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教春鴻來爵。一時兩個去

罷。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才好。事要早干。多才疾足者得之。於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教陳經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吩咐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便早來。若是行到府裏。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裏要。來爵道。爹不消吩咐。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於是領了書禮。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卻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官堂家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酒。王皇親家樂小廝。從早晨就挑了廂子來了。在前邊廂房做戲房。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禦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差人來回又是荊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並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並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崔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大錯才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抬着衣廂。又是兩位青衣家人。緊扶着轎竿。到二門裏才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眾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悄悄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妝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

插。身穿大紅通袖。五彩妝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箱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
。麝蘭香噴。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彎彎兩道蛾眉。直侵入鬢。
滴溜溜一雙鳳眼。來往踅人。嬌聲兒似囀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裏生
來。卻壓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妝。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不少飄殘楊柳
絮。竟不知春色如何。要知他半點真情。除非是穿綺窗皓月。能施他一腔心事。卻便似翻綉
幌清風。輕移蓮步。有蕊珠仙子之風流。款蹙湘裙。似水月觀音之態度。正是比花花解語。
比玉玉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精魄先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敍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慶得不還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禮。恍若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山降下。躬身施禮。心搖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先在捲棚人放桌兒擺茶。極盡希奇美饌。然後大廳上坐。陳水陸珍羞。正面設石崇錦帳圍屏。四下鋪玳筵廣席。花燈高挑。綵繩半拽。雕梁錦帶低垂畫燭齊明寶蓋。魚龍山戲。恍一片珠璣。殿閣樓臺。族千團翡翠。左邊廂九姊十妹美人圓畫丹青。右首下九　八洞神仙。妝成金碧。吃的是龍肝鳳髓。熊掌駝峰。歌的是錦瑟銀箏。鳳筲象管。龜鼓鼕鼕。驚過鳥。歌喉囀囀遏行雲。席上嬌嬈。盡是珠圍翠繞。階下腳色。

皆按離合悲歡。正是得多少進酒丫環雙落浦。獻羹侍妾兩嫦娥。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吳大姨門外。先起身去了。唱燈詞錦綉花燈半空挑。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廳格子外。往裏觀覷。這各家跟轎子家人伴當。自有酒饌。前廳管待。不必用說。次第明月圓。容易彩雲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燈詞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正陪着人坐的。就在席上齁齁的打起睡來。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打睡。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教兩個唱燈詞。兩個遞了酒。當下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着箏琵琶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林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這西門慶席下來。黑影裏走到二門裏首。偷看着他上轎。月娘眾人送出來。前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穿着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翠藍遍地金裙。林太太是白綾襖兒貂鼠披襖大紅裙。帶着金鐸玉佩。家人打着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饞涎空嚥。恨不能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悄悄從夾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語。姻緣會湊。可霎作怪。不想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他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沒處藏躲。

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嬌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克得過第二。於是乘着酒興兒。雙關接進他房中親咀。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個主子。被家人不忿攘鬧。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個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掇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個不亦樂乎。正是未曾得遇鶯娘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為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教人桑下覓羅敷。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欲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仁者難逢思有常。閒居慎勿恃無傷。
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
夾口物多終做病。快心事過必為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此八句詩。用邵堯夫所作。皆言天道福善。鬼神惡盈。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西門慶自知淫人妻子。而不知死之將至。當日在夾道內。奸要了來爵老婆。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荊總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才起身。告辭上轎家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經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見四個唱的並小優。還在捲棚內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説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哥你送了禮去不曾。西門慶説道。我早晨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爹那裏。頭裏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我慢慢兒去遞杯酒。四個唱的後邊去

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是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們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才散。西門慶先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拿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回李銘吩咐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荊爺。何老爹眾位。你早替叫下四個唱的。休要誤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並呂賽兒。好歹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在席。與荊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才去了。酒席上謝我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也枉出月往淮上催儹糧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五姐。又引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唱的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見他林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裏就夢見你。李大姐廂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被潘五姐匹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來奪。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嚷唱。和他罵嚷。嚷嚷着就醒了。不想都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你從睡夢中。只顧氣罵不止。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尋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去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籠上火。那裏坐的。

只見玉箫早晨來如意兒房中。擠了半甌子奶。逕到廂房。與西門慶吃藥。見西門慶倚靠牀上。有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箫來。就出去了。打發他吃了藥。西門慶使他拿了一對金裏頭簪兒。四個烏銀戒指兒。教他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裏去。那玉箫聽見主子使他干此營生。又似來昭媳婦子那一本帳。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去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拿回空甌子兒到上房。月娘問他你爹吃了藥了。在廂房內做甚麼哩。玉箫道。沒言語。月娘道。你替他熬粥下來。約莫等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卻是老婆剪下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的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安放在塵柄根下。做的十分細巧工夫。那一件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都緝着回紋錦綉。裏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玩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廚內。錦托兒褪於袖中。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倘在牀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還沒進去了。屋裏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是恁沒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了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裏走走去。再不叫將應二哥。他也不在了。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吃回

酒。坐坐罷。月娘道。你備馬去。我教丫環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吩咐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裏來。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球燦採。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羅綺爭馳鬧錦回。
鰲山高聳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獅子街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勝。來招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家中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上嗄飯菜蔬。鋪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壇。擺在樓上。坐着炭火。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着見燈市往來。人烟不斷。諸行貨殖如山。吃至飯後的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家中。又整治下春臺果盒酒餚等候。西門慶吩咐來招。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教琴童提送一壇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於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吃。做事沒人腳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裏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個心上的人兒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有這個道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

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們請兒了。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正月十六日。還有一席。可請你們眾伙計娘子走走去。是必到跟前。又推故不去着。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不是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們他那日要不去來。倒是俺們攛掇了他去了。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裏哭。俺們到沒意思刺刺的。落後又教爹娘費心。送了盒子。並那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才罷了。不知原來家中小大姐。這等藻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咀。他好不兜膽的性。着緊把我也擦扛的眼直直的也見。他教你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教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㗍㗍。他對我說。他凡時說他來。走來指着臉子。就罵他起身。罵的他來。在我這裏好不醜的。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這裏留他住了一夜。才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環拿茶吃了。小廝進財兒。買了點心鮮魚嗄飯來。老馮婆子。在廚下整理。又走來上邊。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常往我那裏走走去。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常時來我這邊。和我做伴兒。不一時房中收拾乾淨。婦人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晨家中吃了些粥。剛才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設擺春臺。安排上酒來。桌上無非

是節食美饌。佳餚果菜之類。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柳頭發。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龜頭又帶着景東人事。用酒服下胡僧藥下去。那婦人用手搏弄。弄的那話登時奢稜跳腦。橫觔皆現。色若紫肝。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摟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個一遞一口。飲酒咂舌頭。婦人把果仁兒用舌尖哺與西門慶吃。直頑笑。吃至掌燈。馮媽媽廚下做了豬肉韭菜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丫環收下去。兩個在裏間廂成的暖炕上。撩開錦幔。二人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房。把燈臺移在明間炕邊一張桌上安放。一面將紙門關上。澡牝乾淨。換了一雙大紅潞綢白綾平底鞋兒。穿在腳上。脫了褲兒。鑽在被窩裏。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睡了一回。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戶娘子藍氏。欲情如火。那話十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庭共內。極力搧磞了。約二三百度。搧磞的屁股。連聲響亮。婦人用手在下。操着毬心子。口中叫達達如流水。於是心中還不美意。起來披上白綾小襖。坐在一只枕頭上。婦人仰臥。尋出兩條腳帶。把婦人兩只腳。拴在兩邊護炕柱兒上。賣了個金龍探瓜。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沒稜露腦。淺抽深送。次後半出半入。才進長驅。恐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跟

前。垂首玩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聲顫語。都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粉的膏子藥。塗在龜頭上攮進去。婦人陰中痲癢不能當。急令深入。兩相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搵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往來拂的牝戶。翻覆可愛。燈光影裏。見他兩只腿兒。穿着大紅鞋兒。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吊的高高的。一往一來。一衝一撞。其興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柏兒冬夏長青。便好。休要日遠日踈。頑耍繼了。把奴來也不理。奴就想死了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必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錢不養老婆的。他肯掛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個。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我達達等他來家。好歹替他娶了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裏。淫婦爽利把不值錢的身子。拼與達達罷。無有個不依你的。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話之間。又千夠兩頓飯時。方才精拽。解卸下婦人腳帶來。摟在被窩內。並頭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天氣方醒。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環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杯。不覺醉上來。才點茶來漱了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伙計鋪子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打發上了馬。婦人方才關門。這西門慶

身穿紫羊羢褶子。圍着風領。騎在馬上。那時也有三更時分。天氣有些陰雲。昏昏慘慘的月色。街市上靜悄悄。九衢澄淨。鳴柝喝號提鈴。打馬正過之次。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見一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子只一驚躲。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熬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不來倒好。若來。正是失脫人家逢五道。濱冷餓鐖撞鍾馗。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慌的　碌扒起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這西門慶只手搭伏着他肩膊上。摟在懷裏。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丢倒頭在枕頭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裏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郎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欲火燒身。淫心蕩意。不住用手。只顧揑弄蹲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的。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子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達擺布你。你達今日懶待動旦。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裏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

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不效。千不合。萬不合。拿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那話躍然而起。但見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胡挺身直竪。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搓。那話直抵包花窩裏。覺翕翕然渾身酥痲。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服一起一坐。那話沒稜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澀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西門慶由着他擺弄。只是不理。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摟着他脖項。極力揉搓左右偎擦。麈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三鼓凡五換巾凰。婦人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泄。龜頭越發脹的。色若紫肝。横觔皆現。猶如火熱一回。害箍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呑裏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邈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咽不及。只顧流將起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個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摟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裏覺怎麼的。西門慶甦省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金蓮道。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聽說。一已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盡。髓竭人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有敗。古人有幾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剛。玉體魔王。綺羅妝做豺狼。法場鬥帳。獄牢牙牀。柳眉刀。星眼劍。絳唇槍。口美舌香。蛇蝎心腸。共他者無不遭殃。纖塵入水。片雪投湯。秦楚強。吳越壯。為他亡。早知色是傷人劍。殺盡世人人不防。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晨。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暈起來。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才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吩咐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才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跟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

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這咱晚才來。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裏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教秋菊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旦。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了帖兒發帖兒去。十五日請周菊軒。荊南崗。何大人。他們眾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奶來。把那藥你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張羅的。你有着辛苦勞碌了。一面教春梅。問如意兒。搭了奶來。用盞兒盛着。教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裏在乎這一時上。今日在屋裏。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說你心裏要吃甚麼。我往後邊。教丫環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那金蓮聽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姐姐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不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拿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剌剌的。倒只怕外邊別處有了事來。俺們不知道。若說家裏。可是沒絲毫事兒。月娘一面和玉樓。都坐在一處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彰問他。你爹昨日在那裏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

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沒往那裏去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們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聽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盡力數罵了一頓。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才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聲。就來了。說道。姐姐剛才就埋怨起俺們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們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們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裏。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才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生恐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具說一遍。月娘方才信乎。說道。嗔道教我拿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鬢兒的。搽的那臉。倒相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大婦。還干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耻。也休要出這個醜。月娘道。我說只怕他不來。誰想他浪搌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才顯出個皂白來了。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罷。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花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把臉掣耳朵帶脖子紅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們小時在俺姨娘家

住。常道去和他家伴姑兒要去。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甚麼。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咀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月娘主張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用。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還沒發帖兒哩。他不信。教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投無命。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個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酒且擺不成。改了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自知一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下邊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暈來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教瞧瞧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休要只顧耽着。不是事。你惹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兒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在牀上睡着。只是急藻沒好氣。應伯爵打聽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哥心中不

好。嗔道花大舅那裏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我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後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舉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唬了一跳。教我今日早來看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個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於是使琴童兒。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脉。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乃是脱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才好得。封了五星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說畢作辭起身去了。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一盒果餡餅兒。一盒玫瑰金餅。一副蹄。兩只燒鴨。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去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衆人見節。請到後

邊。擺茶畢。又走來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教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咽不下去。希大道。拿粥待俺們陪哥吃些弱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玉簫拿盞兒伺候。眾人陪着吃點心下飯。西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不吃下去。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管待。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那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教過來。眾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們坐。只怕勞碌着你。俺們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於是作辭而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吩咐。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才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脉。對吳大舅。陳經濟說。老爹是個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溺血淋之疾。乃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

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癃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邊下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麈柄如鐵。晝夜不倒。潘金蓮晚夕不知好歹。還騎在他上邊。倒澆燭掇弄。死而復甦者數次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便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偏三。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于是月娘替他穿上暖衣。同金蓮肩搭搊扶着。往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經濟請他到於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下了。只是下卵腫毒。當不的。何千戶道。此系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捨下。有一封書下。乃是山西汾洲人氏。姓劉號橘齋。年半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脉。並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巾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盒果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西門慶。進門

花枝招颭。綉帶飄飄。與西門慶磕着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媽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的要不的。因說爹清減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兒。還沒些吃甚麼兒。剛才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吩咐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惹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卻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逐日就懶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為命。終須但用的有枉櫬些兒。不然越發匋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炖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筯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卻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筲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心兒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橘齋第二貼藥。通身痛叫喚了一夜。到五更時分。那不便腎囊。腫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疳瘡來。流黃水不止。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眾人慌了。都守着看視。

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禦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裏。請他來看西門慶。他原相他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賁四説。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出着個封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滅。病體懨懨。勒着手帕。在於臥榻。先脉了脉息説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是太極邪火。聚於欲海。病枉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説與你聽。只因他

醉飽行房戀女娥。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流白濁。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只恨歡娛少。今日翻為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説治不的了。説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説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剋壬水。歲傷旱。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衝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有四句斷語。不好説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中既不好。先生你替他演演禽星如何。這吳神仙鋪下禽遁千支。他說道

心月狐狸角木蛟。絳幃深處不相饒。

常在月宮飛玉露。慣從月下奪金標。

樂處化為真鷄子。死時還想爛甜桃。

天罡地煞皆無救。就是王禪也徒勞。

月娘道。禽上不好。請先生替我圓圓夢罷。神仙道。請娘子說來貧道圓。月娘道。我夢見大廈將頹。紅衣罩體。攧折碧玉簪。跌破了菱花鏡。神仙道。娘子莫怪我說。大廈將頹。夫君有危。紅衣罩體。孝服臨身。攧折了碧玉簪。姊妹一時失散。跌破了菱花鏡。夫妻指日分離。此夢猶然不好不好。月娘道。問先生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攔路。喪門魁在生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見命中無有救星。於是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不在話下。正是

卦裏陰陽仔細尋。無端閒事莫閒心。

平生作善天加慶。心不欺貧禍不侵。

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願。許下見夫好了。

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逄七拜門。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願心。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肯告人說。只教人厮守着他。見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不的他。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姊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奴和你做夫妻一場。西門慶聽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覺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生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指着金蓮說。五兒他從前的事你耽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滚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道。你休哭。聽我囑咐你。有駐馬聽為證

賢妻休悲。我有衷情告你知。妻你腹中是男是女。養下來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賢九烈要貞心。一妻四妾。携帶着住。彼此光輝光輝。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閉。

月娘聽了。亦回答道。

多謝兒夫遺後良言教道奴。夫我本女流之輩。四德三從。與你那樣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馬不須吩咐。

囑咐了吳月娘。又把陳經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們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又咐吩我死後。段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伙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綫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綢絨鋪。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伙計。守着家門。這兩個鋪子罷。段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伙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們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本利。欠我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並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說畢。哽哽咽咽的哭了。陳經濟道。爹囑咐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打夥兒傅伙計。甘伙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吩咐了一遍。眾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癡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於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早晨。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

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饑餓死。錢山何用哉。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開了廂子。拿出四定元寶。教他兩個。看材板去。剛打發去了。不防月娘。一陣就害肚裏疼。急撲進去。看牀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牀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決撒了。玉樓教李嬌兒守着月娘。他便就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筲前邊教如意兒來了。比及玉樓回到裏面屋裏。不見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拿了五定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拿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取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徐顧。且守着月娘。拿楁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柳西門慶停當。口內才沒了氣兒。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

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的那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省過來。看見廂子大開着。便罵玉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廂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箫道。我只說娘。鎖了廂子。就不曾看見。於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不防範起人來了。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往屋裏去了。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來。教匠人解鋸成槨。眾小廝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筆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眾伙計。都在前廳熱亂。收燈捲畫。蓋上紙被設放香燈幾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日破土出殯。也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破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婿陳經濟斬衰泣杖。靈前還禮。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侍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伙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廚。吳大舅與甘伙計陪待人客。蔡老娘來洗了三次。月娘與了一套綢子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改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鄰。與眾街坊鄰捨。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

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就與老頭兒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了個兒子。世間少有蹺蹊古怪事。不說眾人理亂這莊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眾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要請月娘出來拜見。吳大舅便說。捨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落後陳經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們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事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上還不大十分歷練。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也有公事不得閒。見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如你老人家的。因問道有了發引的日期。吳大舅道。擇在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略將軍西門公之柩。那日何千戶來吊孝。靈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吩咐手下該班排軍。會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誤。呈來重治。又封吳大舅道。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吊孝畢。到衙門裏。

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衙去了。話分兩頭。卻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禮。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須得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廳駐箚。隨即差快子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說宋老爹沒與來。咱們都投到大街張二官府。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與你們人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拿出來。就是了。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些不肯。口裏念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經濟磕了頭。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還不言語。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教他隱下。休拿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背義。敬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有恩的。叵耐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才何大人吩咐。把這件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裏。教他替俺追追。這銀子出來。發送姐夫。他同寮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肯不依。伯爵慌了。說道

李三卻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等我和他說罷。於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廝。倒做了管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腥。他如今恁般恁般。要拿文書提刑所告你們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寮之間。費恁難事。你等原抵門的過他。依我。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悄悄送上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干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掣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裏去罷。你們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紅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而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干事忒慌速些了。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舅已聽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插桌。豬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拿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余者教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為證

造物於人莫強求。勸君凡事把心收。
你今貪得收人業。還有收人在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欲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詩曰

寺廢僧居少。橋塌客過稀。
家貧奴婢懶。官滿吏民欺。
水淺魚難住。林疎鳥不棲。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此八句詩。單說着這世態炎涼。人心冷暖。可嘆之甚也。西門慶死了。首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在家。攢念二七經。不題。卻說那日報恩寺朗僧官十六眾僧人做水陸。有喬大戶家上祭。這應伯爵約會了齋祀中幾位朋友。頭一個是應伯爵。第二個謝希大。第三個花子油。第四個祝日念。第五個孫天化。第六個常時節。第七個白來創。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說道。大官人沒了。今二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也曾嚼他過的。今日他沒了。莫非推不知道。洒土也瞇了後人眼睛兒也。他就到五閻王跟前也不饒你我了。你我如今。這等計較每人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使一錢六分。連

花兒買上一張桌面。五碗湯飯。五碟果子。使了一錢一付三牲。使了一錢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盤冥紙香燭。使了二錢買一錢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使一錢二分銀子。顧人抬了去。大官人靈前。眾人祭奠了。咱還便益。又討了他值七分銀一條孝絹。拿到家做裙腰子。他莫不白放咱們出來。咱還吃他一陣。到明日出殯山頭。饒飽餐一頓。每人還得他半張靠山桌面來家。與老婆孩子吃着兩三日。省了燒餅錢。這個好不好。眾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理。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門外人慶。乃小人之朋。於是包含着裏面。作就一篇祭文。祭軸停當。把祭祀抬到西門慶靈前擺下。陳經濟穿孝在穿還禮。伯爵為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裏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來宣念。其文略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年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生應伯爵謝希大花子油祝日念孫天化常時節白來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臻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濟人以點水。容人以瀝露。助人精光。囊篋頗厚。氣概軒昂。逢樂而舉遇陰伏降。錦檔隊中居住。團夭庫裹收藏。有八角而不用繞摑。逢虱蟣而騷庠難當。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隨幫。也曾杠章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活腦。久戰熬場。胡何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伸着脚子去了。丟下子如班鳩跌彈。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牆。再不得同席

而偎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撇的人垂頭跌腳。閃得人囊溫郎當。今時奠茲白濁。次馱寸觴。靈其不昧。來格來歌尚享

眾人祭畢。陳經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裏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悄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楊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靈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廝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裏。到月娘房裏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嬸。毬大嬸。賊狗攮的。養漢的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毬紙。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咀穀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再說娘稍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

他男子漢領着咱。惹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教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才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嗐。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正是

誰人沒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枝。損百株。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伙計們伴窗。你們看了提偶的。明日去罷。留了半日。只桂姐銀姐不去了。只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伙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油。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也有二十余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堂客都在靈旁廳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眾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開上開。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經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至是趕人散一亂。中常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都都收家活。這金蓮趕眼錯揑了經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罷。趁你

大姐在後邊。咱要就往你屋裏去罷。經濟聽了。把不的一聲。先往屋裏。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裏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解開裙子。仰臥在炕上。雙鳧飛肩。交陳經濟奸耍。正是色膽如天悝甚事。鴛幃雲雨百軍情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莖忙舒。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説山盟海誓。鶯恣蝶採。猗妮摶弄百千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低聲不住叫親親。一個摟抱未免呼達達。正是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夥兒。嘗着這個甜頭兒。早晨走到金蓮房來。金蓮還在被窩裏。未起來。從窗眼裏張看。見人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説道。好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吩咐教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您快些起來。且拿鑰匙了出來與我。婦人連忙。教春梅拿鑰匙與經濟。先教春梅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窗眼裏。遞出舌頭。兩個咂了一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咽。甜唾融心溢肺肝。有詞為證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關臉腮窩。愁粉黛瘦顯春纖。寶髻亂雲松。翠鈿睡顏酡。玉減紅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經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娘子。

並喬大戶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伙計陪待請至捲棚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弔孝。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常客一處坐的。鄭愛月兒看見吳銀姐。李桂姐。都在這裏。便嗔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你們奸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惜乎只是爹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了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個道眾。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禦。荊總制。張國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丁一壇祭。月娘這裏請了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來陪待。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吩咐把李瓶兒靈牀。連影抬出去。一把火焚之。將廂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奶子如意兒。並迎春收在後邊答應。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內使喚。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可憐正是畫棟雕梁猶未乾。堂前不見癡心客。有詩為證。

襄王臺下水悠悠。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符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月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

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曾念經。十二日陳經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宜器紙劄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陳經濟摔盆扶柩。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說西門慶一生始末。道得好。

恭惟

故錦衣武略將軍西門大官人之靈。伏以人生在世。如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你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風燈。極品高官。緣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裘。總是塵勞之費。妻奴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廂。死後無寸絲之分。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三寸氣斷去弗回。改頭換面無遍數。詩曰。

人生最苦是無常。個個臨終手腳忙。

地水火風相逼迫。精神魂魄各飛揚。

生前不解尋活路。死後知他去那廂。

一切萬般將不去。赤條條的見閻王。

朗僧官念畢偈文。陳經濟摔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動天。吳月娘坐魂轎後

面。眾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裏。原祖塋安厝。陳經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眾孝眷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眾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眾道童。回靈安於上房明間正寢。大小安靈。陰陽洒掃已畢。打發眾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口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眾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吳大妗子。並吳舜臣娘婦。都在家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沒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麼。教你一場嚷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裏便面出身。你在這裏守到老死。也不怎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為本。趨炎附勢為強。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塞在腰裏。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去鋪子裏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吩咐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由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

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嚷大鬧。拍着西門慶靈牀子。哭哭啼啼叫叫嚎嚎。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弔。丫環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妗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要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裏。做小伏低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日。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廂籠牀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環去。李嬌兒一心要這兩個丫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為娼。一句慌了鴇子。就不敢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為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晨張風流。晚些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迎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未到家中。撾打揪尋。燃香燒剪。走死哭嫁。娶到家。改志從良。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咀。就是死後嚷鬧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洞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為證

堪嘆烟花不久長。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只玉腕千人枕。一點朱唇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艶態。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於是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勸解。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這個都是他當初干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兒。來報巡鹽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我來對娘說。月娘吩咐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經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教一言。就讓月娘夫人請回房。因問經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期作了人故。便問甚麼病來。陳經濟道。是個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羢襪。四尾白鯗。四罐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始終之交。吩咐大官。交進房去。經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拿茶來。我吃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歡喜。又是那慘切。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

腳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侍。正是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有詩為證

靜掩重門春日長。為誰展轉怨流光。

更憐無瓜秋婆眼。默地懷人淚兩行。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兒就拿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兔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應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日念。孫寡咀。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中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千兩金銀。上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大尉說。要討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極標致。上畫兒般人材。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折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識字。一筆好寫。彈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嬌。說的這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得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的賣炊餅武大郎的妻子麼。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聽着。待有嫁人的聲口。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

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你知道。難得你若娶過教這個人來家。也強如娶過唱的。當時有西門慶在。為娶他也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卻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閒子弟。極是勢利小人。見他家豪富。希圖衣食。便竭力承奉。稱功誦德。或肯撒漫使用。說是疏財仗義慷慨丈夫。脅肩諂笑。獻子出妻。無所不至。一見那門庭冷落。便唇譏腹誹。說他外務。不肯成家立業。祖宗不肖。有此敗兒。就是平日深恩。視如陌咱。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為證。

昔年意氣似金蘭。百計趨承不等閒。
今日西門身死後。紛紛謀妾伴人眠。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九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萬事從天莫強尋。天公報應自分明。
貪淫縱意奸人婦。背主侵財被不仁。
莫道身亡人弄鬼。由來勢敗僕忘恩。
堪嘆西門成甚業。贏得奸徒富半生。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兩個。自從西門慶。將二千兩銀子。打發他在江南等處置賣貨物。一路餐風宿水。夜住曉行。到于揚州去處。找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他兩個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取樂。一日初冬天氣。寒雲淡淡。哀雁淒淒。樹木凋零。景物蕭瑟。不勝旅思。于是二人連忙將銀往各處。置了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舊日請的表子。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日逐請揚州鹽客王海峰。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日。歸到院中玉枝兒。鴇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

眾人擺酒。與鴇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置辦酒餚果菜。又使他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又不見到。想他就同王海峰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才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廝不知在那裏味酒。味得這咱才來。口裏噴出來酒氣。客人也先來了已半日。你不知那裏來。我到明日。定算你出去。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吶吶。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仰搧着掙。你在這裏合蓬着丟。宅裏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才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裏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為人。對玉枝兒鴇子。只顧說。鴇子便拉出他院子裏。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裏睡去罷。那胡秀大嘍小喝。白不進房來。不料韓道國。正陪眾客商在席上吃酒。身穿着白綾道袍。綫絨氅衣。氈鞋羢襪。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賜了兩腳。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雇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裏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我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攆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裏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眾客商恥笑。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閧笑。

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並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道不曉一字。被來保苗小湖做好做歹。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苗青打點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並胡秀起身。王玉枝。並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月前臨行閘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上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問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對他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裏。田蚕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踴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余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便益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為可惜。來保道。伙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財主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只得強不過他。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何秀在舡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裝成馱垛。先行一步家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對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往清河縣家中來。不在言表。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不想路上撞遇西門慶家。

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拿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墳上與老爹燒紙去也。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那時。天已漸晚。但見

十字街焚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鐘聲。一輪明月掛疎林。幾點疎星明碧落。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雙滴。四邊宿霧。昏昏罩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窗朱戶。兩兩佳人歸綉幙。紛紛仕子捲書幃。

這韓道國進城來。到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腳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垛進來。有丫環看見。報與王六兒。說爹回家了。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拂去塵土。馱垛搭連。放在堂中。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環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說老爹死了。剛才來到城外。又撞見墳頭張安推酒米往墳上去。說明日是斷七。果不虛傳。端的好好的。怎的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裏面是他江南置的衣裳。細軟貨物。兩條搭連內。倒出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倒在坑

上。打開都是白光光雪花銀兩。對老婆說。此是我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先來了。又是兩包梯已銀子一百兩。今日晚了。明日早送與他家去罷。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先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銀。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你這傻才。這遭再休要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裏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韶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狠。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裏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招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膽。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到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孝堂。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桌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坐轎子來家。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

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並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輛大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頓斷金鎖走蛟龍。

這裏韓道國夫妻東京去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經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墳頭告訴月娘。把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家裏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趕了來家。使陳經濟往他家。叫韓伙計去。問他船到那裏了。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裏。這陳經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經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舟去了。三日到臨清馬頭舡上。尋着來保舡隻。來保問韓伙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經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奪㯶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嗔道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裏。當下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經濟小伙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請表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裏來。家中東廂房卸

下。那時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鋪。已關了。對門段鋪。甘伙計崔本賣貨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鋪。經濟與傅伙計開着。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二人割衿。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携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被他一頓話。說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趂。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交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甫會了主兒。月娘交陳經濟兑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拿銀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夠了。你十分把弓兒拽滿。迸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胳膊兒。往外撇。不如賣吊了。是一場事。那經濟聽了。使性兒不管了。他不等月娘吩咐。匹手奪過算盤來。邀回主兒來。把銀子兑了二千余兩。一件件交付與經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來保經濟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昂大意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兑。自家盤纏。又與俺

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兒子。不害孤另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價錢說了。去兑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交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況韓伙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還是遲了。不如今日。難說四個。都與他。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以此就差來保。顧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出門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厮。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若不是親家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不敢來東京尋我。翟謙看見兩個女子。迎春玉簫。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箏。一個會弦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這來保。還剋了一錠。到家只拿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拿家來。你

還不知韓伙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叫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爺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裏。還在他手裏討針綫哩。説畢。月娘還甚是如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拿了一疋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在外邊。就來劉倉右邊門首。開雜貨鋪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説假携往娘家去。到房子裏。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箍兒。插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豬家。扳親家。行人情。坐轎箸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裏。依舊。換了慘淡衣裳。才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廝。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番三次。不是月娘為人正大。也被他説念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家奴院公。在月娘跟前。説他媳婦子。在外與王母豬。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他也對月娘。説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他便裝胖學蠢。自己誇獎。説眾人你們只好在家裏。説炕頭子上咀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乞韓伙計。老件箝咀。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裏也不

響。如今還不得俺們一個是。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也不知。撚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丢了瓢。他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家。老道出門。問我姊那裏。借的衣裳幾件子首飾。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們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老鴉兒吃草。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慶家裏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由頭兒。和人嚷鬧上弔。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跟前無禮。心裏也氣得沒入腳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利利和他舅子。開起個布鋪來。發賣各色細布。日逐會倚祀。行人情。不在話下。正是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有詩為證。

我勸世間人。切莫把心欺。
欺心即欺天。莫道天不知。
天只在頭上。昭然不可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記得書齋作會時。雲踪雨迹少人知。
晚來鸞鳳栖雙枕。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飛。
顛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話說潘金蓮與陳經濟。自從西門慶孝堂。在廂房裏得手之後。兩個人嗹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暖。或倚肩嘲笑。或並坐調情。掐打揪撏。通無忌憚。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成。搓在紙條兒內。丢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個玉色紗挑綫香袋兒。裏面裝安息排草。玫瑰花瓣兒。並一縷頭髮。又着些松柏兒一面挑着松柏長青。一面是人如花面。八字對的停當。要與經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牌眼內投進去。後經濟開門。進入房中。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卻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並香囊寄與他。當中結下青絲髮。松柏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

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荼蘼架。

這經濟見詞上許他在荼蘼架下。等候私會佳期隨郎封了一柄金湘妃竹扇兒。亦寫一詞在上面答他。袖入花園內。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經濟三不知。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决撒了。連忙走出來。掀起簾子。看見是他。佯做擺手兒。說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才在這裏。和他們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經濟見有月娘在房裏。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不久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物事。拆開。卻是湘妃竹。白紗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為證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制成。金鉸銀錢十分妙。妙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見偷了。

婦人一見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然後他便在房中。綠牌半啟。絳燭高燒。收拾牀鋪衾枕。薰香澡牝。獨立木香棚下。專等經濟今晚來赴佳期。卻說西門大姐。那日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止有元宵兒在屋裏。經濟梯已與了他一方手帕。安付他着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請我下棋去。等大姑娘進

來。你快叫我去。那元宵見應諾了。這經濟得手走來花園中。那花篩月影。參差掩映。走在荼架下。遠遠望着。見婦人摘去冠兒。半挽烏雲。上着藕絲衫。下着翠紋裙。腳襯凌波羅襪。從木香棚下來。這經濟猛然從荼　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諕了一跳。說呸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諕了我一跳。早是我。你摟便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大膽摟起來。經濟吃的半酣兒笑道。早知摟了你。你錯摟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兩個于是相摟相抱。携手進入。房中。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餚。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知不知。經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安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裏叫我。只說在這裏下棋哩。說畢。兩個歡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個咀兒相親。一個腮兒廝搵。罩了燈上牀交接。婦人摟抱經濟。經濟亦揣換着婦人。婦人唱六娘子。

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十分怪。嗏。將奴腳兒抬。腳兒抬。操亂了烏雲鬏髻兒歪。

經濟亦占回前詞一首。

兩意相投情掛牽。休要閃的人孤眠。山盟海誓說千遍。殘情上放着天。放着天。你又青春咱少年。

兩人雲雨才畢。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經濟慌的穿衣。出門去了。正是狂蜂

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兩個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密如膠。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晨梳妝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經濟正拿鑰匙上樓。開庫房間。拿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固摟抱着親咀咂舌。一個叫親親五娘。一個呼心肝性命。說趁無人。咱在這裏干了罷。一面解退衣褲。就在一張春櫈上。雙鳧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有生藥名。水仙子為證。

當歸半夏紫紅石。可意檳榔招做女婿。浪蕩根插入莗麻內。母丁香左右偎。大麻花一陣昏迷。白水銀撲簇簇下。紅娘子心內喜。快活殺兩片陳皮。

當初沒巧不成話。兩個正干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兩個湊手腳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慌的經濟兜小衣不迭。婦人正穿裙子。婦人便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俺兩個情孕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在你心裏。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裏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趁你姐夫在這裏。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們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袴帶。仰在櫈上。盡着

這小伙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綉鞋為證。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裏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個見今有。

當下經濟要了春梅。拿茶葉出去了。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伙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婦人偏聽春梅說話。衣服首飾。揀心愛者與之。託為心腹。六月初一日。金蓮娘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到次日。卻是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的早。在月娘房裏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子裏牆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閒大廳儀門。只是閒閉不開。經濟在東廂房住。才起來。忽聽見有人在牆根石榴花樹下。溺的尿刷刷的響。悄悄向牌眼裏張看。卻不想是他。便道。是那個撒野在這裏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了。這婦人連忙系上裙子。走到牌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裏。這咱才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裏麼。經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才睡。大娘後邊拉住我聽宣紅羅寶卷。與他聽坐到那咱晚。險些兒沒把腰累𠰻瘸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卷來。丫環說你。昨日在孟三兒屋裏吃飯來。經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們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裏去來。說着。這小伙兒站在炕上。把那話

弄的硬硬的。直竪的一條棍。隔窗眼裏舒過來。婦人一見。笑的要不的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諕了我一跳。你趁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都你忍痛哩。經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你好歹打發他個好去處。也是你一點陰隲。婦人罵道。好個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裏。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牌欞上。假做勾臉照鏡。一面用朱唇吞裹吮咂他那話。吮咂的這小郎君。一點靈犀灌頂。滿腔春意融心。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殷懃愛把紫簫吹。原來婦人做作如此。若有人看見。只說他照鏡勾臉。麼不顯其事。其淫蟲顯然。通無廉耻。正咂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腳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經濟便把那話抽回去。卻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說傳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經濟道。教你傳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經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裏去了。在屋裏。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經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經濟梳洗畢。往鋪中自做買賣不題。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牀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裏才有。我去拔幾根來。娘教秋菊尋下杵臼。擣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吩咐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這春梅去了。

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棵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夜。婦人又與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廚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櫈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開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正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原來經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為號。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個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經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安付元宵兒在房裏。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摟相抱。二人就在院內櫈上。赤身露體。席枕交歡。不勝繾綣。但見

情與兩和諧。摟定香肩臉揾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起腳兒脫綉鞋。玉體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個雲雨畢。婦人拿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經濟說。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我去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密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抬錢。看

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這經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個不打緊。你吩咐我干事。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明日絕早出門。干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才起來。在房中梳頭。經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裏。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經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經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伙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晨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裏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裏。和你耍耍。這經濟簽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幾個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牀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牀上。行李兒也顧不的。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裏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裏。吊去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上面鈒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曉一看。就知是孟玉樓簪子。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固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卻説經濟睡起一覺。酒醒過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卻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上。墨迹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打了送上門的風月兒。白丟了。心懊悔不已。這咱的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來欞花下搖花枝為號。不聽見裏面動靜。不免蹾有。太湖石。扒過粉牆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悶在心。就渾衣上牀歪睡。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內無人。想丫環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牌閒月色。照見牀上婦人。獨自朝裏歪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説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眾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星原。莊上射箭耍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這經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説了一遍。又重復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撾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丫頭聽見。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到心。你今日端的那去來。經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誤你約。你休惱我。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説咀。與我禁聲。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

了來家。你袖子裏這根簪子。卻是那裏的。經濟道。本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來。今才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搗鬼。是那花園裏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才算。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千真萬真。上面還鈒着他名字。你還哄我。嗔道前日我不在。他叫進你房裏吃飯。原來你和他七個八個。我問着你。還不成認。你不和他兩個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裏。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出與他。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裏頭。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于是急的經濟。賭神發咒。繼之以哭道。我經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皁綫。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見。要水不見。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磣。兩個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牀倘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個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撾過去。諕的經濟氣也不敢出一聲兒來。干霍亂了一夜。就不誤合成毬頭。天明恐怕丫頭起身。依舊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有醉扶歸詞為證。

我咀搵着他油鬏髻。他背靠着胸肚皮。早難送香腮左右偎。只在頂窩兒裏。長吁氣。一夜何曾見面皮。只覷着牙梳背。

看官聽說。往後金蓮還把這根簪子。與了經濟。後來孟玉樓嫁了李衙內。往嚴州府去。經濟還拿着這根簪子做證見。認玉樓是姐。要暗中成事。不想玉樓哄逃。反陷經濟牢獄之災。此事表

過不題。正是

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堪笑西門識未通。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床錦被藏賊睡。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貪財常把丈人坑。
更有一件堪觀處。穿房人屋弄乾坤。

話說潘金蓮見陳經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卻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出門。往地藏庵薛姑子那裏。替西門慶燒盂蘭會箱庫去。金蓮眾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經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博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沒曾把我瘷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撾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膽兒虛。你平白走怎的。經濟向袖中取出了紙帖兒來。婦人打開觀看。卻是寄生藥一詞。說道

動不動。將人罵。一徑把臉兒上撾。千般做小伏低下。但言語便要和咱罷。罷字兒說的人心

怕。忘恩失義俏冤家。你眉兒淡了教誰畫。

金蓮一見笑了。說道既無此事。你今晚來後邊。我慢慢再問你。經濟道乞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裏睡一覺兒去。婦人道。待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經濟拿衣物。往鋪子裏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歪在牀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比及到黃昏時分。天氣一陣陰黑來。窗外簌簌下起雨來。正是蕭蕭庭院黃昏雨。點點芭蕉不住聲。這經濟見那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我對證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氈子臥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家來。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裏。走入花園。金蓮那邊。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日晚必來。早已吩咐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裏先睡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經濟推了推角門。見虛掩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窗半啟。銀蠟高燒。桌上酒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裏。經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荼　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歸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關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牀就寢。顛鸞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

付與情郎身上。卻說秋菊在那邊屋裏。夜聽見這邊房裏。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了。到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響。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來人前會撇清。乾淨暗裏養着女婿。次日逕走到後邊廚房裏。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與春梅。你那邊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裏。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你這奴才幾下都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就是一般教金蓮隨遂。叫秋菊罵道我要你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骨朵癢了。于是拿棍子。向他脊背上。盡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殺豬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與他撾癢癢兒哩。旋剝了。叫將小廝來。拿大板子盡力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鬥猴兒一般。他好小膽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這般養出家生哨兒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咀哩。賊彼家誤五鬼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喝的。婦人往廚下去了。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為咀傷人。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經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鱉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到眼裏。連忙走到後邊上房門首。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正梳頭。小玉在上房門。秋菊拉過他一

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裏。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為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須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題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經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腳不迭。連忙藏經濟在牀身子裏。用一牀錦被遮蓋的。教春梅放小桌兒在牀上。拿過球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裏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裏穿珠花哩。一面拿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得好。正面芝麻花。兩邊槅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你看着的珠子。一個挨一個兒。湊的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穿恁條箍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才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知道。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攛掇經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揑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閒無事。他不來我這屋裏來。無甚事。他今日大清早晨。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戳的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被我罵喝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才來了。你老人只放在心裏。大人不見小人

過。只提防着這奴才就是了。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説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辱耻。西門慶為人一場。沒了多時光兒。家中婦人。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養的這孩子。也來路不明一般。香香噴噴在家裏。臭臭烘烘在外頭。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遇着傳伙計家去。教經濟輸番在鋪子裏上宿。取衣物藥材。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環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禁。這潘金蓮與經濟。兩個熱鬧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有詩為證

幾向天臺訪玉真。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月娘雖不見信。晚夕把各處門記。都上了鎖。西門大姐。搬進李嬌兒房中居住。經濟尋取藥材衣物。同玳安。或平安。眼同出入。二人恩情。都間阻了。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一處。金蓮每日難挨。綉幃孤枕。怎禁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匀。茶飯頓減帶圍寬腿。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有春梅向前問道。娘。你這兩日。怎的不去後邊坐。或是往花園中。散心走走。每日短歎長吁。端的為些甚麼。婦人道。你不知道。我與你姐夫相交。有雁兒落為証

我與他好似並頭蓮一處生。比目魚纏成塊。初相逢熱似粘。乍怎離別難禁耐。好是怪奇哉這兩日他不進來。大娘又把門上鎖。花園中狗兒乖。難猜。奴婢們沒聽的怪。傷懷。這相思實難解。

春梅道娘。你放心。不妨事。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扶着哩。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今晚夕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坊內取草。裝填枕頭。等我往前邊鋪子裏。叫他去。你寫下個來帖兒。與我拿着。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不可有忘。我的病兒好了。替你做雙滿臉花鞋兒。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裏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情願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婦人于是輕拈象管。款拂花箋。寫就一個柬帖兒。彌封停當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得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房中沒事。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環婦女。都放出來。聽尼僧宣卷。金蓮央及春梅。遞與他柬帖。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有河西六娘子為証

央及春梅好姐。你放寬洪海量些。俺團圓。只在今宵夜。　。你把脚步兒快走些些。我這裏錦被兒重重等待者。

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拿了筐。推往前邊

馬坊中。取草來填枕頭。就叫他來。于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的。扣他在廚房內。拿了婦人柬帖兒出門。有雁兒落為証

我與馬坊中。推取草。到前邊。就把他來叫。歸來把狗兒藏。門上將鎖兒套尊前酒兒篩。牀上燈兒罩。帳暖度准備鳳鸞交。休教人知覺。把秋菊灌醉了。春宵。聽着花影動。知他到。今宵。管恁兩個成就了

春梅走到前邊。撮了一筐草。到印子鋪門首叫門。正值傅伙計不在鋪中。往家去了。獨有經濟在炕上。才歪下。忽見有人叫門。問是那個。春梅道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經濟開門。見是他。滿臉笑道。原來是小大姐。沒人請裏面坐。進入房內。見桌上點着燭。問小廝們在那裏。經濟道。玳安和平安在那裏生藥鋪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恓。挨冷淡。就是小生。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傍。往俺那屋裏走走去。說你另有了對門主顧兒了。不希罕俺娘兒們了。經濟道。那裏話。自從那日因些閒話。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耐煩走動。春梅道。俺娘為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稍寄了一柬帖在此。好歹教你快去哩。這經濟接過柬帖。見封的甚密。拆開觀看。卻是寄生草一詞。說道

將奴這桃花面。只因你憔瘦損。不是因惜花愛月傷春困。則是因今春不減前春恨。常則是淚

珠兒滴盡相思症。恨的是綉幃燈照影兒孤。盼的是書房人遠天涯近

經濟一見了此詞連忙向春梅躬身。深深地唱喏。說道多有起動起動。我並不知他不好。沒曾去看的。你娘兒們。休怪休怪。你且先走一步。我收拾了。如今就去。一面開橱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答贈。和春梅兩個摟抱。按在炕上。且親咀咂舌。不勝歡謔。正是無緣得會鶯鶯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為證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欣拈弄綉工夫。
雲窗霧閣深深許。靜坐芸窗學景書。
多艷麗。更清姝。神仙標映世間無。
當初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卻不如。

當下兩個。相戲了一回。春梅先拿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他看了你那柬帖兒。好不喜歡。與我深深作揖。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相謝。婦人便叫春梅。你去外邊看着。只怕他來。休教狗咬。春梅道。我把狗藏過一邊。原來那時。正值中秋八月十六七。月色正明。且談陳經濟。旋那邊生藥鋪。叫過平安兒來。這邊歇。他一個獵古調兒。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為號。春梅隔牆看見花稍動。且連忙以咳嗽應之。報婦人。經濟推開門。挨身進入到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語。說道好人兒。

就不進來走走兒。經濟道。彼此怕是非。躲避兩日兒。不知你老人家不快。有失問候。婦人道有四換頭詞為證。

赤緊的因些閒話。把海樣恩情一旦差。你這兩日門兒不抹。我心兒掛。關情的兒。你怎生便撇的下。

兩個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餚。婦人和經濟。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吃了一回。擺下棋子。三人同下鱉棋兒。吃得酒濃上來。婦人嬌眼拖斜。烏雲半嚲。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裏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銀托子。勉鈴。一弄兒淫器。教經濟便在燈光影下。婦人便赤身露體。仰臥在一張醉翁椅上兒。經濟亦脫的上下沒條絲。也對坐一椅。拿春意二十四解本兒。在燈下照着樣兒行事。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邊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個在身後攜送。經濟那話。插入婦人牝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卻表秋菊在後邊廚下。睡到半夜裏。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拔了門弔兒。大月亮地裏。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裏。潤破窗紙。望裏張看見。房中掌着明晃晃燈燭。三個吃的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個對面坐着椅子。春梅便在後邊推車。三人串作一處。但見

一個不顧夫主名分。一個那管上下尊卑。一個氣的吁吁。猶如牛吼柳影。一個嬌聲嚦嚦。猶

似鶯轉花間。一個椅上逞雨意雲情。一個耳畔說山盟海誓。一個寡婦房內。翻為快活道場。一個丈母跟前。變作行淫世界。一個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婿。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當時都被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還只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卻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張舌。賴他不成。于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廚房中睡去了。三個整狂到三更時分才睡。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裏溺我拔門了弔。出來院子裏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榪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榪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聒譟。經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裏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晨。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牀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得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走糖人兒。木頭兒。不拘那裏。安放了一個漢子。那裏發落付莫毯。放在眼面前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們。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昔要的人強占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

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于是要打秋菊謊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去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下膽子來了。于是與經濟作一詞以自快。雲紅綉鞋為證

會雲雨風般疎透。閒是非屁似休僦。那怕無縫鎖上十字扭。輸鍬的閃了手腕。散楚的叫破咽喉。咱兩個關心的情越有。

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裏盤問。陳經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奴才。我昨日見在鋪子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了。花園門成日又關着。西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咀。你若有風吹草動。到我耳朵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脱脱去了。罷也休想在這屋裏了。經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怪不的說舌的奴才。到明日得不個好了。大娘眼見不信他。西門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那知妾意亂如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